摩纳哥史

〔英〕阿道夫·史密斯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阿道夫·史密斯所著的《摩纳哥与蒙特卡洛》分上、下两卷：上卷《摩纳哥》，我们翻译成这本《摩纳哥史》出版，下卷《蒙特卡洛》主要是叙述以轮盘赌为中心的赌博场，拟不翻译出版。

本书概述了摩纳哥公国的历史，从古代的传说和神话，直到近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内外政策及海洋科学的研究等。由于摩纳哥是优良海港，交通要冲，旅游胜地，因而屡遭外国侵略者入侵，它的历史实际成为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乃至英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很小的公国，对于欧洲和平及科学研究却有其特殊的贡献。

作者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医生，在摩纳哥有从事研究工作的长期经历；同摩纳哥的上层人物来往密切，能够随时进入摩纳哥的学术机构实地考查，因而，在本书中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对从事摩纳哥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所阐述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请读者予以分析和批判。

1978年7月

目　录

序　言

5

为了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必须获得它的政府负责当局的好意和协助。

我很幸运能够处于这种有利的地位，因同摩纳哥公国结识已久。早在1882年，它的官员们就熟知我和已故的皮克林博士合作，编写并出版了一本小书，名曰《里维埃拉的胜地摩纳哥》。其后，我受委托去调查里维埃拉的各种流行病，特别是1884、1885及1893年的霍乱。那时，我向《刺胳针》杂志提出的有力指责和科学的报告，指出了所谓疗养胜地普遍存在的不卫生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起显著的改善，这在沿整个里维埃拉尤其是摩纳哥都实现了。再后，当国际医学报刊协会于1902年在摩纳哥开会，我受任为出席会议的八国代表的发言人时，便以欧洲主要国家出版的主要医学期刊的名义，致书阿尔贝一世亲王殿下，陈明我们得到了双重荣誉。殿下以摩纳哥亲王

之尊，给予我们的光荣是庄严的接见和慷慨的款待。但是还有一种更亲切的联系。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礼遇是，我们成了这样一位科学家的客人，他曾以自己创造性的研究和发现贡献于全世界。

同年，仍是在摩纳哥举行的国际和平大会上，我担任所有发言的法英对译的译员。这又使我同亲王有直接的联系。最后，我还得感谢巴黎医学研究所的夏尔·里歇教授，他是阿尔贝亲王的一次深海勘探的陪同人，也是亲王所真诚关注的国际和平运动的合作者。因而我以为这些是使我能在摩纳哥宫廷里受到隆重的接待，并给我提供了一切帮助，以利于我工作完成的主要原因。

在对亲王的一次长时间谒见中，我力图说明我计划写的书将部分地涉及过去的历史，但尤其要写现代的问题。这包括许多经济、社会、政治和心理学科的题目。其次是在公国有特殊方便来研究的艺术和科学。最后我问，殿下能否介绍一些同类的著作。使我惊异的是，阿尔贝亲王毫不犹豫地答称不存在这样的书。但有一些卓越的著作，各自写一个专题，例如历史学家居斯塔夫·塞热写的《摩纳哥的起源和历史》。还有些亲王本人动笔

或直接督导的关于人类学研究和海洋探查的报告和书籍。然而任何关于摩纳哥的综合性书籍，不论是法文的或其他语种的，都没有出过。

几天以后，我同赌博场总管弗雷德里克·维什特交谈，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但仍得到恰如上述的回答。象我所计划的这样一本著作，虽然很需要，却从无人尝试过。毫无疑问，关于摩纳哥或蒙特卡洛的书籍和小册子，的确是成百成千。其中有些显然是广告，有些只是袖珍指南，大多数则是下流的耸人听闻的出版物，发行的目的在于敲诈勒索。对于许多有争论的问题的郑重研究和公正著述，尚未出版问世。如果我觉得有力量设法解决如此种种的问题，赌博场的管事们跟政府一样，都会给我提供一切方便的。

此事关系如何？若无实践的体验，谁也想不到。为取得所有需要的资料而进入资料所在的机关，是一种很大的便利和特权。但谁能预料到，在这小小的公国里，却有那么多的机关呢？这些部门，各有自已的技术主任，他自然要设想，凡来访者，对于他的专业必有所知。在欧洲、非洲和美洲许多国家，我作为一个有关所有公共卫生问题的

调查者，长期的经验使我幸运地熟悉地方政府的许多技术问题；但在摩纳哥，某些问题必然是十分新奇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得坦率承认自己的无知，并恳求容忍和宽待，好让我去学习。在摩纳哥的悬岩上，我们有各种科学研究，特别是海洋学和人类学。在较低的平地和康达迈恩旁边的砂丘上，主要是各种实业，例如美术陶器、面包、酿酒、港口建筑及其增长着的贸易、煤气制造厂、市场、香水蒸馏所等等。最后，在蒙特卡洛则有美术之宫，其中音乐和戏剧特别出色。种花和园艺得到最完全最科学的指导。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活动的组织，各有自己的当之无愧的技术主任，他对他的经验如何因其专业在宽厚待遇中被鼓励和发展而丰富起来，随时会作出精采的述说。在其他国家，因财政来源不足，收支难以相抵，则工作受到影响，那些只要有足够的鼓励就会顺利发展的可喜结果便告吹了。

相反，这儿是一个小小的公国。按比例说来，这里有较多的钱用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促进创造性的研究、艺术和科学，这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比不上的。更显得突出的是，它这样做，并没有

惊动易怒的纳税人或引起“纳税人防卫同盟”的建立。其原因在于，公国如此成功地运用了“向外国人征税”的原则，所以没有需要征收任何国内捐税。不错，间接税是有的，对进口烟草、火柴和邮票，都征收关税，恰恰同法国一样。但这不是为了得到税收，它毕竟总共只有七十万法郎这个不算大的数目。其唯一目的，是防止摩纳哥对法国变成象直布陀罗对西班牙一样，成了一个巨大的走私中心。

这样，除了从间接税得到的区区小数以外，公国的巨大收入来自外国人和侨民。而在这个很方便的征税方式中，也没有一点儿强迫性。相反，除非其人有证件和护照在手，证明他是外国人，否则也不让捐纳。不仅如此，而且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如果其人贫穷而出不起钱，那末，即使他们是外国人，他们的捐纳也是不予接受的。

如果不对赌博场的组织及赌台作出很充分、详细及慎重的研究，那末，公国的历史就不完全。在那些赌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成百万人把他们的钱孤注一掷。他们这样毫无怨言和疑惑地支付地方政府的一切费用，支付赌博场所组织的喜庆

节、音乐会、表演、舞会、运动等等的经费，还给股东们提供了优厚的红利。这是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现象，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引人入胜的兴趣。

曾误认为是一个牧师即大数学家帕斯卡尔搞的这种迷人心窍的赌博，究竟是什么呢？在一切有关这方面的荒唐传说中，是有点什么准确性吗？什么是那个不会输的赌法呢？好象人们用了某种方法后，在规则上应该输而却不会输了。要判断这些事情，必须进行非常精密细致的研究。我曾在那些赌室对公众开放之前被引进去，目睹那四位指定的分工不同的职员在怎样检查并试验每一个赌台；我曾获准揭开轮盘，察看其内部结构，还亲自动手试了几次。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关于可以钻空子和操纵输赢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绝对诚实，加上有科学道理的赌具的全面精密性，就使投机者源源而来，愿意参加赌钱。因为在这里，他们确切知道胜利希望就在面前。如果输的人太多了，那是因为满足于适可而止的人太少了。这里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台，来静观人类的弱点和无厌的贪婪。常常还有由绝对荒谬的迷信

导致的事情，极离奇，有时却非常有趣。负有盛名的数学家们则工作到半夜，根据轮盘赌台记录表来研究输赢的规律。

把这篇序言转变成本书所谈问题的目录，那会是无聊的工作。我的唯一目的是：说明我怎样能够收集资料以及大致说来本书的范围是什么。我相信，大量业已提出的重要而有教益的问题，将在公国内引起兴趣。读者会明白，这个小国起了实验室的作用。在这里，实际的立法和其他实验，过去做了，现在还在做；这些是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有利于许多国家。再则，这个国家的首脑，也享有给予人类以不可估量的贡献的特殊机会。众所周知，阿尔贝一世亲王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不止一次地以私人身份和友好的调解，在很紧急的时刻，协助保持了欧洲的和平。 10

这个小小的公国，为此不仅是欧洲最喜爱的游乐场，也是一个研究所。在这里，在很有利的条件下，当代一些最重大的问题得到探讨，创造性的研究得到开展。这个双重作用，可以这样划分：属于摩纳哥的是和平外交、科学研究和慈善事业；属于蒙特卡洛的是艺术、美丽、豪华、快乐、放肆和放

荡。这就是公国的二重生活，二重性。而价值最小的一面，却最为广大群众所熟悉。本书的目的则是，让这两方面情况都为人们所知。

阿道夫·史密斯

第 一 章

19

摩纳哥的神话

关于摩纳哥及其人民的知识，最早的来源是人类学和神话而未必是历史。历史没有追溯到那么远，也未必就更可靠。无论怎样，五十年以前演变的历史，总得用现代批判分析的眼光予以重写。摩纳哥的历史，没有摆脱这个共同的命运。老的传说遭到辩驳，只有经过仔细审查后，有证据肯定了的才被接受。摩纳哥亲王们的真正世系，受到现代鉴定家小心翼翼的审查，他们拒绝毫无疑问地尊重传说。幸运的是，摩纳哥已成为促进科学特别是那些涉及生命之最早表现的科学的中心。而建立在这座岩石上的古代信仰，现在似乎正在结束。如果浮游生物——这就是漂流于海面的纤细的有生命的尘埃——是生命的起源或最早表现，是漂动于海上的幽灵的实体，那么，海洋学

就无疑地构成了生命世界的历史的第一章，而摩纳哥则是现在世界研究这门新科学的首要中心。

摩纳哥也是另一门新科学的中心，虽重要性稍差一点，但这门新科学可算是生命史的第二章。摩纳哥有自己的考古学研究所，有自己的学者、勘探人员和博物馆，还有供创造性研究的捐款。这里收集着稀有的古生物学遗物，揭示了史前时代的古生物的创造性、艺术性和主要的生存方式。最后，摩纳哥还有很多档案，是欧洲收藏最丰富的档案处之一。它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文件和公牍，对近代和中世时期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真实的有益的证据。加之，在美丽的风景之中，气候十分宜人，又有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切享受，所以科学和历史的爱好者，在摩纳哥得到了研究工作的特殊便利。这种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生物学图书、实验室、小型试验水族馆、大型公共水族馆，以及海洋研究所宏大的博物馆；第二是人类学研究所的史前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和海洋博物馆一样，俯瞰着大海和摩纳哥美丽的圣马丁花园；第三是关于近代史的著录和刊印资料，如今在王宫档案馆中得到精心的收藏和编目，

并置于档案管理主任L·H·拉博德先生的科学管理之下。

然而，试图概述历史时，大量的材料反而有所妨碍，未必就是帮助。公国地方小这一事实，也没有缩短它的历史长度。摩纳哥历书的天数，同其他国家的一样多。实际上，摩纳哥的历史，是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有时也是英国的历史的一部分。摩纳哥的亲王们，同这些国家的国王和亲王有亲戚关系，在他们的宫廷里搞阴谋，当猎艳的英雄，特别是在凡尔赛宫和圣詹姆斯宫①。缩写这部历史，甚至要完全略去其许多部分，在这一困难工作方面，幸而有朗泰里的著作，它跳过了不[21]下五百年。夏尔·朗泰里的《古代近代沿海的普罗旺斯》，是一部关于法国里维埃拉自然发展的详尽而迷人的特写或历史。按他的意见，关于世界这一部分的真实可靠的历史，在六世纪以前并没有开始。从纷纷传说的不可测的深渊中，没有出现能供严肃讨论的事实。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只是：某些民族曾在这里住下，另一些民族定期地侵略

① 即英国王宫。——译者。

这里而没有真正落户，没有建立永久定居地。看来海岸后面有一块内地，有常住的——或者，无论如何，是比较稳定的——人口；还有来往频繁的商人以及侵袭沿岸的入侵者。如果这些未记入历史，那么可以合理地推知可能是起因于这个国家的地理形态。较近期的内地人口原是雅利安族，包括克尔特人，又称高卢人。

然而在高卢人到来之前，一个更老的种族栖息于罗纳河口与埃特鲁里亚边界之间的土地上。他们是开化低得多的种族，却是蛮勇的斗士；个子小，但强壮，灵活，勇敢。关于他们，所知不多；他们既没有留下遗迹，也没有留下文献，但遭受多次侵略而仍保住劫后余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腓尼基舰队的侵略。确实，这次抵抗的胜利，有些人认为就是赫纳克里士故事的起源。这样的神话，比之历史中枯燥的事实，往往更加重要。在一世纪或二世纪，某些酋长是否统治某个部落，统治时间或长或短，这些今天对于我们已无关宏旨。我们越是上溯得远，将军们或酋长们的年表对于我们的影响似乎就越小。有趣然而是重要的，则是种族和民族的盛衰以及由他们带来的某些习惯和信仰，

这些自然地体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某些概念，并继续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铸成了人们的灵魂。而近代的民族，不过是这些古代种族的子孙而已。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个地点某个日期一个部落打败了另一个，我们就能懂得那种引起精神和物质的发展从而我们本身也诞生了的思想和愿望的隐约趋势。用这种态度来看历史，则在一个象征性故事的幻想中表现思想和遮掩真事的神话，较之所谓早期历史的贫乏而不可靠的记载，常常是更有成效，更有教益。神与人紧密共处的时代的那许多神的奇迹，构成戏剧性的表演，把因经济需要而产生的那些力量自然地体现出来。所以，为较好生活条件而斗争的部落和人民的活动，看起来好象是个别英雄的随意行动，这些英雄就是他们与部落齐名的祖先，后来被尊为神，或者至少抬高到超人的“英雄”地位。

正因如此，在不久以前，这个公国举行空前盛大的节日会演时，组织者对历史一页也没有依靠。在这个古老港口的岸上和岩石上，聚集着空前众多和出类拔萃的人群，观看太阳神赫纳克里士大战黑暗势力的表演；他胜利了，使摩纳哥兴

起艺术和科学，并给以“永恒之春”的礼物。有如太阳神阿波罗受缪斯之助而表演音乐和艺术，二者在这个公国是得到慷慨资助和鼓励的，所以罗马大力士赫尔克里士在意大利也是同缪斯合作的。在这种场合，赫尔克里士被称为缪萨格底斯，被画了像，画面上手中拿着竖琴。不过这个说法，纯碎是罗马的，在希腊则无踪迹可寻。今天，赫纳克里士所表现的力气，被给科学地控制自然因素 23 而获得的强大得多的力量替代了。公国政府所研究的，就是这个近代化的力的概念。在解决本地行政问题时，科学的教导越来越被严格地遵守。从而可以说，利用了科学给予的力量，赫尔克里士仍然是被尊敬的。

然而同摩纳哥有特别联系的，不是希腊的赫纳克里士，也不是罗马的赫尔克里士。一次最为丰富多彩的公众狂欢节，庆祝海洋博物馆开幕，于1910年 4 月举行。关于这个独特机构的那一章，将会描述水上的盛典，此刻只要这样说就够了：这个水上奇观，使人记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即摩纳哥是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或一千七百年建立的，建立者是腓尼基人梅尔卡思，即太阳神，他是巴尔和婀

斯塔德生的，他们在蒂雷和西顿被公认为万物的父母。迪皮伊在其巨著《一切宗教的起源》中以及其他十八世纪的著作中，用天文学的意义解释神话，这种解释，除由新近的研究大加修改之外，甚至到今天也还流传不绝。按照这一学派的说法，人类一旦赋予万物以灵魂和智慧，管理各个自然力并使之有生气时，这些就立即由诗歌小调描绘为活生生的人物。太阳，作为冬天万恶的解救者，维妙维肖地出现在各个故事之中，名字也不同：赫尔克里士，巴卡斯，奥塞里斯，赫里奥斯，贾森，等等，等等。在所有这些神话中，都是概念相同而表述不同。关于赫纳克里士的神话，描绘了力气，主要是太阳之力，其次是人的辛勤努力以完成指定的任务。这同传说的赫尔克里士的十二次奔波，很准确地一致起来。后者被虔诚并恰如其分地绘在摩纳哥王宫内光荣殿周围的走廊上。

有时一个民族把传说全部据为已有，使自己沉迷于这种信念：作为与民族齐名的祖先这个神，其历史就是他们民族的历史。所以来到摩纳哥的，不是腓尼基人，而是赫纳克里士，或梅尔卡思，或他们称为自己主神的梅诺阿克。按照神父比尔热 24

斯的说法(《古代希腊》第五卷，第2831页)，后一个字意为给予避难所或安歇处，这就肯定适用于象摩纳哥这样的天然港口。这位神父坚持，希腊人把这个词错误地解释为表示单个的占有者或住户。但肯定的是，在为赫纳克里士建立的各庙宇中，并没有别的神受到崇拜。这样我们到了“赫纳克里士·摩纳基港”，腓尼基人在这里建起一座庙，庙里仅敬着力神梅尔卡思——太阳的象征，它驱散黑暗，带来光明、生命、收获、果实、快乐、健康和繁殖。照一种说法，摩纳哥这个词同一神教有联系；照另一种说法，则同好客、安静、安全等词的意义有联系，而这些则是一个良港提供给疲倦的海员们的。可能有议论，名字没有多大关系，特别在当前议论的这个问题上。据瓦罗说，赫尔克里士享有的别名不少于四十四个。另一方面，这四十四个赫尔克里士，不管是加贝兹的赫尔克里斯，还是加沙的萨姆森，全都建立了同样的功业。他们大抵都杀了狮子，取得了金苹果。

了解摩纳哥被其保护神十二次奔波中的哪次所发现，将颇有趣味。传说是他给予这个可爱的地方以“永恒之春”之称。这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幻

想，但多少被这儿冬季常有的春天似的气候所证实。可能，赫纳克里士被说成是在沿地中海岸航向赫斯佩里狄斯四姊妹的金苹果园途中经过摩纳哥的，据说果园靠近阿特拉斯山，在最西方。但整个里维埃拉沿岸的人，声称金苹果不是别的，就是他们在自己园地里栽培的桔子。他们不知雅法和蒂雷附近其他地方的大甜桔，便以为法国里维埃拉的酸桔子是最早和最近似的，被从蒂雷或西顿来的游客所发现。因而靠近土伦的那些岛屿，被称为“桔子群岛”，因居民认为，赫纳克里士必定是在这一带发现金苹果或桔子的。在面对这些岛屿的耶尔冬季港口，第一批建筑起来的旅馆，就是根据这个传说命名的。例如“桔子群岛旅馆”和“赫斯佩里狄斯旅馆”。沿里维埃拉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戛纳对面的那些岛，也都声称曾给赫纳克里士提供了他所需要的金苹果。然而只有摩纳哥是以赫纳克里士命名的，它在历史上称为“赫纳克里士·摩纳基港”或“赫尔克里士·摩纳西港”。不过读者会问，赫纳克里士是在追逐热里扬[1]时还是

① 古代有三头六臂的妖怪。——译者。

在寻找金苹果的时候，他在摩纳哥停下来了?关于这一点，神话没有说。

今天，黄道带狮子宫，指七月底和八月的头二十二天。如果梅尔卡思的纪元始于狮子宫，则从那时以来太阳因岁差已前进了五个宫，因而这一切必定出现在一万三千年以前。不用试图缕述赫尔克里士的十二次奔波这个烦冗的事务，我们可拿第十二次为例，因它对于据说是在里维埃拉找到的金苹果有关系。迪皮伊用他那个时代的方式概括了这个故事，并把它与天文实际相比较。可以注意的是，赫纳克里士乘五色庆云升天之后，他娶了赫贝即"永恒之春"。这个细节，这个神话后来的诗歌版，可能引起了这样一种想法，把摩纳哥的春天般的气候同这个故事联结在一起。

这样解释，这些传说虽得到了科学的欣赏，却一点不失其诗意的价值。具备了这种认识，我们26就会明白，那些壁画是多么适当。它们绘在摩纳哥王宫内光荣殿周围的走廊上，描述了赫尔克里士的十二次奔波。它们提供了主要的故事，摩纳哥就出于其中。赫纳克里士既已得到赫斯佩里狄斯的金苹果，便能长生不老，并娶了赫贝即"永恒之

春”。想到公国的花园足以同赫斯佩里狄斯的乐园相比拟，那就同样容易地承认，金苹果确是发现了。在这个古典故事的近代翻版中，存在着龙和三个号称赫斯佩里狄斯的宁芙，被派监守朱诺给予丘辟特①的金苹果。现在，宁芙更多了些。龙仍在监守着金苹果。因而要攫取其中任何一只必须付出赫纳克里士的力气。但是赫纳克里士不能和那些来到这里受到宁芙申斥或被龙吞食了的外国人相比拟。赫纳克里士是摩纳哥的保护神，他杀了龙，并取得了那些金苹果。

另外，也必须注意到，如已提过的，赫纳克里士是同春季，同赫贝结合的。赫贝很漂亮，并且始终青春常在。她是神的侍臣，能使男人恢复青春的活力。她很适宜于陪伴太阳神即力神——生命和光明的给予者。不过她每年都要被打败，不得不降到地狱，在那里再生，并于春天扬扬得意地升起。虽然奥木茨②和阿里曼③之间，奥塞里斯④和泰

① 诸神之王，朱诺是其妻。——译者。

② 光明和善良之神。——译者。

③ 黑暗和邪恶之神。——译者。

④ 古埃及主神。——译者。

封①之间，善与恶之间，夏与冬之间的无休止的战斗，在世界的所有地方进行，但很难有另一个地方，那里太阳的胜利成果被卓越地显示出来而超过里维埃拉，尤其是摩纳哥。可能的是，甚至象腓尼基人这个行踪很广的民族，其保护神到了这个迷人的景物中，这个港口周围亚热带植物茂密、花果丰盛的巍巍群山中的盆地上，便停了下来。大概27 梅尔卡思就这样出现了。

这确实该是奇迹出现的时刻。太阳给予的利益，他所创造的美，很少象这样十分和谐地表现出来。大自然，有如迷信年代的信徒，似乎要喊出一个奇迹。然而早期人类还没有在奇迹和自然之间划出界线。稍后，对于奇迹的渴望，成为若干伟大事业的动机。不过同近代科学的日常成就比较起来，过去传说的奇迹毕竟是怎样的渺小啊！

赫纳克里士以拔山倒海的力气完成了他的功业。这个功业是非常伟大的，因它对亿万数不清的生物提供着并将继续提供无法估量的帮助。伟大的太阳神愤怒地想到的是，他的屡建于摩纳哥

① 古希腊百龙头妖怪。——译者。

的丰功伟绩，将被破坏或毁灭于他的宿敌之手。宿敌就是那个坏家伙，冬季，今天在11月、12月和元月把太阳俘虏起来的巨蛇星宿。所以这位赫纳克里士，号称梅尔卡思或赫纳克里士·摩诺伊哥斯，举起他的有力的双臂，迫使大自然屈从自己的意志。

不屑说没有神会破坏自己的规律。于是奇迹赫然出现了：借用一个不很出名的自然规律来推翻一个一般的众人所知的自然规律。按照在纬度大约43度地方起作用的通常而熟知的规律，这些地方必须经历如此严寒的冬季，致使那里不能生长热带植物。一般说来，要在摩纳哥以南很远，譬如说要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才能培植柠檬和桔子，或露天栽种棕榈树。然而赫纳克里士造成了奇迹，他赐给摩纳哥以"永恒之春"。冬季月份，气候如春，夏季则比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要凉爽些。这样，比较说来，一年都是春天般天气。而奇迹，如果我们可以说是奇迹的话，就出现了。规定纬度和气候相对应的普遍规律，被另一个不能经常有效的规律所推翻，那是掩蔽和反射的规律。对付凛冽北风的掩蔽，是阿尔卑斯滨海省提供的，而除了

28

赫尔克里士的力气，又有什么能把土地这样提举起来，构成这个高耸入云和坚实如铁的山脉呢？雨云被阿尔卑斯吸住了，让摩纳哥的天空完全明净，太阳因无阻碍，便把它的热光不断地倾泻于山头的石灰石上。热在这里储蓄起来，于日落之后反射到这个公国。另一方面，公国的大部分虽靠近海里的冷水，但却在海岸三百多英尺之上。这就产生一种凉爽的使空气清新的运动，从而可以减低夏季的炎热。摩纳哥就是这样受赐于太阳神，体现他的便是蒂雷的那些著名水手。从那时起，人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来欣赏宜人的气候，并等待赫贝来恢复他们受损害的青春。因此可以说，直到今天，摩纳哥崇拜的乃是老太阳神和他的妙龄新妇。现在外国人来此享受气候之美，本地人则在这个现代赫斯佩里狄斯乐园采集那些长得越来越丰硕的金苹果，并奉献出收入的一部分来促进太阳神所一贯爱好的艺术和科学。

在摩纳哥史话中占重要位置的另一个神话，是圣德瓦特的故事。这个传说被忠实地流传下来，叙述的不同之处，只关涉到细枝末节。讲这个故

事，可长可短，而主要事实仍是一样。但好象赫纳克里士，圣德瓦特也不是摩纳哥专有的。在科西嘉，这位圣者也有她的教堂和信徒。所以1747年这个岛上发生骚乱时，其首领保罗，设置了一种骑士勋章，并认为对于给他服役的人，最好的酬劳莫过于授予他们以“圣德瓦特的骑士”这一封号。据说拿破仑就是由于他的同乡树立的这个先例，引起了创建“荣誉勋章”的主意。 29

最完全而最易懂的记述，可能是在《勒里尼西年表》的《滨海圣所·一月份》（抄本第二卷第770—771页）中。不必引用这个文件的全文，可以这样简要地叙述：在奥克里先皇帝①和马克西米安②时代，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女孩，生活在科西嘉，为逃脱迫害，寄居元老尤蒂卡斯家中避难。这就是圣德瓦特。据说她过着禁欲的和沉思的生活，除星期日外，天天斋戒，还对她自己施加严厉的体罚。尤蒂卡斯试图劝说她不要这样严肃，但无效果。圣德瓦特回答说：“我没有虐待我的身体，反

① 统治时代是284—305年。——译者。

② 奥克里先的同事，共同统治。——译者。

之，我沉迷于各种快乐之中，因为天上的神用他的礼物和恩惠使我天天吃喝得很足。”故事进一步说，尤蒂卡斯不敢坚持，因她容貌的光采将他慑服了。接着是罗马派遣的邪恶长官的到达，他是来迫害基督教徒的。

尤蒂卡斯宴请这位长官。他入席后，有人告诉他，一个藐视诸神的少女躲在这个屋子里。因元老拒绝把她交出来，长官就将他秘密毒死。于是圣德瓦特被捕，并将献祭诸神。当她刚表示拒绝，石头就猛掷到嘴里以阻止她亵渎神灵。然后双脚被绑在一起，赤裸着身体，由马拖着经过凸凹不平的粗石。在苦难之中，她大叫道：“主啊，倾听你仆人的祈祷吧，把我算入已蒙超脱的尤蒂卡斯行列内，他是因我而被这个野蛮长官杀害的。”就在这30时，听到一个声音自天而降：“我的女儿，你的祈祷可以照准；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得到。”当时一只鸽子从她口中出来，飞入云霄。那个长官想于次日把她的身体烧掉，使它不能升入天国。但在夜晚，萨瓦牧师贝尼纳特斯和大助祭阿波林纳里斯（他们隐藏在一个洞里）为幻梦驱使，将她的身体抬到水手格雷希恩的船上。他们向非洲海岸驶

去，却被一阵厉害的风暴吹到了欧洲。精疲力尽的格雷希恩睡着了。圣德瓦特于是显身在贝尼纳 31 特斯之前，告诉他风暴即将过去，一只鸽子会从她的口中飞出来，这条船必须跟着鸽子走，直至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希腊人称为摩纳哥，拉丁人称为辛固拉尔。那里一个叫做戈马特斯的谷地，将是遗体埋葬之处。这些全都做了，葬仪大约于304年1月27日举行。

众所周知，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的说法。一种是那条船完全毁坏了，船上的一切都淹没了。圣德瓦特的遗体在一块木板上四处漂浮着，直至到达赫尔克里士港。在这里，发现已有人在木板上精心写下了详细的说明和指示，所以这位圣者正式安葬于戈马特斯谷地，或更确切地说，戈马特斯峡谷。各种说法的细节是不同的。据某些说法，圣德瓦特仅十六岁，很漂亮。她的保护人尤蒂卡斯，是被长官特意派遣的厨子毒死的，毒药中有香料植物，厨子诡称用以增加鳗鱼馅饼的香味。他做得如此熟练，使尤蒂卡斯没有痛苦地很快死去。关于圣者殉难的情况，也有许多详细的说法。据一个故事说，她将被钉死于十字架上，但适时地死去就

避免了这最后的苦刑。故事的薄弱环节所在，是关于遗体到达摩纳哥海岸以后的情况。尤其困惑不解的是，显然在设想是圣者埋葬地上建筑起来的第一个教堂，却是献给圣乔治的，而他似乎不仅把英格兰，也把热那亚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确实可以信赖的，我们知道只有现存的关于摩纳哥的地契。这些是十一世纪订立的，其中提到在戈马特斯峡谷里有一个小礼拜堂，它隶属于尼斯的圣蓬斯修道院。但这距离所设想的殉难时间，已有七百年了。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圣蓬斯修道院属于圣伯努瓦修道会，而此会终究宣传了礼拜圣德瓦特。统治摩纳哥的亲王们，也支持这个信仰，并同意圣德瓦特应是这个公国的保护神。最后，教皇们也给予承认。在妥善保护起来的摩纳哥档案中，发现有几件关于这个问题的教皇训谕。一是1475年西克斯塔斯四世的，一是1725年伯努瓦十三世的。它们对于纪念圣德瓦特节日和捐助修复她的礼拜堂的信徒，给予为期二年的赦罪符。

虽然这位圣者和殉难者的德行要几百年后才得到承认，但不足为奇的是，由于尊严的庇护终于

出现了，圣德瓦特在摩纳哥土著人民心中最后取得了突出的优越地位。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圣德瓦特成为热忱崇拜的对象，而这样牢固地树立起来的信仰，足以制止敏感的人提出新的神话或奇迹。1070年，一个名叫昂蒂诺普的海盗，停泊于港内，夜间将礼拜堂的门打开，偷去圣德瓦特的遗骨匣。然而次日，令人注意的是，虽然顺风，昂蒂诺普却不能开动他的船离港。这就引起了怀疑。窃案破获了，人们认为是圣者用上述迹象指出窃贼的。船被放行了，昂蒂诺普被捕，遗骨被收回。他被解交意大利的雨果亲王，亲王命令将他的鼻子和双耳割掉，然后放他回船。

这个偶然事件的后果，是圣骨迁到了摩纳哥的圣尼古拉斯教堂。这里有环绕这个古镇的堡垒的保护。但每年 1 月27日，圣骨被迎到戈马特斯谷地。奉迎的行列是庄严的，当牧师们到达康达迈恩时，在圣德瓦特礼拜堂之前，他们转身向着海港，用她的遗骨为海和船祝福。入夜，海港首长燃起篝火；摩纳哥王宫前也燃起另一堆篝火作为回答。然而摩纳哥本身，常常被围攻，有时被占领。最重大的一次围攻，开始于1506年12月，持续

了一百零二天。这次来攻的是热那亚人，按照旧的传说，若不是圣德瓦特驾腾于云雾中显身在敌人之前，这个镇肯定要陷落。那个令人敬畏的幻影，使热那亚人吓破了胆，才撤围而去。后来，1585年，一支科西嘉和法国兵的小部队，试图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军。一名住在摩纳哥的科西嘉人，叛卖了这个市镇，已约为内应。那些大胆的入侵者，虽仅一百五十名战斗兵，带着梯子和地雷，企图猛攻外围的一座城门。可是他们并不能用地雷炸开城门。而来自城头的零星射击，加上象雨点般而下的石头，使这一小撮冒险者只有飞奔逃命。不过这只是历史学家枯燥无味的说法，他们太没有同情心了，只在证据或资料面前才肯把群众相信象是事实的东西记载下来。这次攻击失败的理由，当然是圣德瓦特的干预。还有什么比下述更讲得通呢？圣者显身在摩纳哥城头上，谴责科西嘉人攻击这样一座市镇，在这里，他们自己的科西嘉圣者和殉道者的遗骨，得到十分精心的保卫和珍惜。这样一番申斥，是不可抗拒的。很可能，进攻者就此断了念，并赶快回到他们的船上去。

由于上述故事和传说，造成了一种印象：摩纳

哥的诞生，依靠的是梅尔卡思，即腓尼基人赫纳克里士；而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达数百年之久，则是依靠它的保护女神圣德瓦特。对此，可能要问：关于圣德瓦特的故事，是不是没有一种就象我解释赫纳克里士那样的合理的解释呢？如果不是这样，那才真正奇怪。然而虽没有人仍然需要相信赫纳克里士确实存在过，杀了一只真狮子，扫除了一个真马厩，并采集了纯金苹果，却有许多人，如果他们从关于圣德瓦特的嘴里飞出鸽子这一奇迹中醒悟过来的话，他们的感情还会受到伤害呢。

第 二 章

摩纳哥的早期历史

第四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约600年，在南高卢一个隐蔽港湾里，一个部落正欢闹作乐。他们的首领南恩，准备让自己的女儿吉普蒂斯结婚，这时一只福西亚①军舰开近了海岸。这些异乡人被邀上岸，共享欢乐。宴席将终，首领把一个杯子交给他的女儿，令她把其中所盛的酒献给在场的她愿择配成婚的男人。事情就这样巧：那位福西亚军舰的舰长，身材高大，眉清目秀，超群出众，因而首领的小女儿便向他献了求婚杯。有人说他名叫普罗蒂斯，别的人说是尤克塞尼斯。不论怎样，利古里亚②人给予他足够的土

① 福西亚是古希腊一个城市。——译者。

② 西南欧一个古国。——译者。

地来建立一个市镇。马萨里亚，或叫马赛，就是这样出现了。直到今天，马赛的土著居民，还夸耀他们是福西亚的后裔。

我们知道，在这桩喜事之前，来自多瑙河两岸的利古里亚人，侵入意大利北部。他们沿着现在的从热那亚到马赛之间狭窄的海岸前进，遇到了另一支入侵者——从西班牙迎面而来的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要比他们稍微开化一点，所以后者先被赶走了。无论如何，利古里亚人已经知道怎样种植谷物。他们有了某种部落组织，并拥有较好的武器。正在婚宴之际到达马赛的福西亚人，35 来自福西亚，这是位于库米和士麦拿之间的爱奥尼亚的一个沿海市镇，是雅典人建立的一个殖民地。所以福西亚人代表一种程度高得多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觉得利古里亚人多少总是一个野蛮的民族，则罗纳河口构成的海湾的自然优越条件却紧紧地吸引了他们。在这里，有机会以东方货物交换罗纳河流域的农产品。为了增加后者的价值，福西亚人生产橄榄、葡萄、各类种子、精良的武器和华美的衣服。他们还建立葡萄园，栽培无花果树。克尔特人的茅屋土墙，让位于希腊庙宇和

哥林多式的门面。不过福西亚人并不是在这片海岸贸易和殖民的第一个文明民族。

据说腓尼基人①——棕榈民族——曾在赫尔克里士墩外面建立殖民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千一百或二百年。就是他们，把直布罗陀海峡西岸的山岭定名为赫尔克里士墩；而就我们所知，他们的历史乃是梅尔卡思神话或腓尼基的赫尔克里士即赫纳克里士神话的基础。腓尼基人不仅先于福西亚人好几百年，而且他们从蒂雷和西顿出来所走的路，也不经过马赛。他们宁愿走摩纳哥，因此称之为赫尔克里士港。正是在这里，腓尼基人的船首先靠近海岸，这些船前有马头，后有鱼尾，容易辨认出来。在鸽子引圣德瓦特的小舟到达这个地方之前一千多年，腓尼基人已在康达迈恩登陆，它一边有摩纳哥，另一边有蒙特卡洛掩护着。腓尼基人首次到达这里的准确时间，逗留多久，这些要让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去讨论。目前只要这样说就够了：他们殖民于世界这一部分，达几个世纪

36

① 腓尼克斯“Phoinix”：在希腊文有不死鸟和棕榈树二义。故腓尼克成为棕榈树的属名；而重音在后的腓尼克就是枣椰树。

之久。他们的对手福西亚人，约公元前800年才见于历史；不过后者作为能干的海员和精明的商人，声名早著；而且他们是一个喧闹的愉快的民族。这些特征，今天在马赛和普罗旺斯仍可找到。普罗旺斯的“吵闹”——“残暴击剑”——照《塔拉斯康的鞑靼》[1] 所显示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乐事。

在公元前574年蒂雷沦陷（这是居鲁士统治下的波斯人干的）以后，它的主要殖民地迦太基，继承了腓尼基人在西方的领土。这使迦太基有了优势，但在马赛占统治地位的福西亚人不予承认。于是敌对的两港之间的海战爆发了。那时候，沿着海岸，修筑了许多码头和要塞，例如阿森诺波利斯、昂蒂波利斯即昂蒂布、尼西亚即尼斯，而摩尼西斯即摩纳哥，则属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类。摩纳哥忠于自己的纯粹腓尼基血统，站在迦太基一边，反对马赛。这种古老的敌对情绪，直到今天，有时还会复苏。摩纳哥曾偶尔做过迦太基舰队的活动基地。所以今天马赛人继续保持警惕，以免

① 阿尔方斯·都德（1840—1897）所著小说。塔拉斯康在马赛西北六十余哩。——译者。

摩纳哥作为一个独立公国会利用它的港口来损害马赛的贸易利益。

当腓尼基人把摩纳哥同他们的巨神梅尔卡思或赫纳克里士联在一起讲时，他们指的是掩护海岸的全部群山，只有一位大力士，赫尔克里士，才能克服或征服之。一般人相信，曾给腓尼基的赫尔克里士建庙于山岩之上，即今摩纳哥古镇所在，大概是现在大教堂的地方。但另一些人认为，庙在莫内格特高地，远在内地，在摩纳哥镇的岩石之后。在现今市镇区域，没有发现一点腓尼基遗迹。

37 而发现的有关人类致力于建筑的最早痕迹，都远在内地，在更高的地方，都属于史前时代，那时灰浆和灰泥的效用尚未发现。最近的是在卡斯特利雷托军营区的城砦，靠近艾丽斯公主建立的眼科研究所；不过近来由于矿石的开采，大大地破坏了这个场地，这里原有许多石头堆积在一起，构成堡垒。可以看到，这种遗迹保留得较好的部分，远在控制海岸的最高点一带。在阿热尔山顶，有一块弄平的台地，这里看来曾建筑过一座神殿，大概还有一个用壕沟围绕的军营。在西班牙占领时期绘制的一幅十六世纪的地图，就提到“墙壁”。在阿热

尔山后，作为从蒂尔比到佩尔的隘口或道路的屏障，有一些尚为完好的遗迹，称为“城堡”。这里，虽然只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堆积起来的，但墙的某些部分还有约十六呎高。那时还没有水泥、灰浆或灰泥。在这些设防的地方，大概建筑了几座庙宇以敬赫尔克里士。斯特拉波① 说，在港口本身曾建了一座庙；它的遗迹虽然这里没有，但别处是有的。

当迦太基的势力趋于衰落的时候，关于摩纳哥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毫无所知。然而不容怀疑的是，马赛人仍固执地恋恋不舍腓尼基人所筑的赫纳克里大道。它在几百年间，是整个海岸的生命线。许多作家提到这条漫长的大道，叙述它如何承担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绝大部分运输。第二次布匿战争② 以后，罗马人征服了西班牙，马赛和罗马的关系密切起来。可能因为赫纳克里大道作用已大了，所以罗马人便施展了他们的筑路才能于其他较不便利的地区。然而狂暴的保留原来世

---

①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地理学家。——译者。

②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时在公元前218—201年。——译者。

38 系的利古里亚人，仍处于其始祖时代的状况。虽然从蒂雷和西顿传来的文明在公元前1000到600或500年间占统治地位，接着又为从希腊诸岛紧随福西亚人而来的希腊文明所加强，利古里亚人仍然沉迷于必要时的抢劫。现在，罗马的影响替代了希腊的，但似乎没有完全受到欢迎。李维① 叙述说：公元前189年，地方长官贝比阿斯在赴西班牙的旅途中受到利古里亚人的袭击，并因多处负伤而死于马赛。公元前173年，地方长官费边阿斯遭到同样的命运。所以执政官阿庞米阿斯率领一支讨伐队，在昂蒂布附近重创了利古里亚人。

经过这次教训以后，赫纳克里大道再度成为安全而有用的了。来往于西班牙的许多罗马军团，经常通过这里。他们从意大利行军到摩纳哥，在这里登上帆船。历史记载许多罗马将军到了摩纳哥，这个港口已成为意大利边界的重要战略地点。朱利叶斯·凯撒本人，于内战开始的时候，从高卢来到摩纳哥，在这里乘船去打庞培。这一次，利古里亚人为凯撒服役，不过只要后者变成压迫者的

① 罗马历史学家（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译者。

时候，他们总是准备反抗罗马人的。实际上，直到公元前7年，他们才完全屈服。那一年，奥古斯都·凯撒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由蒂尔比的庄严的但已被毁坏的纪念碑传颂到了今天。这个奥古斯都战胜纪念碑，高耸于阿尔卑斯山巅即阿尔卑斯滨海省，在意大利和古高卢的边界。它是罗马元老院下令作为感谢对高卢的决定性胜利的标志而建立的。这个工程在罗马纪元758年开始，为此开采了石矿。开采石矿，作为一项地方工业，一直继续到今天。战俘由罗马士兵强迫着，在有时被称为战斗山的蒂尔比山边开采石头。据认为，应该建树一座这样规模的纪念碑，足以使半野蛮的土著居民完 39 全铭记。首先建筑的是一个坚固的正方石基，作为高塔的台座。上面建竖一些圆柱，装饰并围绕着塔。在各个圆柱之间，都有一个壁龛，里面有一位罗马长官或其他名人的雕像。在塔顶上，立着奥古斯都·凯撒的巨大雕像。根据头的大小判断，这个雕像约有二十二呎高。头是1585年神父博耶发现的，他的记述手稿，仍藏于勒林图书馆。

这次征服的炫耀和骄傲，历时很短。正是由石碑纪录其失败的这些居民，在他们向罗马的胜利

进军中，横扫了这个地方。他们本可毁坏这座纪念碑以示报复，但却留给远在后来的破坏者去干了。而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衰落，这座不可一世的罗马战胜纪念碑的声名也衰败了。不过从奥古斯都战胜纪念碑（Trophi Augusti）演变出托尔皮亚或托尔皮（Torpca，Torpia），最后则是现代的蒂尔比（Turbie）村落和市区。

在罗马皇帝之下，摩纳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从已发现的罗马珠宝表明，住在这里的是有势力的和富裕的罗马人。这种珠宝的精心收藏，现在可在摩纳哥市的人类学博物馆中看到。

罗马皇帝珀蒂纳克斯，生于尼斯和摩纳哥之间的地方，早年是烧木炭的。服役于罗马军队后，他先在叙利亚，继在不列颠显露了头角，打败了卡利多尼亚人①。为了酬劳他的功绩，马可·奥里略提拔他进入元老院，到康茂德死后，他就被宣布为皇帝。这个来自摩纳哥和尼斯的烧炭人，成为最值得尊敬的统治者，谦虚而厚道。

尼罗②死后，在公历69年，罗马发生内战，竞

① 古代苏格兰的土著居民。——译者。

② 罗马皇帝（公元54—68年）。——译者。

争皇位的奥托和维特略在摩纳哥附近战场相遇。奥托战胜三次。然而据说他宁肯豪爽地结束自己 40 的生命，而不愿继续这样流血以获致本身的高升。不幸，这个牺牲给予维特略的好处，他却不配承受。他过着十分堕落的生活，以致被自己的士兵拖到杰莫纳[①] 城堡的楼梯上，然后被摔下去，死于罪犯的尸堆中。罗马军人有时就是这样不礼貌地对待国家的元首。

按照某些著述，基督教首先是由圣巴纳巴斯在里维埃拉传布的，他和圣保罗一道工作。另一些人则把利古里亚人的改信基督教，归功于圣纳柴尔和圣塞尔索。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是在文蒂米尔被捕的，并于尼罗时代在罗马殉道。另一方面，据说犹太人把玛丽·马格达伦、萨洛米、拉扎勒斯和艾里马萨的约瑟夫放在一条撤掉了舵的小船中，逐波漂流，随风到了里维埃拉。马格纳河，就是以马格达伦命名的。然而在圣德瓦特的故事（其时间定在公历304年）之前，关于基督教的早期传布，存在的详细情节是极少的。本来可用以写

① 在意大利东北部，曾是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交通要地。——译者。



海省，劫掠了尼斯，完全清洗了西米茨。然而不久，一个新的势力崛起，这次是在西方。法兰克人的"懒王"们（历史学家几乎不愿把他们的理应湮没无闻的名字摆出来），对于国政任由一个所谓宫相的官员处理。这些统治者中，最著名的是查尔斯·马特尔。马特一字，意同槌子（marteau）。他已经槌掉了他的敌人，特别是法国南部的萨拉森入侵者。同时，一个著名的教皇格利哥里一世，正忙于同伦巴德人争吵，因为他们在意大利把自己弄得很不得人心。为了得到支援，教皇提出要让查尔斯·马特尔的儿子丕平做法兰克人之王。这只是开端。在丕平被承认是法兰克人的加洛林王朝第一个国王时，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直到查尔斯·马特尔的孙子查理曼干脆毁灭了伦巴德统治，这才告结束。查理曼于是被宣告为伦巴德人和法兰克人之王，当时是774年。六年以后，查理曼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因此试图重建凯撒们的罗马帝国。就是用这种手段，里维埃拉归属于他的统治之下；也正是查理曼，从西米茨及其古代主教管区的废墟中，就在尼斯上方，建立了圣蓬斯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一直是摩纳哥附近最重要的教会机构之一。

42 在这个伟大的征服者、组织者和执政者的光辉统治时代，建造了很多战船。查理曼用这些战船在北方赶走了丹麦人，在南方打败了萨拉森人。自729年以来，里维埃拉多少已遭到穆斯林的侵略，因此有必要在整个沿海建立一个晚间以火、白天以烟的信号设置。那时建筑的楼塔和生锈的炉条的遗迹在俯视海岸的制高点仍可找到。然而那些信号，并没有阻止对尼斯及沿海许多其他市镇的劫掠，萨拉森人和穆尔人带走凡能找到的所有妇女以扩大他们的妻妾队伍。另一方面，有些登陆的部队有时遭难，本身被俘了。他们最初被雇为奴隶，最后就和里维埃拉的土著居民同化起来。直至今天，在他们中间，穆尔血统的很明显的遗迹仍不难分辨。

同查理曼的统治一起，一个和平时期降临了，甚至萨拉森人也被有礼貌地隔开。可是大帝于814年死了，他的帝国在843年被分裂。他的几个继承者不久互相争吵起来，或被别的觊觎王位者攻击。这就给予了萨拉森人以机会，他们又回到里维埃拉，在这里，他们再一次洗劫各市镇并四处抢掠。埃斯泰雷尔以西的山岭，远达土伦，至今仍称

为穆尔山或莫雷山。主要的穆尔人的堡垒在弗拉克西勒，俯视着圣特罗佩；还有些在圣霍斯皮斯半岛，掩护着维尔弗朗什港的一侧。这个港口，同一个位于巍峨的埃齐峨的堡垒相通。萨拉森人还有一个堡垒在马丁角上方阿热尔山的顶上。这样，摩纳哥就给围住了。一百多年间，里维埃拉的主人究竟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这很难说。确实的是，在963年，奥托大帝发誓要赶走所有的穆尔人，43 可他在作出这个轻率的决定之后不久就死了。直到975年，一个谨慎得多的人，普罗旺斯的威廉伯爵，才真正完成这个事业。那时穆尔人似乎是从摩纳哥到圣特罗佩的整个海岸线的主人。威廉一世——马赛子爵、阿尔伯爵和普罗旺斯一大部分土地的君王——着手去讨伐他们。同他合作的有格勒诺布尔主教伊扎尔、卡斯特拉勒的博尼法斯、文蒂米尔的封建领主们以及某个吉百林·格里马尔迪，他们一起同穆尔人作战。很快，他们夺得了在弗拉克西勒的穆尔人的主要堡垒，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正是同这个重要的胜利相联系，某些历史学家首次提到了一个格里马尔迪。他是热那亚贵族，

全名为吉百林·格里马尔迪。据说他带领少数忠实的随从，爬上弗拉克西勒后面的一个险峻的岩石。穆尔人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从未打算保卫他们阵地的这一面。这样，他们就冷不防挨打了。而且这个牵制性行动使主力军能进行一场成功的正面攻击。为了酬劳格里马尔迪的勇敢和机智，他被赐予从圣特罗佩延伸到弗雷儒斯之间紧靠他战胜敌人的那个地方的土地。直至今天，那里还保留他的名字，它被称为格里莫湾。而穆尔人的大弗拉克西勒，现在称之为弗雷斯勒哨所。

这个早期的有点传奇性的首领，好象是那个时代的加里波的，因为他应召把整个国家从外国压迫下拯救出来，并且确实有功，把穆尔人赶出了尼斯和小弗拉克西勒即今维尔弗朗什的圣奥诺雷。他是格里马尔迪一世的次子。格里马尔迪一世本是昂蒂布的领主，因把穆尔人赶出摩纳哥而闻名。此事有些人说在920年，另一些人说在962年或968年。作为这个胜利的酬劳，据说皇帝奥托授予吉百林的父亲以摩纳哥的统治权。所以一般人已接受的看法是：除了短暂的间断，格里马尔迪家族早自968年以来就统治着摩纳哥。这样，这里

就有一个比英国的诺曼征服①还早的王朝，它比欧洲任何现仍在位的王室都古老些。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公国的较老的官方年鉴上来，也会看到格里马尔迪家族的简短世系，始于格里马尔迪一世，时在968年。

现代的较有科学性的史学方法，推翻了这个传说。吉百林在大弗拉克西勒的胜利，没有被否认，但关于他父亲在摩纳哥的统治，却并无证据出现。不过确有一个显赫的热那亚家族，姓格里马尔迪。甚至现代的历史学者，不管他们是怀疑的还是批判的态度，也都承认格里马尔迪家族的一个祖先奥托·卡纳拉曾是十一世纪中叶热那亚执政官。他的第三子格里马尔多，于1162—1184年间三任执政官。是他，坚决地确定格里马尔迪应是这个家族的姓。此家成员在为教皇派作战时，几次占领了摩纳哥，不过每次又被他们的对手夺了回去。

热那亚人始终确认摩纳哥港口的战略重要性，皇帝亨利六世又于1191年将摩纳哥让给热那

① 在1066年。——译者。

亚人，条件是他们应在那儿修建一个要塞，以便帮助他对付普罗旺斯的伯爵们。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建筑这个要塞的任何尝试都没有。直到1215—1239年间，正是腓特烈二世做皇帝的时候，摩纳哥才设了防。但这无助于皇帝，因为他正同教皇斗争，这个斗争使他与热那亚人分离了，后者现在寻求与普罗旺斯的伯爵们结盟。重要的结果随之而来，因热那亚人的条件之一是，普罗旺斯应该放弃对摩纳哥的权利要求。这点，依照1262年7月22日的条约，他们从图卢兹—普罗旺斯伯爵雷蒙那里得到了。这样，在要塞建起半个世纪之后，摩纳哥的地位才由条约确认。要塞包括一座城堡，它建于今日王宫所在之地，控制着所有陆地上的入口。在岩石的另一端，还有第二个要塞，称为“九号城堡”，俯瞰并控制着港口。两个城堡之间，有堡垒连接起来。由于根本没有大道，这个地方就更加不可攻击了。只有一条狭窄而峻峭的人行小路，从港口通到城堡。

同它的其他领土一样，热那亚共和国给与摩纳哥以市镇地位。城堡的指挥，就是市镇的长官。既然这里同时有两个城堡，便有两个指挥官。在

这种情况下，第一个称“帕得斯塔”，掌握司法权力；第二个称“城守”，只有军事权力。为了处理政务，全体居民组成一个总议会；具体事务则由他们选举一个十人议会办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总是把权利让给立法机构。据记载称：1246年，摩纳哥人民聚于议会，讨论他们同近邻蒂尔比的领主的关系，随即作出决议：摩纳哥居民，即所谓摩纳哥人，如在那些领主的产业上占有土地，就必须服从他们。但除了得到特别许可，任何摩纳哥人不能在蒂尔比购买土地。这是摩纳哥和蒂尔比之间延续几百年的争吵的开始；这种争吵，还会复起，不过自然要采取当代的形式。由此可见：早期摩纳哥人，享有一种很大程度的自治。

摩纳哥处于教皇派与皇帝派为之而争斗的时期，现在逼近了。教皇派于1270年从热那亚被赶出去，六年后才又占领这个城市，但到1296年，经 46 过四十个昼夜连续不停的巷战之后，又一次从这个城市被赶出去。再一次成为热那亚主人的皇帝派，也占领了摩纳哥。这时，普罗旺斯伯国已并入昂儒的夏尔二世的王国。这位国王宣称，他的普罗旺斯领地，包括摩纳哥和文蒂米尔。教皇派得势

的时候，曾是昂儒的夏尔（法国国王圣路易的兄弟）的好盟友，但其子夏尔二世继承了昂儒、普罗旺斯和西西里的王位后，急于要继续获得热那亚共和国的支持，便转过来反对他们家族的老朋友——被打败了的教皇派。然而对于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尼斯伯国的居民不答应，他们同意教皇派准备一次大胆的征伐。为此目的，他们选择弗朗塞斯新诺或弗朗西斯·格里马尔迪为首领，他也勇敢地挺身而出以争取事业的成功。

1297年1月8日，一个修道士来到摩纳哥的门口。显然，守军漫不经心，因为他们本来应该注意到这个修道士是穿着鞋子还是靴子的。但他们没有想得这么仔细，却为和平的圣徒服装所欺骗，便让修道士进来。而门一开，修道士就从外衣下面抽出刀子，这样完全出乎守军的意外，一场激烈的搏斗进行着，而门则继续敞开着，直到隐藏在附近的他的随从冲杀上来，涌入市镇。这个修道士就是弗朗西斯·格里马尔迪。这样，摩纳哥被教皇派徒众和格里马尔迪家一个成员占领了。格里马尔迪家的纹章上，有一些修道士拿起拔出的刀保卫着它，其背景源出于此。

虽然我知道恋爱和战争不择手段，但在读了格里马尔迪家一些历史之后，我不认为这个策略是他们最好的成就之一。诚然，和平与好心待人 47 的说教，连同算是修道士的命根子的宗教，在这些日子都被格外忽视了。还有，修道士的道袍，本来就不是为隐藏那供谋杀之用的刀而设计的。不过在我向那位有学识的王宫档案保管人吐露这些疑难和顾虑时，我发现他胸有成竹，马上回答：

"你没有注意到，"他说，"这些修道士穿着一种靴子或鞋子。凡不是赤脚的修道士，就是战斗的修道士。后者就是一个能履行某些牧师职能的军人。就军人说，用他所能想出的任何诡计去冲进一座要塞，是十分公正的。"

不幸，有些人不知这个差别，给修道士画了赤脚。这确实是很错误的。故事的是非善恶，关键在于鞋子。所以骄傲的苏格兰谚语，"我的脚在我本土的荒原上，我的姓氏是麦格雷戈，"可以译成这样的摩纳哥语，"我的脚在我的鞋中，我的姓氏是格里马尔迪。"麦格雷戈的格子花呢，由单纯的红黑方块交错构成，而在摩纳哥，则变为红白菱形交错构成。两者相同的是，酋长站着，出鞘的刀子

在手，这样来为他的部落和他本人保卫名声与栖息之地。

近代历史学者认为，这是第一个场合，它能证明某个格里马尔迪乃是摩纳哥的主人。无论如何，某个格里马尔迪，曾凭借刀子，夺取了这个要塞。而他的随从一占据这个要塞，它就成为教皇派残余舰队的避难所。它们从这个战略要地出发，能够骚扰在皇帝派手中的热那亚舰队。而已背弃教皇派的昂儒和普罗旺斯的夏尔二世，准许皇帝派围攻摩纳哥。在这次围攻期间，有五条战舰从摩纳哥出发，以惊人的勇猛攻击了热那亚港口。不过它们寡不敌众，登陆部队都被俘虏。接着是一种妥协的和平。某些重要的教皇派人物，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条件是要纳贡。但夏尔二世已先把教皇派在摩纳哥占有的土地拿过来，转交给了日内瓦的斯皮诺拉家族，他们是皇帝派的。虽然斯皮诺拉家族对摩纳哥没有领主权利，却是最大的地主，因而很有权势。不过夏尔二世也捍卫教皇派的利益，因他现在开始懂得，他不应该忽视那些曾为他的父亲立过汗马功劳的人。这样，宿敌得以并肩共存，直到冲突再起，诸大家族率领各自的部

队，又一次互相战斗起来。

要叙述这些斗士的动摇不定的命运，需要大量时间和篇幅。而我的意图，决不是写一部格里马尔迪家族和同它争斗的敌对家族的详细历史，在说明格里马尔迪家族怎样确立他们对摩纳哥的所有权之后，我将把这个简短的历史梗概首先限于其重要性超越本地区的事件，次则这本书既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要限于同英语民族特别有关的事件。至于这个公国的全部历史，读者可看亨利·梅蒂维埃的《摩纳哥和它的亲王》，这属于旧历史学派；居斯塔夫·塞热的《摩纳哥的起源和历史》，这属于近代学派。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书籍，甚至也有几本英文史书，但我担心它们不是没有强烈的偏见的。

第 三 章

对英国作战的摩纳哥亲王们

49 没有什么可以揭示早期安家于里维埃拉的居民是来自海上，是航海者。相反，地质资料表明，在群山之前，有一个宽阔的平原，几乎延伸到海边。还有一种设想，这里同北非，有陆地连成一片，所以在芒纳的洞穴里发现的穴居人骨骼，是黑种人类型的。然而除了土著居民(无人能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消灭了)，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近代文明的开始，基本上是由于航海者的出现。首先是腓尼基人，从蒂雷和西顿带来了文化。其次是福西亚人，带来了古希腊的光辉哲学和艺术。一个利用摩纳哥作为主要港口，另一个则使用马赛。前者修筑了赫纳克里大道，后者则予以维护。这样，他们因在东西方之间、文明的发源地和野蛮的天涯海角之间的陆路交往而受益，有如曾借海路交往

而受益一样。在摩纳哥附近，还有这条路的遗迹，它现在是几千年的古物了。这个曾经是许多民族和军队走过的地方，凡有思想的人到此总不会不深深感动吧！要想描绘赫纳克里大道的全部功绩，就得追溯自历史开始以来的西欧往事。

由于世人的兴趣和事业越出了地中海流域之外，里维埃拉的居民，尤其从尼斯到热那亚这个部 50 分的居民，开始感到因缺少地盘而受拘束。特别是热那亚，建于不毛之山的边缘，仿佛大自然原打算把这个镇投入海上。在前面，大海无边，整个世界都是肯吃苦耐劳的水手所能到达的。在后面，则只有很难接近的陡峭的荒凉的山岭。热那亚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水手，也会被地理的经济的需要所迫而成为水手。当德国人、法国人还有丰富的处女地可耕、工业可兴办和城市可建造时，里维埃拉的居民却只能向海发展。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主要致力于海路贸易。然而如果他们出去是为了贸易，回来时则已学会了怎样打仗。携带财宝到处跑，不能无患。贵重的货物如无坚强的保护，则在战争借口或赤裸裸的海盗行径下，就会被抢劫。不过陆路更大有强盗出没。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在海上旅

行和运送货物，则比较安全。世人自然指望地中海提供能干的水手，而其中最卓越的是热那亚人。

在发挥地中海西北沿海人民的才能和重要性上，十字军运动超过了任何其他事件。十字军早已知道，拜占庭人的狡诈的殷勤，不可信任；而尽管海上风暴和船只失事，他们认为从海上前往圣地，要安全得多。所以欧洲各国都特别有求于热那亚人，要他们派船只和水手把它们的十字军送往巴勒斯坦。热那亚人为了自己贸易的需要，已经远航到地中海东岸各地，熟悉了水路。在这些热那亚人中，必须包括摩纳哥人。1104年，一支为法国国王菲利普一世的兄弟于格使用的七十只船的舰队在51 热那亚装备完毕，置于阿尔贝·格里马尔迪的指挥之下。另一个格里马尔迪，则率领船队运送第五次十字军首领们即耶路撒冷王让·得·布里恩和匈牙利王安德烈二世前往埃及。1219年达米埃塔① 的被占领，很可能是一个格里马尔迪指挥的舰队干的。所以这些格里马尔迪的武器，在凡尔赛十字军大厅占着光荣地位。

① 在东北非的下埃及，距地中海约7哩。——译者。

欧洲原有的军备，都是供陆地战争之用的。英、法、德的封建领主和贵族，只在陆地上相互作战，很少注意海上事态。在十字军运动中获得的经验，使他们指望意大利诸共和国，威尼斯、比萨，特别是热那亚，提供船只。因此许多早期的海战，都是雇佣水兵和外国舰队打的。英、法、德大体上都依靠意大利诸共和国的战船。

在弗朗西斯·格里马尔迪乔装为修道士并成功地夺取摩纳哥要塞时，另一个格里马尔迪也出名了。这是雷尼尔，系朗弗朗哥的儿子。朗弗朗哥是格里马尔多·格里马尔迪的三个儿子之中最大的。应该记得，格里马尔多于1162—1184年间三任热那亚执政官，并决定自此以后格里马尔迪应是这个家族的姓。雷尼尔·格里马尔迪生于1267年，早在1296年就为昂儒的国王夏尔二世立了大功。作为一个水兵，他屡次打败属于皇帝派的船舰，使自己的声名远扬。在那个时候，法王菲利普四世，号称“美男子”，已发动战争对抗那个堪与拿破仑为敌的英国。他制订一种联盟政策以封锁英国。从西西里直到波罗的海尽头，不许英国商船通行。他希望将英国陷入孤立状态，那对它肯定

是毫无什么光采的。

52 这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行了。英国的地位变得很险恶。这时国王爱德华一世看出了这种封锁的薄弱之点。大陆封锁，孤立了英国，也破坏了佛兰德的贸易和繁荣。所以1297年，国王爱德华一世就能与佛兰德伯爵居伊达成协议。当时签订的《布鲁日条约》，给予双方船只以在英国与大陆之间的来往和贸易垄断权。于是加来和法国许多港口都受殃及，因而引起战争。在佛兰德，由于织工、工匠、零售商、批发商以及一般工业阶级积累财富的结果，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旧贵族被迫逐渐降到次等地位，这使他们非常愤怒。利用这个事态，法国的菲利普同佛兰德的贵族勾结，英国的爱德华同佛兰德的平民交欢。当这些敌对的党派在1302年互相打起来的时候，由一名贵族、一位织工和一个屠夫领导的佛兰德人民，在库尔特累给予纠合在一起的佛兰德和法兰西贵族以沉重的打击。这是所谓"踢马刺战役"，因从失败的贵族夺得的金踢马刺，不下二千之多。这次失败和其他失败所造成的困难，促使法国国王向四面八方求援。雷尼尔·格里马尔迪，曾为法王以及昂儒和西西

里的夏尔立过大功，现在被召为法王菲利普服役。

雷尼尔·格里马尔迪答应了，随带十六艘武装船只来到法国海岸。法王又另拨给二十艘，不过质量低劣，人员不齐。雷尼尔立即着手训练法国水兵，以捕捉几艘英国船来锻炼这些生手。经过这样不甚费劲的训练以后，他开始进行真正棘手的工作——攻击佛兰德舰队。那时英国人还不受重视，53 而荷兰人和佛兰德人则是地地道道的水兵。1304年8月，在奥斯特斯凯尔特河口齐里克齐的海上，大战开始了。雷尼尔的船舰较差，但水兵航海技术熟练，经过长时间的激战，彻底打败了佛兰德人，并俘虏他们的首领居伊·得·当皮埃尔。由于这次辉煌的胜利，雷尼尔被任命为法国海军上将，还在诺曼底得到维尔纳夫这个封建领地。

接着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间或也有战斗和警报，不过摩纳哥人并未积极参加。在本土，在摩纳哥和热那亚，十四世纪初叶的主人，有时是教皇派和格里马尔迪家族，有时是得到斯皮诺拉家族和多里亚家族支持的皇帝派。雷尼尔上将死后，他的儿子夏尔作为舰长也已非常显赫，便成为格里马尔迪家族无可争议的首脑。1336年，一支

摩纳哥人的舰队，向东方进行一次著名的远征，目标是威尼斯的商业，在叙利亚和埃及海岸掳获甚多。最后教皇伯努瓦十二不得不出来干预，要求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务使摩纳哥人规规矩矩。这件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那不勒斯国王，也是普罗旺斯的领主，不得不承认：他在摩纳哥没有司法权，也没有别的权力。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关于摩纳哥独立的最早官方记载的材料之一。

同时，热那亚人民到底厌倦了，起而反对教皇派和皇帝派。群众的口号是，"两家都该死！"于是一个局外人叫博克尼格纳的，被选为总督。格里马尔迪得以安然无恙，行动自如。他在百年战争①开始的时候，被邀去帮助法国人。

54　法王菲利普六世，因与佛兰德的路易公爵结盟以对付叛乱的人民，失去了整个民族的同情。英王爱德华三世的见识，也不甚高明，他对这样一个很得人心的英雄戴维·布鲁斯开战，从而引起苏格兰人民的反抗。法国的菲利普借口要搞另一次十字军，筹积了资金，在南方装备起一支强大的

① 英法的战争，时在1337—1453年。——译者。

舰队，但不去圣地，却派往北方去帮助苏格兰人。不管现代英国人会怎样惊奇，1336年那个时候，英国政府已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情报部门。他们对于法国的计划，很快得知详情，因而能先下手，破坏了法国援苏格兰人的企图。然而如果法国人不能在苏格兰登陆，英格兰南部却是对他们敞开的。来自雅茅斯的英国水兵，不保卫海岸，而在"五口"①和他们的同胞斗争。这时，法国舰队除了没有后备力量，在各方面都组织得很好。夏尔·得·拉·隆西尔的法国海军史，是得到法国海军部赞助的，出版于1899年，其中充分承认了热那亚人和格里马尔迪家族的支持。这部半官方的历史，提供了下述的大量资料。据说法王求援于曾为皇帝派作战的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也向站在教皇一边的格里马尔迪家族和菲西家族求援。二派各有二十八只船，而配置在这些热那亚和摩纳哥船上的船员，共计8560人。爱德华三世也企图得到他们的帮助，派了于索·地·马里中将去试图把他们收买过来。多里亚似乎有意谈判，格里马尔

① 指英国南方五个享有特权的港口，即黑斯廷斯、新罗姆尼、希茨、多佛尔及桑威奇——译者。

迪的两只船也开了小差。于是有些耽搁。最后，多里亚和格里马尔迪的联合舰队绕过直布罗陀，去与法国军队会合。

这时爱德华三世正准备一支七十只船的舰队去侵略基恩，另二百只船去运军队登陆佛兰德。而当这些准备工作在进行之中，热那亚和摩纳哥舰队，以及一些法国船，亦加速行驶，破浪前进，出现于朴次茅斯前面。居民还以为是一支英国舰队。所以不费一矢一击就占领了朴次茅斯。其结果则如爱德华三世在给怀特岛总督的信中所写的，是两个词："放火与抢劫"①。没有什么东西得以幸免，向基恩舰队增援的全部准备也都毁灭了。然而爱德华三世率领二百只船的庞大舰队，终于越海到达佛兰德，法国人则只能满足于劫掠英法海峡中的岛屿，然后英国最好的船中的五只和一千人，在米德尔堡附近被俘，解往加来。爱德华三世大为烦恼，要求巴地和德顿两位舰队司令去制止法国人的这种海盗行为。

不管上述命令，1338年10月5日，五十只大船

① 《赖默》，第二卷，第四篇，第12页。

向索斯安普敦水面疾驶。法国舰队司令于埃·基埃勒悬赏,无论何人首先进入索斯安普敦镇的,奖给图尔币一百镑。他的部下就急急地爬上城墙。城内平民正在教堂祈祷,城墙上的军队则很坚强,能把许多法国人推了下去。当夏尔·格里马尔迪和安东·多里亚到达现场时,进攻者的情况已很危急。他们高呼着热那亚的战斗口号,把城墙上的英国人扫荡了。这个市镇马上遭到浩劫,许多房屋被焚。在索斯安普敦市内过宿以肯定他们的胜利之后,法国、热那亚和摩纳哥水兵,把战利品满载在他们的船上,从容地驶走了。温切斯特、索尔兹伯里和伦敦的民团急忙赶到索斯安普敦时,侵略者已驶近迪埃普港口,在那儿,他们把赃物起卸上岸。

几个星期以后,法国和摩纳哥舰队开到泰晤士河口。在马加特海面巡逻时,从南方出现了四只船。这四只船因被追踪,准备开火,而已包围了这四只船的舰队,则命令它们投降,如果它们是英国船的话。但回答是,他们不是英国人,而是护送苏格兰国王戴维·布鲁斯的。他和一些重要宫廷贵族是去向法王求援的。于是法国、热那亚和摩 56

纳哥水兵们；彬彬有礼地护送苏格兰国王去加来。

这时，英王及其舰队远在佛兰德，法国和热那亚船舰成了海峡的主人，可以随意入侵英国。这种危险状态，在1338年秋季一直继续着。英国人有幸的是，法国人没有很快抓住这个机会。要到1339年3月23日，在万森召开的"名士会议"才表决赞成入侵英国。但仍什么事也没有干，因认为更适当的是把这个决定提交"三级会议"去做。后者行动颇为迅速，到4月25日，便都批准这个决定了。就是在这么晚的时刻，一个有能力的首领还是会取胜的。然而宫廷势力压倒了人们的能力。法王之子约翰被任为远征军首领，可他显然不适宜于这一职务。不过因有摩纳哥人和热那亚人之助，法国人已这样完全地控制了海，以致他们制订了一份《末日审判书》，概略地叙述英国将被它的征服者怎样地划分。其中细节之一是，只把英国岁入中的二万镑留给英国教会。但鲁昂大主教皮埃尔·鲁瓦耶，即后来的教皇克莱芒六世，反对掠夺整个民族。而所有上述谈论，即一旦兼并英国后要干什么的打算，对法国人是很有害的。因为英国人一有机会入侵法国时，他们就不会不广泛引

57

用这些议论作根据，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在那个时候，小规模的攻击继续着。英国船被截断在布里斯托尔和普利茅斯诸港口之外，并被俘去或击坏。一支登陆部队，放火烧了哈里奇镇。一些法国和摩纳哥水兵，带着同夏尔·格里马尔迪成功地袭击索斯安普敦时所率舰队一样多的船。他们现在又来到索斯安普敦这个港口，却受到冷遇。他们得到通知：登陆并休息二天，然后英国人同他们打仗，十对十，二十对二十，悉听其便。据说法国人愿意接受这个傲慢的挑战，但摩纳哥人不认为是好买卖。他们满足于袭击黑斯廷斯、塔勒岛、多佛尔和福克斯通，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劫掠的。他们于6月2日回到加来，并举行了凯旋典礼。然而这些水兵在英国海岸干的残暴勾当，使他们自己丢了脸。他们向加来人民展览了他们从英国受害者身上割下的耳朵、手指和其他人肉战利品。法国历史学者自己也承认并谴责这一残暴罪行。他们甚至以此来解释爱德华三世对加来人的憎恨情绪以及他要把这个市镇最著名的六个公民绞死的愿望。

复仇的时机来了。法国人已错过了他们的机

会。英国船舰不再滞留在佛兰德港口而重新出现于海峡。英王的民主派盟友准备采取攻势。酿酒工人、人民领袖雅克·达尔特维，愿率坚强的佛兰德人民去攻打加来，借以支援停在维桑海面的英国船。法国舰队本身为数不多，不能作出多少抵 58 抗，因皇帝派已选择这个时机背离了法国的立场。于是他们的薪饷给停止了。水兵们当然大声地抗议。其中最无法无天的少数人被捕下狱。现在皇帝派的热那亚船，开始驶往热那亚，在沿途各个港口都停下来，宣传法国人监禁并虐待了他们的若干同伴。但在滨海布隆涅①，他们遇到一些教皇派的热那亚人或摩纳哥人，即站在教皇一边的夏尔·格里马尔迪的党羽。人民起义了，却不确知为了什么。而热那亚水兵就利用天下大乱，在滨海布隆涅宣布成立一个利古里亚共和国。

这个安静的小港口，近来已成为英国境外最英国化的市镇，就这样突然变为一个小摩纳哥，此时教皇派和皇帝派则争夺对它的领导权。一个皇帝派总督选出来了。在法国遥远的北方布隆

① 即布隆涅，在法国北方。——译者。

涅，在福克斯通二十七哩之内，他坚持着曾在热那亚制订的反教皇派的《放逐法》。在距多佛尔的悬岩绝壁这么近的地方，摩纳哥人的政策终于打出来了，今天的英国人怎会想象到呢？

当然，教皇派不会屈服，而法国政府则太忙于对英国的战争，不能为这些地方的争端分神。实际上，法国人那时正策划对聚集于雅茅斯的捕捞青鱼的船队进行突击，因为俘虏或屠杀这些渔船的水手，就会断绝英国战船招募新兵的来源。1339年9月8日，已经收到他的舰队的薪饷并为一些法国船所增援的夏尔·格里马尔迪，开始攻击那些捕青鱼的船。还夸下海口：要俘虏一百只英国船，要劫掠并毁灭英国市镇不少于四百座。事实是言过其实。一阵强烈的风暴，倒使一些船遇难了。然后，当英国人和佛兰德人渗入法国北部时，59 格里马尔迪的舰队认为，最好在入侵者到达之前，用这些船从法国北方各港口运走军火和贵重物资。这样，联合舰队就起了一辆浮动的家俱运送车的合适而有效的作用。

干了这个之后，格里马尔迪的海军分队和保留下来的多里亚船只，奉命归返地中海，以便为正

极需保护的法国商船队担任警戒。这样，摩纳哥人和他们的同宗即皇帝派热那亚人，就得以逃避了降临于法国军队的大灾难，得免于承担责任并随同遭殃。在法国人征集起来的二百零二只船的庞大船队中，仅仅留下由舰长巴巴维纳统率的一个很小的热那亚支队。“闸门”大战①，英国因之得到海峡控制权，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所以只需

国已摆脱了被侵略的危险。但战果亦未扩大，只在1340年9月订了九个月休战之约。在这个间隙期中，法国人不仅努力重建他们的海军，还再次极 60 迫切地向夏尔·格里马尔迪求援。

1341年4月，布列塔尼的约翰三世去世。法王拒不承认他自己曾借以登上王位的《萨利克法》①而支持约翰的侄女让娜的要求。让娜已同夏尔·得·布卢瓦结婚了。而爱德华三世无理取闹，反支持约翰的三弟约翰·得·蒙福尔的要求。布列塔尼没有海军，但摩纳哥分队曾不顾寒冷的天气，设法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它有二十只优良战船以及一些小船。它协助围攻夏托罗。然后它又出力劝使南特投降，那时英国所支持的竞争者约翰·得·蒙福尔则被俘。

现在英国人在朴次茅斯征集一支军队，准备开往布列塔尼。他们打着一面新的旗帜，那是隆西尔在他的海军史中对之很不尊敬的。旗上画了一个圣乔治，拿着英国武器，正在斩杀一条龙。但事情是，这幅神秘的画，并不以有希望的形象开始

① 五、六世纪法兰克人的法律。——译者。

其历程，因为正是这条龙，它打败了圣乔治。蒙福尔伯爵夫人已在诺恩安普敦征集一些军队，并带领他们到法国来援救其被俘的丈夫。但游弋于格尔塞海外的安东尼·多里亚，在1342年8月中侦知，由四十六只船编成的英国舰队临近了。不久，英国弓手和热那亚弩手之间的交锋开始。逼近战场时，蒙福尔伯爵夫人，"有如男子，因为她有一颗狮子之心"，击败了那登上其坐船的尝试。但突然间，大块黑云遮蔽了天空，随着是一阵那么大的雷雨，以致当时编年史家宣称，看来世界临近末日。弗鲁瓦萨尔还说，除愿生还外，已无人恋战。绝大多数的船舰看来都在寻求安全之所以避风暴，而61不管是否胜过敌人。在这次逃避风暴的溃退中，有四只英国船被俘虏。不久之后，胜利轮到英国人，他们在莫尔莱附近使格里马尔迪的舰队受创。然而英国人也不得不放弃封锁布列塔尼沿海的企图。

战争拖延下去，没有任何重大事件，直到夏尔·格里马尔迪被说服组成另一支舰队，这回有三十二只大船和七千人。另一方面，他把舰队从地中海带往英法海峡，却迟缓得不可理解。法王

菲利普六世，对于“闸门”之战损失船只的所有者作了慷慨的赔偿，因而能够征集起另一支船队；如果不是摩纳哥分队姗姗来迟，浪费那么多时间，本该是有所作为的。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即将开来的消息，在格里马尔迪的舰队之前传到。后者却在尼斯、马赛以及马利奥尔卡虚度了时光。爱德华三世方面则以巧妙的战术，在诺曼底卡昂镇成功地登陆并占领之。

如果夏尔·格里马尔迪没有及时到达以参加一场毕竟未曾发生的大海战，他却适时地在克勒西战役中起了英勇的作用。这个著名的战役是1346年8月26日打的。在夏尔·格里马尔迪和安东尼·多里亚指挥下的热那亚弩手被置于第一线。他们因长途行军，业已精疲力竭，又没有时间休息。他们的弩弦，因连日下雨而淋湿并松弛了。英国弓手则注意保护他们弓弦的干燥。所以英国箭头击中了目标，而热那亚弓矢总是虚发。由于疲乏和武器的无效，热那亚人开始退却。法王菲利普非但不理解他们的处境特别困难，反而严厉命令他的骑兵扑向热那亚人。“杀死这些蠢东西！”他大叫道，“他们凭什么挡道！”法国骑兵向热那亚

62 人扑去，但他们自己很快就陷于急如雨点的英国箭头的无情打击之下。英国人还用木炮发射石弹。这虽没有造成多大伤亡，爆炸声却惊吓了马。这样，炮在战争中的第一次使用，就大大加重了敌人的混乱。法国人既已对其善良盟友热那亚人粗暴地忘恩负义，理当受到来自英国人的严厉惩罚。夏尔·格里马尔迪受了重伤，并被当作死者遗弃在战场上。然而他清醒过来了。

克勒西战役以后不很久，爱德华三世在围攻加来时蒙受了耻辱，看到自己用以封锁这个港口的船舰被格里马尔迪的大船①攻击并俘去。不过对加来的围困，连同那里的一切恐怖和英雄行为，仍然继续着。法国海军指挥不力，作用甚微，加来终于投降。只是作为一种可怜的报复，法国舰队运送一些军队在德文郡登陆，并毁坏布德雷镇。

1350年，在所谓温切尔西海战中，英国打败了法国的盟友西班牙，而卡斯蒂尔新王彼得马上与爱德华三世签了和平条约。这是对菲利普·得·

① 《赖默》，第二卷，第四篇，第205页

瓦卢瓦的政策的最后一击。不久之后，他就死了，时在1350年8月22日。

他的继承人约翰二世经常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无论如何，他重视复兴法国海军，甚至以大炮装备船舰。于是当时首次出现了用多门大炮装备的船只。

第一个雷尼尔的事迹，前已略述①。他的孙子雷尼尔·格里马尔迪于1355年来了，带着大船二十四艘和弓手六千人。但法国方面又组织涣散，因而导致普瓦提埃的惨败，黑太子于1357年4月虏去了法王约翰二世及其大多数骑士。 63

5月20日，休战二年的条约商订了。此时法国中产阶级开始发挥作用。他们被迫得出结论：贵族不是天生的统治者，朴实的商人和工匠会把事情办得一样好，即使不更好的话。所以他们承担装备一支舰队去救他们的国王约翰二世的义务。这支法国中产阶级的舰队于1360年及时出动。到达朴次茅斯，徘徊一会，最后在温切尔西附近挫败了所能遇见的任何英国船舰。法国军队于是登陆，攻

① 见前55—57页。——译者。

击并占领温切尔西镇，但怕报复，便退到布隆涅。这次示威行动不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不久以后，约翰二世借以恢复自由的伦敦条约便签订了，还达成了休战协定。

休战期间过后，贤明的夏尔五世登上法国王位，立即着手重建法国舰队。正如他的前辈一样，他转向地中海各港口，特别是摩纳哥。作为回答，雷尼尔·格里马尔迪装备好了四只大船。他在英法海峡遇到罗伯特·阿什顿率领的分遣舰队，它正把纳瓦拉国王即恶人查尔斯送还柯登丁。经过激战之后，一艘英国船被俘，船上的人全部被刺刀杀戮。那是一只一百八十吨的好船，在诺曼底卖了，价款充作奖金。作为报复，英国人于1330年[①]8月俘虏了安德烈·斯皮诺拉和奥背托·斯夸查非科的一些船舰以及热那亚船“马号”和“风号”。

雷尼尔·格里马尔迪来的正是时候，英国船在戈斯波特和索斯安普敦附近被打毁了。在摩纳哥人对英国沿海的许多次劫掠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似乎是传奇式的。许多更重要的事件被完全忘

① 是1360年之误。——译者。

却了，这事则广为流传。雷尼尔·格里马尔迪的指挥船搁浅了。塞热说这发生在怀特岛，隆西尔和《瓦卢瓦朝最初四人编年史》说在桑威奇附近。无论如何，一些英国兵来了，询问这只大船属谁所有。雷尼尔·格里马尔迪答道："法王。"英兵说："那么让这只船向法王兼英王投降吧。"格里马尔迪叫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回答是"爱德华。""爱德华！"格里马尔迪大叫道，"那不是法王的名字，他叫夏尔，我们只会把船交给他。"于是英兵攻船，但被打退，直到涨潮将船浮起来，格里马尔迪便胜利地将船驶走了。 64

以后，雷尼尔·格里马尔迪受雇护送商船在英法海峡上行驶。一次，他只带了几艘船和一千二百人去威胁索斯安普敦，真正意图不是攻打这个戒备森严的市镇，而是作为一种牵制攻击，好把兰开斯特的约翰留在英国，因他正在武装一万一千人开往加来。然而兰开斯特公爵不管那些，仍然前往法国。实际上，他的舰队后来还俘虏了雷尼尔·格里马尔迪本人。此事发生于1375年春季。爱德华三世是如此重视这次俘获，据赖默所述，他用一万二千金法郎买了这个俘虏。这笔交易有下述

文字的记录："雷尼尔·格里姆波德，热那亚人，德雷顿的劳夫·巴西特的俘虏。"

事后不久，1375年6月，在布鲁日签订了休战二年的条约。到1377年，战争重新爆发，法国舰队在此时业已获释的雷尼尔·格里马尔迪的援助下，在拉伊海外的大海战中获胜。但他们自己接着吵起来。一派要永久地占领拉伊，使它成为英国的加来，作为将来侵略的基地。最后，他们在乌斯河口、在罗廷丁登了陆，经过战斗，俘虏了一些英国兵。正是从这些俘虏那里，法国人第一次听到爱德华三世已死，理查二世继位。在放火烧了刘易斯镇以后，法国人和雷尼尔·格里马尔迪又一次到了海上。他们劫掠了朴次茅斯、达特茅斯和普利茅斯；踏遍怀特岛，仅卡里斯布鲁克堡得以幸免，因总督黑格·蒂勒尔在这里勇敢地坚持抵抗。不过法国人和摩纳哥人没有劫掠这个岛，而是接受了许多马克①赎金（《英国编年史》第166页）。在随后许多年，英国海岸一直暴露着，容易受到突然的海上袭击。甚至格雷夫森德也陷落了，并被烧得

① 中世纪货币，相当于13先令5辨士。——译者。

精光。伦敦居民不止一次地感到极度惊恐，不是没有道理的。法国两名主要舰队司令，迪盖克兰和让·得·维埃尼，在传播恐怖于英国沿海一带，倒是非常成功。

还不清楚，究竟在什么时刻雷尼尔·格里马尔迪对于为法国打仗厌倦了。但1389年休战之约签订时，他已经离开。也是在这个时候，内部困难重重，因巴巴里① 海盗重理他们劫掠里维埃拉沿岸的旧业。现在轮到热那亚人和摩纳哥人向法国求援以反对那些老敌手了。

然而后来，当1415年英国的亨利五世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于塞纳河口时，法国人再次向热那亚人和摩纳哥人要求海军援助。在亨利五世围攻哈夫勒之际，船舶集结于塞纳河上游，尽管英勇善战，它们却未能解救那个被围的市镇。哈夫勒投降了，亨利五世令他的人数锐减和疲敝不堪的部队向加来进军。路上遇到了优势的法国军队，但他在极不利的情况下，终于取得阿金库特的辉煌而决定性的胜利（1415年10月25日）。多塞特伯爵

① 除埃及外北非伊斯兰教国家的总称。——译者。

托马斯·博福特，曾被留下指挥在哈夫勒的英国
66 船。但1416年春，纪尧姆·得·蒙特雷指挥的法国舰队，包括尼古拉·格里马尔迪的六只大船，八只葡萄牙式大船，以及同样多的让·斯皮诺拉和贾纳斯·格里马尔迪带领的热那亚大船，来到了现场。这些船俘获了一些正向在法国的英国军队运送给养和援兵的英国运输船。在一次这样的遭遇战中，贾纳斯·格里马尔迪被杀了。

后来，纪尧姆·得·蒙特雷和尼古拉·格里马尔迪，率领他们集结在翁弗勒的船只，开往索斯安普敦，去攻击那支运粮秣赴哈夫勒的英国船队。他们在索斯安普敦海上，两次企图烧毁英国船而没有成功，他们的一些船倒被一场凶猛的风暴摧毁了。最后，在塞纳河上，在翁弗勒、哈夫勒和谢弗·得·科之间，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海战。虽热那亚人大显身手，然而英国人胜利了，把他们的粮秣运到哈夫勒。在1417年6月另一次海战中，法国人和热那亚人又被英国人打败，加斯帕·斯皮诺拉和其他热那亚人的船被俘，此时法国舰队的溃散，使英国人能占领翁弗勒，从而使他们成为塞纳河口两边的主人。

二十年后，战争形势再次有利于法国，英国人不仅被赶出法国，而且失去了对英法海峡的控制，以致英国受到饥饿的威胁。这个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摩纳哥人和热那亚人的事了。可能是不需要他们来分享胜利的果实，他们的作用一贯只是在失败的时刻提供援助。

第　四　章

西班牙控制结束前的摩纳哥

67　当第一个雷尼尔，夏尔和第二个雷尼尔在英法海峡和北海对英国人及佛兰德人进行战争时，格里马尔迪家族正加强他们对摩纳哥的控制。在战争描述中所用“摩纳哥人”一词，从年代学讲，也许用得有些过早。实际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摩纳哥人，这个词最多只表示在同一个种族的成员之间的地理分区。要用一条精确的线标志出热那亚人在那儿由普罗旺斯人取代了，这无疑是困难的。同样，在热那亚疆界之内，在什么地方把摩纳哥人同热那亚人分开了，也很难说。我呢？我把摩纳哥及附近属于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地产上的居民，划定为摩纳哥人。后来，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家臣们加强团结，成为以一位格里马尔迪为首领的公国的臣民。从种族上看，他们与热那亚人之

间似乎没有显著的不同;但从政治上看,随着欧洲的发展,他们的状况越来越不同了。普罗旺斯的伯爵们曾宣称,他们的土地延伸到文蒂米尔,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有自己的特殊语言和文学的普罗旺斯人,同热那亚人是一样的。所以伯爵们的说法,从来没有维持长久。实际上,可以这样主张:摩纳哥人肯定与他们的邻人不同,因为后者一有任何作交易的机会,就毫不迟疑地出卖他们。例 68 如,1174年,图卢兹伯爵兼普罗旺斯侯爵雷蒙提出,如果热那亚人帮助他收复对普罗旺斯的权利,就把摩纳哥及普罗旺斯其他属地让给热那亚。其次,后来于1191年,皇帝亨利六世要同普罗旺斯人民作战,他也把摩纳哥作为礼物送给热那亚市政府。接着,1241年,普罗旺斯伯爵雷蒙·贝朗热五世把他对摩纳哥的权利让给了热那亚共和国。看来摩纳哥原被认为是普罗旺斯的一部分,但这不足以说明摩纳哥人总是不同于他们的邻人,即这边的热那亚人和那边的普罗旺斯人。1262年,昂儒的夏尔作为普罗旺斯伯爵,再次确定把摩纳哥交给热那亚人,后者现已稳占摩纳哥,并给予摩纳哥人以前已叙述的广泛自治权。不过这个所谓

稳占，很快就要动摇，尽管并非由于任何外部事件或外来压力。

格里马尔迪是摩纳哥地区的主要家族，他们站在教皇派一边。1296年，当这派失败时，他们被逐出热那亚。然而我们曾看到，弗朗西斯·格里马尔迪回来了，他乔装为修道士，成功地突袭了摩纳哥守备队并占领摩纳哥要塞。这样，摩纳哥独立了；既反抗热那亚，也不再承认普罗旺斯伯爵们的主权要求。当然，热那亚人不会接受这种局面，于1298年围攻摩纳哥。其结果则如前述，乃是一种妥协的和平。

此后许多年间，摩纳哥的命运和教皇派的命运，都在动荡之中。同格里马尔迪家族有关的是，国王即昂儒的夏尔二世，已收买了教皇派人士在摩纳哥及其附近所占有的财产，于1301年把它作69 为礼物送给尼古拉·斯皮诺拉。后者是格里马尔迪的主要敌对家族的首领，又站在另一边即皇帝派方面作战。不过到1341年，此事以极其平凡的方式最后解决了。夏尔·格里马尔迪在其反英战争的间隙中，干脆购买了尼古拉·斯皮诺拉在摩纳哥占有的全部土地。据说价款是一千二百八

十金弗洛林，这在当时流通的货币中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在劫掠索斯安普敦及其他几个英国市镇之后，夏尔·格里马尔迪完全能够花得起这笔小破费。他还买了文蒂米尔主教管区的卡斯蒂隆、罗卡布律纳、芒托纳、埃齐等领地。当时后者被认为是普罗旺斯的一部分。

多少寻开心的人在他们的假日旅行中，盯着摩纳哥离奇的城墙和城垛，惊叹那仍由格里马尔迪家族占住的古雅的老王宫，就会动起脑子来；这个家族，是欧洲最老的统治家族，其最初所以显赫，是由于从海上把英国人扫荡掉了；还有，在当时更为困难的是，把佛兰德人的舰队消灭于他们自己的水面——斯凯尔特河。英国人应该深深感谢格里马尔迪家族，雷尼尔、夏尔和第二个雷尼尔。他们最有力地教育了我们：一个岛没有强大的舰队是不能自卫的。当雷尼尔·格里马尔迪第一次出场时，他训练他的没有经验的法国兵，是让他们去攻打英国船。值得重复一遍的是，只有佛兰德人是真正的水兵，所以雷尼尔派遣他的未经训练的人员，以攻击装备不好和人员不力的英国船来获得必要的技能和力量。

统治英国的人即封建主们，太忙于搞阴谋和互相残杀，无暇考虑建设一支有效的海军。海军必须是全民族的组织，而封建制度只适宜于地方性事业。的确，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民族观念就兴起了。

70　看来奇怪，这么长的几百年过去以后，仍然有一位格里马尔迪住在那个要塞的遗址上，那个要塞就是1297年弗朗西斯·格里马尔迪突袭并夺取的。更加奇怪的，则是这个事实：今天的格里马尔迪，正如他的六百年前的祖先，再次给予世界以关于海洋方面的教益。但在这个间隔期中，世界已经前进了，一些较好的理想业已兴起。笔杆子显得比枪杆子更强大，而科学的光明则比刀光剑影更可取。同当前的格里马尔迪相联系的，是一门新科学即海洋学的创建，他还把这个与积极地宣传和平事业联系起来。然而我们能否绝对断定，在格里马尔迪家人那些凶猛的战斗后面就没有一点模糊的和平理想吗？斗争的双方是教皇派和皇帝派，可能两方都有一些干将，他们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要引进一个普遍和平与协调的时代。

没有等到维克托·雨果降临，世界就明白，这

个目的最能以建立欧洲合众国来达到。在目前谈论的这个时代，巨大的斗争是在两个敌对势力之间进行的，每一方都力图实现这个政策。一边是罗马教会，追求一统天下，为此目的所用的手段之一，是明智地努力使拉丁语确立为通用语言。这自然意味着，欧洲诸国在神权政体下联合起来。另一些同样爱好联合的人，则需要政治的和非宗教性的联合。对于他们，查理曼指出了成功的捷径，所以他们努力重建罗马帝国。在这个皇帝和教皇的斗争中，皇帝派站在皇帝一边，而包括格里马尔迪家族和那些摩纳哥人在内的教皇派，则站在教皇一边。按照现代政治形势和真实词义来衡量，教皇派应是牧师和保守分子。但可以争议的是，在那个时候，牧师职业同进步相结合，要比现在紧密得多。另一方面，君王们却比海盗好不了多少。总之，如果教会没有保护人民以反抗暴政和弊害，它就绝不能获得那种它已享有几百年的力量和信任。不管怎样，这是教皇派及其格里马尔迪党羽所持的看法。 71

在宽博的宗教外衣之下，世界各族人民可能团结起来。在永远惩罚的威胁和永生幸福的许诺

之下，他们会被引导到放弃对复仇的爱好，埋没世间的不平，忘记个人的野心，以及联合起来开辟一个和平的和与人为善的时代。然而意图与行动这样的一致，能在一个皇帝之下得到吗？再则，谁该成为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呢？只是在历史上很少的间隙期中，才出一个查理曼，他能获得全体人民的赞成。可结果表明，世界还没有成熟到能实现这一完美理想的地步。在二者之中，教皇比皇帝更接近于成功；但可悲的是他们都不持有这种理想。

在十四世纪，热那亚人几度占领并统治摩纳哥，于是格里马尔迪家族只能依靠他们在芒托纳、卡斯蒂隆和卡涅的其他产业过活。一次，伯尔的格里马尔迪家族虽无合法的权利要求，却夺取了摩纳哥，并设法从1395年占据到1401年。后来他们被热那亚总督布西科元帅赶走。不过热那亚人自己起义了，推翻了他们的总督。于是摩纳哥求救于国王即昂儒的路易二世，他派了少量军队来保护这个镇以对抗热那亚人。十年以后，教皇派在热那亚重掌权力，雷尼尔的子孙便能于1419年6月返回摩纳哥。他们从这儿被放逐已经六十二年了，

原因就是他们属于教皇派。热那亚共和国继续让 72 摩纳哥人享有自治和各项商务特权。在1412年国王即昂儒的路易二世和热那亚签订的休战条约中，摩纳哥作为一个同西西里王结盟的独立单位而出现。1424年和1426年的其他条约，都承认摩纳哥是独立的。

第二个雷尼尔于1407年死时，留下三个儿子：昂布鲁瓦兹、安托万和约翰。他们成为摩纳哥的主人后，作出了特殊的安排，各人轮流统治一年。他们首先关心的，则是重申夏尔·格里马尔迪为确保摩纳哥的独立而签订的一切条约。但在参加对米兰公爵的战争中，他们遭到惨败。萨瓦公爵想要毁灭摩纳哥，一支米兰警备队占领了这个市镇，这样格里马尔迪家族再次失掉了摩纳哥。

然而约翰·格里马尔迪是一个伟大的海军战士，为弗朗西斯哥·斯福尔札雇用，在波河大战威尼斯人。1431年5月23日，他在一场恶战中获胜，打败了著名的卡马格诺拉[1]。1436年，他作为米兰公爵的封臣获得了摩纳哥的归还。但当约翰不

① 威尼斯雇用的战将。——译者。

在摩纳哥时，萨瓦公爵突然袭击这个市镇，还用奸计俘虏了约翰。然而约翰·格里马尔迪的妻子波美玲·弗雷葛斯，却是一位女中豪杰。她组织了城防工作，甚至当其夫被带到城下以威吓她的时候，她仍拒绝投降。因为约翰曾通知她，即使敌人杀害他于城墙之下，她也不得屈服。面临这样的抵抗，萨瓦公爵放弃了他的冒险计划，并于次年释放了他的俘虏，后者便回到摩纳哥。一年之后（1440年），米兰公爵放弃对摩纳哥的领主权。于是摩纳哥完全独立了。

约翰的政策的基础，是忠诚地依附于那位已73 由热那亚人选为总督的菲利普-玛丽·维斯孔蒂。维斯孔蒂死后，约翰·格里马尔迪年事已高，谋求宿敌萨瓦公爵的保护。为换取这个保护，他献出的不是摩纳哥的领主权，而是芒托纳一部分和整个罗卡布律纳的领主权。此一行动，注定要引起后日的许多困难和麻烦。约翰还打算把摩纳哥本身卖给法国王太子，即夏尔七世的儿子，价款一万五千金埃吉①；但法国王太子既已放弃入

① 1埃吉合5法郎。——译者。

侵意大利的念头，便不需要来买摩纳哥，所以这笔价款从未交付。到约翰死后，他的儿子卡塔南·格里马尔迪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放弃这个协议。

约翰·格里马尔迪临死之前，写了遗嘱，建立继承制度，即男性立长制。妇女只在没有男性后嗣及其丈夫采用格里马尔迪的纹章并改姓格里马尔迪时，才能继承。

卡塔南只统治了三年，就于1457年逝世，时年仅四十二岁。他的三个小孩，只有年幼的女儿克洛迪娜·格里马尔迪还活着。卡塔南死前决定：女儿克洛迪娜，应与昂蒂布领主加斯帕尔的兄弟朗贝尔·格里马尔迪结婚。就家产而言，这个安排是可取的；但克洛迪娜才六岁，而她的未来的丈夫却是四十二岁的成年人了。在克洛迪娜未成年期间，她的祖母波美玲阴谋反对其未来的孙女婿，因摩纳哥人民希望他立刻掌握政权。她甚至还策划了用武力捉拿朗贝尔。这位未来的岳祖母，对其未来的孙女婿，企图加以监禁，有人说要谋杀。幸而朗贝尔闻此阴谋，得以逃脱。然后带着优势兵力回来，先给阴谋分子一顿毒打，又把波美玲幽禁起来。不过还让她住在兰托纳她自己的家里，作为

74 囚徒，被严密监守着。1465年，朗贝尔与克洛迪娜结婚，尽管年龄不称，共同生活还是愉快的。朗贝尔统治到1494年，对维护摩纳哥的独立，显示了巨大的外交才能。这个独立不仅得到普遍的容许，而且在由一些主要国家所签订的条约中也得到承认。

我们现在到达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时期。那些爱好旧式情节剧的人，会在这儿找到丰富的材料。而《悲惨寡妇，一个摩纳哥故事》，则可成为合适的题目。寡妇就是克洛迪娜，她活着看到她的三个儿子被谋杀。首先统治的是约翰二世。他是历史上提到曾鼓励美术的第一个摩纳哥亲王，他所订制的画像仍可在摩纳哥大教堂中看到。他也大大地修饰了王宫，可是他不善于外交。他的脾气是目空一切，因而四面树敌。由此造成的困难十分巨大，弄得他趋于极端，竟想把摩纳哥卖给威尼斯人。1505年10月11日，当与母亲在芒托纳城堡吃饭时，约翰二世和他的兄弟吕西安在这个问题上争吵起来。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见匕首被抽出来了，约翰二世被刺死，倒在他母亲的脚下。人们极力主张：不能过于归罪吕西安，因

为克洛迪娜虽深深地悲痛儿子约翰之死，对吕西安却无恶感，并不反对他作为这个家族的首脑而掌管这份产业。

就在次年，热那亚人决定要结束摩纳哥的独立，便发动围攻，这是这个市镇遭受的许多围攻的最大的一次。吕西安以其年轻的兄弟夏尔和巴泰勒米·格里马尔迪之助，组织了英勇的抵抗。围攻持续了一百零二天，并第一次使用大炮轰击城墙。最后的猛攻在1507年3月19日。城墙的缺口在 75 塞纳瓦尔打开了，这里今天有古堡俯视着王宫后面通往尼斯的道路。但在缺口后面，新工事很快地修建起来。经过一场顽强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敌人被打退了，他们在失望中撤围而去。摩纳哥人这个顶呱呱的抗战，却也引起麻烦：它使法国路易十二领会到摩纳哥的重要性，因而立即着手用漂亮的和蠢笨的方法来使下述设想肯定无误，即如有战争，摩纳哥会站在法国一边。著名的马基雅维里也理解了新形势，所以我们听说，1511年5月，他为了佛罗伦萨的海上利益而访问了摩纳哥。同样，天主教徒斐迪南开始给予吕西安以恩惠和注意。正因如此，路易十二于1512年庄严地承认了摩纳哥的

独立主权。吕西安作为独立的统治者，于是着手铸造钱币，并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多里亚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的远房族人却十分嫉妒，所以巴泰勒米和安德烈·多里亚阴谋推翻吕西安。这个情节的详细内容，可以构成一本精彩的戏剧。1523年8月22日，巴泰勒米在友善的伪装下，来到摩纳哥。可他的良心如此不安，以致拒绝陪同吕西安去教堂。宴会以后，巴泰勒米借故引诱吕西安离开他的侍从，走到王宫的一个僻远地方。刺客正在这里等着，结果亲王被刺杀，刺客则占领了王宫下面一层。他们企图打到楼上，好从那里发信号给停舶在港口的舰队——多里亚家族的舰队——派兵增援，以便用来夺取这座市镇。但在这时候，吕西安的部属已从惊骇中完全清醒过来。他们保卫着上二楼的通道，使信号不能发出。这时，吕西安的兄弟兼继承人奥古斯廷·格里马尔迪 76 从戛纳来到了，他把摩纳哥人团结起来，刺客们即将被杀死。不过他们在控制局势时，已有预见，抓住了吕西安的妻子让娜·得·庞特维和她的小孩。他们把刀对着她的胸膛，威吓说如不让他们安全离开，就马上要她和她的小孩的命。这些条件一

定是被接受了，刺客们就安全退走了。这样，曾经谋杀哥哥的吕西安，轮到自己丧命于刺客的刀下。

克洛迪娜的第三个儿子，现在掌握摩纳哥的统治权。他也过早夭折。这回作案的不是刺客的刀，而是一个凶恶政敌的更奸诈的毒药。当时西班牙的查尔斯五世，是欧洲的主要国君。这位大统治者认为，摩纳哥很重要，他应亲自访问奥古斯廷亲王。当查尔斯五世在去波伦亚加冕的途中，于1529年8月5日登陆摩纳哥，走陆路去热那亚。陪同的是奥古斯廷·格里马尔迪和吕西安的儿子奥诺雷，后者时年仅七岁。

这些友好关系的结局，是西班牙保护制度的建立。摩纳哥亲王要向皇帝查尔斯五世表示效忠，但摩纳哥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保留它的自治。这是在所谓《托德西拉宣言》这个文件中载明的。然而西班牙的胜利和复杂情况的压力（这些要加以说明，需要很多时间）迫使奥古斯廷从法国转向西班牙以求保护，并不是甘愿的。他到底抱着返回法国的希望，为此继续谈判。或许这些秘密勾搭就造成了他的突然死亡。那是如此突然，以致人们深信：死是由于毒药。

奥诺雷一世，是被谋杀的吕西安的儿子，在继77承其叔父奥古斯廷时，年仅十岁。他的未成年时期，远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着关于谁做他的监护人的阴谋和反阴谋。其次是西班牙人的麻烦，他们此时坚持要在摩纳哥驻扎一支警备队，借口是法国人可能要来攻打这个市镇。于是派来一个帝国驻劄官，名叫瓦朗楚里亚，他指挥西班牙军队，一点也不愿尊重摩纳哥的自治和它的亲王。艾蒂安·格里马尔迪最后得到这个幼年亲王奥诺雷的监护人的职位，如此有力地抵制了西班牙人的侵犯，所以奥诺雷成年后，要求艾蒂安以他的“干爷”和总督的身分继续统治。艾蒂安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行政官，使摩纳哥大大改观。在他兴办的事业中，有能蓄雨水一千七百立方米的大水库，从而使摩纳哥能经得起长期的围攻。我们今天赞美不绝的王宫光荣殿的十二条拱廊、大理石栏杆和一段半圆形的阶梯，都是奥诺雷的“干爷”的功劳。

巨大的财政困难，在西班牙发生了。西班牙政府未能发放驻守摩纳哥军人的薪饷，为西班牙服役的摩纳哥船也同样因此受窘。许多这样的船，是

因债务而没收的，后来在策比岛外丧失了，是土耳其人于1561年夺去的。这是摩纳哥海上势力衰败的开始，尽管某些在格里马尔迪旗帜之下的船只，在勒邦托战役① 中还发挥了可钦佩的作用。

奥诺雷一世于1581年逝世，遗下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他的长子夏尔二世在二十七岁时继位，不久就有约五百名科西嘉人和法国人试图袭取摩纳哥。正是这一次，据说圣德瓦特现身墙头，申斥科西嘉人攻击这个如此爱护他们的守护神遗体的市镇。于是攻击完全失败了。夏尔二世未结婚而早死，其弟赫尔克里士一世于1589年继位。由于西班牙人继续怠忽他们的财政责任，不满情绪和困难有增无已。另一次对摩纳哥的夜袭，又由七百名普罗旺斯人在策划之中。他们由一个摩纳哥人塞扎尔·阿尔诺指挥。但不管攻击如何骁勇，他们还是被赶走了。其后，一个公证人名叫博科纳的，同萨瓦家族合谋推翻亲王这一家，赶走西班牙人，把摩纳哥交萨瓦掌管。可能就是根据这个阴谋，赫 78

① 意大利和西班牙舰队，于1571年10月7日在希腊小镇勒邦托附近大胜土耳其人，从此土耳其海军再不能威胁欧洲海军国家。——译者。

尔克里士被刺杀于中心街。当亲王被杀时，他正离开总督加斯塔尔迪的住宅，这就是现今的中心街十五号。

奥诺雷二世是下一个继位者。最初，他在舅父瓦尔德塔亲王的监护下统治。后者完全忠于西班牙，所以在摩纳哥人中很快就不得人心。一支较大的西班牙警备队被派到摩纳哥来了，奥诺雷二世则得到金羊毛勋章。瓦尔德塔废除了摩纳哥的自治特权，而这是格里马尔迪家族自其统治权开始以来所依靠的。西班牙人愈益减少格里马尔迪家族的权力，赐给他们的表面恩宠也愈多。例如，亲王的称号，直到这时只是在礼貌上使用，现在则以西班牙的批准，正式受封了。于是我们听到"奥诺雷二世，摩纳哥的亲王和领主"。他还被鼓励发行刻着他自己的肖像的钱币。但实际上，他不得不避免统治而满足于接待王侯的光荣和美化王宫的快乐达三十年之久。在这最后一项事务中，他是十分成功的，所以十七世纪的诗人、美术家和旅游者，全都愿唱摩纳哥王宫的颂歌。

79　1631年，摩纳哥发生瘟疫。在邻近地方，疾病已经流行。据说一些有感染的麻布衣物，从蒂尔

比带到摩纳哥来洗涤。于是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人们被关在自己的家里，社交完全禁止。但到某一天，两名尼斯修道士来了，宣称病源是脏。因此所有的人都被赶进海里，去作一次长时间的沐浴。同时，他们的家具也拿到海里清洗，他们的房子则用烟熏。此外还下了一场大雨。这样，瘟疫被冲掉了，流行病马上扑灭了。

时光如流，景况变得越发不可容忍了。由于欠发薪饷，西班牙士兵甚至要求准许抢劫那座由他们保卫的王宫。最后，奥诺雷二世成功地同红衣主教黎塞留秘密签订了一个条约，即《佩罗纳条约》，订约时间是1641年9月。依据此约，一支法国警备队将占据摩纳哥，但其官长要遵守摩纳哥亲王的命令，它的独立应完全受到尊重。就在1641年11月17日，政变发生了。一些参与政变分子被捕，关进摩纳哥监狱。入夜，在一个大宴会上，所有的西班牙士兵和官长都被硬劝喝酒。然后囚徒们，即乔装的朋友，得到武装并被释放。他们同其余居民一起，袭击西班牙警备队。从城头发射的大炮，把藏在附近的法国军队引进来了。西班牙人寡不敌众，只好投降保命。他们之中只有五人被

杀，十人受伤。

奥诺雷二世对列强发表宣言以解释自己的行动，并退还金羊毛勋章。当然，他丧失了所有在西80 班牙的财产以及西班牙皇帝曾赐给他的一切特权和荣誉。格里马尔迪家族同西班牙的联盟是最令人失望的，奥诺雷二世坚信，法国不仅是较近的盟友，也是更可靠的盟友。而西班牙的敌意现在是可以料到的，必须加以防范。

第 五 章

从黎塞留至法国大革命时的摩纳哥 81

欧洲现在正为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巨大斗争所困扰。摩纳哥不过是一个小国，有人也许认为这个国家太小，不能参加这场巨人之间的战争。然而它已摆脱了西班牙的压迫，正好有助于黎塞留及其继承人马萨林制定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黎塞留决心不让奥地利在1635年完成1870年普鲁士所完成的事业。他先前为了维护王权和国家的统一，曾无情地处决了阴谋反对国王的法国贵族，并对法国新教徒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当奥地利的政策似乎可能完成德国的统一时，黎塞留却又为德国的新教徒而斗争，不是象在法国那样谋求压垮新教徒了。尽管他是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却欣然支持来因河那边的新教徒的事业，而不容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地方建起一个强有

力的德国。由于西班牙在这些战争中一直是与法国为敌的，因而摩纳哥以其地理位置及其港口所提供的安全庇护所而成为重要的地方。法国的路易十三为了补偿奥诺雷二世因抛弃西班牙而受到的损失，授予瓦朗蒂努瓦公爵领地和贵族爵位，封为卡拉代伯爵、比伊斯和卡尔维纳特男爵，并给予盛雷米领地和统治权。奥诺雷二世在巴黎宫廷受到欢迎，后来路易十四成了奥诺雷孙儿路易的教父。几年以后，这个孩子的父亲意外地遭到枪杀，于是路易十四的教子路易继任为摩纳哥亲王，尊号路易一世。奥诺雷二世在长期而十分成功的统治之后，死于1662年。他改进了摩纳哥宫廷，因此82 被誉为摩纳哥的路易十四。而且，他通过孙儿路易与格拉蒙元帅之女夏洛特的联姻，大大地增强了自己家族的势力。

当英国革命使斯图亚特家族流亡国外之时，摩纳哥亲王路易之妻夏洛特·得·格拉蒙成了英王查理一世之女，奥尔良公爵之妻亨里埃塔所宠信的女伴。约克公爵，即后来的英王詹姆斯二世，想趁势利用摩纳哥的港口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计划在摩纳哥集结一支舰队，借以驶往英国，重建

君主政体。可是如果说法国宫廷急于对流亡的英国王室表示同情，那末，红衣主教马萨林则更关心同克伦威尔保持和平。同情倒台的斯图亚特家族固然很好，可是倘若能够劝使克伦威尔借点“铁军”以支援法国反对西班牙的战争，那是一个更值得达到的目的。约克公爵的目光投向摩纳哥是在1650年。当时，奥诺雷二世还活着，法王委以他极为艰巨的任务。他可以在各方面满足约克公爵的要求，但不让公爵将摩纳哥港口用来与英吉利共和国为敌。对这一点，奥诺雷二世干得如此巧妙，因而特别受到法国朝廷的祝贺与赞赏。

马萨林的政策是成功的。他不但与克伦威尔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而且在对西班牙人的作战中确实得到了克伦威尔的一些军队的帮助。今天，摩纳哥仍然有文字资料证明这一事实。这些历史文件归入摩纳哥档案的过程，约如下述：瓦朗蒂努瓦公爵奥诺雷·夏尔·莫里斯，即后日的奥诺雷五世①，娶了第六代即最后一个奥蒙公爵的唯一幸存的独生女。这位奥蒙公爵曾与马萨林 83

① 据下面原版94页推断，此地五世应为四世。——译者。

女公爵让娜·得·迪尔福尔-迪拉斯结婚。格里马尔迪家族因此继承了奥蒙公爵的文件，其中包括一些和马萨林有关的书信文件集，共计一百七十四封信，大部分是1643年7月至1659年8月红衣主教马萨林写给奥蒙元帅的，墨水很好，但纸张很差。有些信件折叠了八次。信中有礼貌的起句和落款，一般总是马萨林的亲笔手迹，有时整封信都是他亲笔写的。红衣主教偶尔在口授信上亲笔写了象信的本文一样长的"附言"。这些信件通常附有红兰绶带，并以红衣主教的刻着他的纹章的指环加封。奥蒙元帅长期以来从事对西班牙的战争。这个战争持续大约二十四年之久。有许多信件是与此有关的。马萨林与英国和解的政策相当成功，以致克伦威尔派遣六千人的军队帮助法国打西班牙。在奥蒙元帅的通信集中有一封是克伦威尔写来的，谈的是关于派遣一支英国分遣队至敦刻尔克附近的马尔迪克镇的。此信写给奥蒙元帅，全文内容如下：

致马尔迪克镇奥蒙元帅阁下

"阁下，我们一经获悉西班牙计划进攻马尔迪

克镇，就已从国内派出吉本斯上校军团的五个连队前往支援那里的守军。但是现在得知，那里的法英联军又有了增援，我们希望他们赖上帝保佑，能够防卫此镇，击退你们敌军的任何进犯。因此 84 我们要求阁下乐于把吉本斯上校军团的五个连队尽快的打发回英国。至于他们的运输问题，我们已努力加以解决。

你的挚友
护国公奥利弗
白厅，1657年12月30日”

这样，摩纳哥的亲王们不仅以拒绝允许约克公爵使用他们的港口而帮助了克伦威尔，而且同一个曾与克伦威尔的军队并肩作战的家族通了婚。他们现在仍然保存着克伦威尔的一封信。很少有人了解到，格里马尔迪家族曾是多么频繁地卷入英国的政争。总的说来，它的行动一直是反对英国的，可是对克伦威尔和英吉利共和国却是支持的。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法国军队又转而反对英国。由于最好是进行一场海战，法国人

就成了荷兰人的同盟者。然而，法国人是极不可靠的同盟者，他们宁愿看到荷兰和英国的军舰两败俱伤，而不愿让法国的军舰冒险参战。摩纳哥的路易一世急于摆脱宫廷丑闻（他的妻子做了有失体面的事情），意欲凭借某种武功来炫耀自己，等着博福尔元帅指挥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但没有等到。最后，摩纳哥的路易亲王和他的姻兄，浪漫的克什伯爵一道，为荷兰舰队效劳，正好及时地支援了著名的特塞尔战役。这场延续四天的大战发生在1666年6月初。法国驻荷兰大使埃斯特拉德伯爵向路易十四呈递了如下的有关这二个战士行动的报告：

“摩纳哥亲王先生和克什伯爵先生都在舰队司令吕泰尔的副手泰隆舰长所指挥的船上，他们首先进击敌军，很快就将“红三角旗”① 的副司令引诱上钩，进入手枪射程。因为双方都有援军，战斗延续了两个小时，有很多人被打死。吉什伯爵讲话比舰长本人要流利得多，便与士兵、水手们打

85

① 英国军舰的信号旗。——译者。

成一片。正在他们认为马上就要捕获敌舰的当儿，自己的战舰却着了火。他们竭尽全力灭火。但当火焰蔓延到帆篷时，摩纳哥亲王和克什伯爵就脱去衣服，仅留一条裤衩，以便在火药库着火前跳入海中。正在那时，一艘荷兰船《小荷兰号》过来了，把它自己与他们的船头拴在一起，于是好几个船员把武器扔到这只船上并爬了上去。他们上的这只船是由舰队司令吕泰尔的兄弟指挥的。它正路过这儿，去支援另一艘遭重创的船。他们在这只船上又战斗了三个小时。直到最后此船丧失作战能力而不得不被营救出去。摩纳哥亲王先生，克什伯爵先生和共患难的诺安特尔先生被前来营救的船带到舰队司令吕泰尔的船上。舰队司令十分高兴地接见了他们，并吩咐给他们取来衣服。这是战斗的最后一天，也是最艰苦的一天。这些先生们总是身先士卒，克什伯爵的胳臂和肩膀为炮火所伤。他损失了三名随从和格拉蒙元帅的侍从武官。”

舰队司令吕泰尔损失了四艘船，全都是沉没的。可是他缴获了六艘，击沉或烧毁了十七艘英

国船。漫天大雾使英国舰队的其他船只得以逃生。

路易十四对于从法国宫廷去的几名军官能对86他的盟国提供杰出的帮助，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保持法国的威望，否则就会由于没有法国船只参战而多少有失体面。人们会记得，在这次战争中，荷兰人的船一直开到泰晤士河，船的桅杆上扎着扫帚，表明他们要把英国人从海上清除掉。可是他们并没有十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真的，当1667年7月战后和约在布雷达签订的时候，荷兰人将新阿姆斯特丹让与英国人，这块前荷兰殖民地从此命名为“纽约”。

摩纳哥的路易亲王不仅在这场战争中与查理二世的舰队对抗，还命中注定地要与查理二世本人对抗。这后一场斗争是为了争夺一位绝代佳人的青睐。路易亲王最后跟他的邪性难改的妻子离了婚，搭上了红衣主教马萨林的漂亮侄女，声名狼藉的马萨林女公爵奥尔唐瑟·芒西尼。当她因不贞行为而被逐出法国时，路易亲王跟着她走，先去罗马，后到伦敦。在伦敦，查理二世立刻迷恋上这位漂亮的避难者，她一度似乎要取代扑次茅斯公爵夫人。接着而来的是在威权赫赫的英国国王与蕞

尔小公国的亲王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查理二世一度由于妒火中烧，撤销了他已许与马萨林女公爵的四千英镑的年金。而路易亲王则立刻答应给她同样数目的补贴。梅蒂维埃在他的史书中认为，总的说来，虽然他不过是一个亲王，而他的情敌是一个国王，可是这位夫人宁愿属意于摩纳哥的路易亲王。尽管如此，对于路易的安宁和金钱有幸的是，他还是自行设法疗治了这股情热。于是，在大力摆脱了这一羁绊之后，又回到了公国，回到了他的臣民那里，拟订了一部模范法典，即从此至今的所谓《路易法典》。但是，如果说路易亲王改进了法律的话，那就是消除了热那亚人建立起来的当时尚存的自治体生活或市镇生活的痕迹。他如 87
此从各方面排斥人民参与政事，这就播下了不满的种子，这种不满不止一次地毁坏了格里马尔迪家族的运气。

不久，一个新的使命落到了路易亲王身上。当路易十四娶了奥地利的玛丽·泰雷兹的时候，后者不得不放弃她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要求。然而继承权尚未确定，路易十四就适时地发现了：私人婚约不能阻挠根本大法的实施。因此，他决心

维护他妻子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罗马是谈判的中心。因为摩纳哥的路易亲王不仅具有必要的外交才智，而且具有南方人所喜爱的摆阔和挥金如土的性格，他被认为非常适于充当法国赴罗马的使节。结果，路易亲王花费了他大部分财产来完成这项使命。从外观来说，他使其他所有的使节黯然失色。据说，他卫队的坐骑都钉有银掌，这是他豪华之一例。更有甚者，银掌特意钉得很松，这样有些就脱落在地上，使人群大为欢欣，得利不少。如此奢华与挥霍，是前所未见的。这位亲王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可是也许他做得过头了。有些人认为他的炫耀财富和挥霍是言过其实的。朗迪是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他认为路易亲王是成功的，把法国的利益作为头等大事来很好地维护着。法国人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最后的决定是：应由玛丽·泰雷兹的孙子，即王太子的次子继承西班牙王位，只要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一切要求。象这样的谈判，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显示了摩纳哥的一些亲王在欧洲政治中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上述谈判举行于1699年或更晚些。亲王路易

一世死于1701年，享年五十九岁。在位近四十年之久。他的年已四十岁的儿子安托万一世继位。亲王跟父亲一样，娶了个女人，美貌甚于德行。他的母亲，“摩纳哥太太”，象多少有点虚构的小说和故事的女主角一样，曾经得到过无可羡慕的臭名。如今他的妻子，阿尔马纳伯爵的女儿玛丽·得·洛兰，看来一心要步她婆婆的后尘。玛丽·得·洛兰的行径如此，致使安托万一世非常乐于离开她，去为法国效劳，就象他父亲当年所做的那样。这使他参与了1688年的德国战役，围攻蒙斯和那慕尔时他也在场。 88

路易一世死后不久，欧洲就被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搞得四分五裂。最初，这并不影响摩纳哥，可是到了1705年，萨瓦采取了反对法国的立场，尼斯和摩纳哥的安全就从海上受到英国船的威胁，从山上受到萨瓦军队的威胁。安托万亲王希望看到法国人占领蒂尔比这个战略要地。然而，拉弗亚德元帅不同意，不过考虑到，蒂尔比的有历史意义的和罗马时代传下来的胜利塔楼可能被用作要塞，就下令炸了它。塔楼仅炸毁了一半，但这种汪达尔式的行为显然是没有足够道理的。战争临近

了，这使安托万一世耗费了很多心血和钱财用于改进摩纳哥的城防工事。至今还保留着他所建筑的可望到港口商业区码头尽头的壮丽如画的城堡。堡上有一块碑，碑文是“安托万一世城堡，建于可纪念的1709年。”还有一个现代信号旗站，紧挨着它的是一个石头哨所，这可能是在畏惧萨拉森人的时代建造的。城墙一半用岩石，一半用水泥砌成，墙上有大的石砌炮眼。由于这里有古老的城堡和天然形成的岩石，所以在摩纳哥公国的这一角落散步是最引人入胜的。这儿生长的植物也不是跟备战没有关系的。在那铁丝网尚未发明的日子里，芦荟、龙舌兰和霸王树①的荆棘是极有效的代用品。从新的防波堤的尽头处，可以欣赏一下这座城墙的壮丽景色。也许是由于现代的瓦斯工厂的缘故，而并非由于年代久远，城墙的石头已呈黑色，看上去好象已经阅尽了无数个世纪的历史。三个一个比一个高的设防的露台，上有棕榈树，如羽毛横生，迎风展枝。

89

为了建造这座安托万城堡，安托万亲王变卖

① 一种仙人掌。——译者。

了金银珠宝。他还构筑了巨大的地下庇护所以防炮击，并保管好贮水池，池内蓄满了水。这些工程直到1713年才竣工。那时（尤其是在谈判乌得勒支条约期间）由于萨瓦公爵强烈要求割让摩纳哥，安托万大有丧失独立之虞。法国国王回答说，他不能付出不属于他的东西；但萨瓦对于约翰在软弱时刻愚蠢地让出的关于罗卡布律纳和芒托纳的旧的奴役权，现在恢复了。在摩纳哥保持独立的同时，安托万却不得不承认萨瓦家族对于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的领主地位。

安托万另一痛苦的源泉是男性后嗣的缺乏。他仅有女儿，到1712年尚存三个。最大的是路易丝-伊波利特，不过十五岁，但在她的择婿问题上，已经在暗中引起一场极其令人心烦意乱的家庭纠纷。安托万的弟弟虽然是个神父和摩纳哥的修道院长，却显然十分乐于接受继承权。给伊波利特提婚的事儿已有好几起了，鉴于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安托万非常英明地坚持：他的女儿不应嫁给一个十分高贵的家庭，以免来自这样家庭的成员不愿真诚地放弃自己的姓氏而采用格里马尔迪家族首脑的姓氏和地位。最后，路易丝-伊波利特

90

公主嫁给了托里尼伯爵雅克·得·戈荣·马提翁，他是布列塔尼最古老的一个家族的成员，著名的雅克·得·马提翁元帅的后裔。马提翁元帅曾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拒绝执行所收到的命令，不愿叛卖性地惨杀新教邻人而玷污自己的双手。这样，如同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一样，在摩纳哥亲王的历史上我们发现这样的事实，不开枪政策的执行，能够得到后人一致的赞许。

安托万一世亲王死于1713年。尽管他作为丈夫和父亲，在家庭生活方面蒙受了痛苦，但他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做了许多造福于人民的事情。他还是绘画艺术的保护人，并爱好音乐。他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到摩纳哥来，尽力鼓励艺术和文化。但在那个时代，阴谋的风气是如此盛行，当路易丝-伊波利特以摩纳哥女亲王的身份继承安托万一世的时候，她已被训练得会用嫉妒的眼光看待她的丈夫，谴责他攫取了超越限度的权力。可是，这种不协调的时间并不长，女亲王在位十一个月之后就得天花死去了，她的丈夫没有任何异议地被承认为当今亲王，号称雅克一世。然而他的姨子，安托万一世的次女伊桑吉安公主却不甘休，

阴谋反对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她的借口是，人民不愿接受一个非格里马尔迪血统的亲王的统治。雅克亲王通过任命“格里马尔迪骑士”为公国的总督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位新总督是安托万一世的私生子，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他把公国的事务处理得使人人满意，达半个世纪之久。

1733年，雅克一世让位给他的儿子奥诺雷三世，后者年方十四岁。可是“格里马尔迪骑士”在这位亲王未成年以及出国期间，牢牢地控制了公国的事务。这位亲王年轻时离开公国，在法国军队里服役。于是我们又一次发现格里马尔迪家族持剑在手与英国人作战。离奇的是，每当英国人特别不幸时，格里马尔迪家族总是设法拿起武器来反对它。当战争的气运转变了，英国人成了胜利者时，不知怎么搞的，格里马尔迪家族通常就不见了。克雷西战役是这个规律的唯一例外。在丰特努瓦战役，奥诺雷三世和他的兄弟即“马耳他骑士”夏尔·莫里斯，战斗如此突出，伏尔泰在其《丰特努瓦之歌》中写道：

91

“摩纳哥负伤流血，爱神在叹息。”

英国人虽有荷兰人、汉诺威人和一些匈牙利

人的帮助，但在顽强抵抗之后，终于被击败了。摩纳哥的夏尔·莫里斯在丰特努瓦受了伤。后来，亲王奥诺雷三世在朗库克斯之役负了伤。他的坐骑在拉夫弗尔德被杀死。奥诺雷三世获得了圣·路易十字勋章。1748年签订埃克斯-拉-夏佩勒和约时，他被晋升为元帅。

当这些战争分散了大国的注意力时，实际上统治着这个小小公国的"摩纳哥骑士"设法保持中立。因此，当英国和法国船只迫于气候或其他原因而遇险时，他一视同仁地帮助他们。尽管如此，1747年在戈尔比奥战役以及奥地利与撒丁王国的联军占领尼斯伯国之后，摩纳哥仍然遭到了海陆封锁。邻近地方均受到联军的蹂躏，尤其是奥军中克罗地亚人的蹂躏。幸而法国人在1748年的胜利进军很快扫清了里维埃拉敌军，恢复了和平。

92

直到1757年，奥诺雷三世才娶了布丽尼奥勒小姐，她的祖先曾历任热那亚总督。这个家族急于表明：他们如同任何一个王室一样自视甚高。因此当布丽尼奥勒小姐乘船到达摩纳哥港口时，她的母亲坚持摩纳哥亲王必须到船上来带领新娘上岸。可是，奥诺雷三世认为这样是与王家礼仪相

违背的。于是出现了痛苦的场面，尤其新娘一行的大部分人晕船十分厉害的事实，更加深了苦恼。然而，热那亚的小舰队已开走，停泊在博尔迪格拉之外。接着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二天之久。最后，达成妥协如下：新娘须回摩纳哥；奥诺雷亲王不到船上接她上岸，但新娘拒绝单独登岸。于是需要从岸到船之间搭一木桥，亲王走到桥的中点，布丽尼奥勒小姐也从她那边走到桥心。这样，未婚夫妇可在木桥中点会合。如此就不能说，谁做出了什么让步，双方之间保持了完全平等，由于这一结合，1768年诞生了未来的亲王奥诺雷四世。

1767年夏间，英王乔治三世的兄弟约克公爵从马赛航行去热那亚，途中突然得病。因摩纳哥近在咫尺，这艘飘扬着王家旗帜的英国船，打着遇险的信号，进了摩纳哥港口。奥诺雷三世急忙给予各种帮助，让出王宫，由约克公爵随意使用。拖延了十一天，公爵与世长辞。据民间传说，一艘游艇跟在公爵船后，停泊于哨所外面，一位年轻美貌的妇人上了岸，走进岩洞，游艇旋即开走。农民们说这个美人身披白衫，天天看见她坐在岩石上，朝着王宫方面凝视。最后当公爵死去，王家旗帜降了

半旗时，这个女妖即跳入海中，从此无影无踪。此后，人们认为岩石上有鬼，农民们每当路过这个要命的地点时，总要划十字。

乔治三世和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致信奥诺雷三世，对他在他们兄弟临死之前所给予的照顾表示十分感激。格洛斯特公爵向奥诺雷三世赠送了六匹原来属于约克公爵的骏马。乔治三世邀请他到宫廷来。奥诺雷三世遂在1768年到了伦敦，受到了国王乔治莫大的礼遇。

起初，奥诺雷三世和他骄傲的热那亚妻子生活得很幸福，尽管她当初在摩纳哥上岸时制造了种种困难。可是这位亲王夫人比她的丈夫年轻二十岁，又大受奉承和赞美。在奥诺雷身上，她遇到的不是一个朋友和参谋，反而发觉自己受到怀疑和保留的对待。最后，这位少妇变得厌倦了，反抗起来，并故意给予她的丈夫以很有效的要求离婚的理由。格里马尔迪家族在战争中经常获胜，但在爱情上却历来是不幸的。1770年正式宣布离婚。丈夫去世后，卡特琳·得·布丽尼奥勒在侨居期间嫁给了孔代亲王，孔代为了侵入自己的国家，惩罚法国人民选择了一个他所不赞同的政府形

式，设法组织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把布丽尼奥勒从娘家继承得来的巨额财产花费殆尽。1813年，这个不幸的妇人死于英国，时年七十五岁。他的后夫孔代亲王声称无力殡葬。这笔安葬费用由英国摄政亲王支付，葬礼于晚间在靠近温布尔登的那个天主教堂举行。当她五十三岁时，歌德还说她“年轻，活泼，快活。”如上所述，她与前夫的孙子①奥诺雷四世，娶了奥蒙公爵的独养女儿，并因其岳母成了马萨林家族的继承人。这一对夫妇生下了奥诺雷五世和弗洛雷斯唐一世。 94

奥诺雷三世在位期间，努力鼓励贸易，尤其是沿海一带大量生产的柠檬和圆佛手柑的贸易。之后，建立了印刷厂，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摩纳哥邮报》。“格里马尔迪骑士”死于1784年，这对亲王及其人民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奥诺雷三世在位期间，公国出了好几个著名人物。其中有达莱拉克②的老师，作曲家朗格尔；著名的雕刻家博西奥，他的兄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剧布景画家；阿尔方斯·得·博尚则是米肖《万人传记》的撰稿人，也

① 应为儿子。——译者。

② 法国著名作曲者。——译者。

是旺代[1]史的作者。维尼亚利家族当时也很兴旺，这个家族中有一个人在1538年以前去过美洲，另一个人是著名画家拉斐尔·芒斯的门生，于1770年获得法国绘画院的奖金。

---

① 法国西部一省。——译者。

第六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期的摩纳哥

也许是依照暴风雨前的寂静这个原理，奥诺雷三世的统治，现在是那样地太平，因而没有提供什么材料可以评论。有一件事，也许应该提一下，摩纳哥亲王主动废除了"无继承人的土地没收归公法"。根据这一法典，君主可接受任何死在其领土上的外国人的遗产，由于在摩纳哥死亡的法国人比在法国死亡的摩纳哥人多得多，这一法典的废除对亲王分明是个损失。可是他认为这是极不人道的惯例，按照他的请求，1770年8月18日由贡比涅废除了。当时享有的这种太平盛世，延续到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陷落时就断了；因为摩纳哥避免不了整个世界所受到的震惊。这儿的

人民也宣布了“人权宣言”。他们厌倦于当臣民，坚持要成为公民。他们想起了在热那亚共和国之下所享有的自治权，而法国显然即将宣布为共和，便准备效法她的榜样。在预告着民主制度诞生的雷鸣般的喝采声中，摩纳哥不可能保持沉默。同她的法国邻人一样，摩纳哥最初并不急于伤害她的亲王。亲王可以继续住在宫中，保留外表上的礼仪，甚至还可行使行政权力；可是执行政策、制订法律，均须由至高无上的人民正式选举的代表来决定。

96 起初，奥诺雷三世意识到任何反对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便同意让罗卡布律纳、芒托纳和摩纳哥选举议会。但与亲王切身利害相关的是法国制宪议会废除了贵族享有的全部封建权利和特权。根据《佩罗内条约》对亲王祖辈所作的让步，格里马尔迪家族赶走西班牙人并与法国结盟时获得的瓦朗蒂努瓦公爵领地和许多其他大笔珍贵财产，统统要查抄。奥诺雷三世因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而大为惊慌，他开始发出布告，限制他曾许与人民的自由。这位亲王作出让步还不到一年就采取的这种反动措施毁坏了信誉，轻率地将他的人民推向了

极端。他不是留在本地度过风浪，照料公国的福利，而是动身前往巴黎，希望拯救他私人的财产。他向法国制宪议会指出，他所拥有的财产不是某个任性的君主的馈赠，而是服务的报偿，是格里马尔迪家族向法兰西国家提供非常实际的服务的报偿。亲王提出的情况相当出色，以致法国制宪议会决定：鉴于没收了摩纳哥亲王的地产，应设立一笔专款，以便付予亲王年金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六里弗尔（即法郎）。

在这一决议得以实施之前，8月10日事件发生了。人民的大炮拖到了卡罗瑟尔广场上，推翻了国王，使丹敦掌了权①。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些动乱中间，法国公众的注意力无暇顾及奥诺雷三世和格里马尔迪家族的财产。尽管如此，奥诺雷三世在1792年初获得 97 了法国外交部的正式声明：宣布尊重摩纳哥公国的中立。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虔诚的愿望。1792年12月15日，当时已取代了制宪议会的国民公会命令：共和国将领在进入一个外国领

① "我被炮火送进了内阁"，8月10日后丹敦的演讲。

土时，应当仿照法国的样板，在那里建立自由的制度。昂塞尔姆将军已经并吞尼斯了，风暴席卷着摩纳哥。1793年1月13日，摩纳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废黜奥诺雷亲王。然后他们进而要求布律纳将军向法国国民公会转交他们的请愿书，其中宣布摩纳哥人民的代表已一致投票赞成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

1793年2月14日，卡尔诺就这个问题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发言中承认，摩纳哥亲王历来是法国诚挚的盟友，虽然现在被剥夺了特权，仍应依靠法国人民的忠义而得到保护和人身安全，这是他作为一个单纯的公民有权得到的。国民公会在次日以及紧接着在3月4日投票表决了。派到尼斯伯国的委员雅戈特以及格雷古瓦修道院长，前往摩纳哥宣布这一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摩纳哥议会解散了，古老的公国并入阿尔卑斯滨海省。在法国议会辩论摩纳哥亲王的请求时，一个左翼议员贡贝尔先生讲了下面的话，后来被拿破仑一世在谈到罗马教皇时剽窃了。贡贝尔公民说："如果摩纳哥先生现有二十万士兵听命于他的话，他就会强迫你们恢复他的财产，这是十分肯

定的。倘若这是正当的，我们就该做到这一步，恰如他有二十万士兵一样。”

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接受了公国——改名赫尔克里士堡——这一免费的礼物，亲王却从未拿到过法令规定的赔偿。相反，亲王的妻子逃离法国之后，她的财产，主要是圣多米尼克街的华丽的邸宅被没收了。就是这所房子，1793年1月被革命政府用作德国志愿兵大分遣队的司令部。德国志愿兵宁为共和主义原则，而不愿为他们自己的祖国而战。

98

1793年9月25日，在恐怖的高潮中，尽管奥诺雷三世曾出于爱国目的而捐过款，曾以自己的马匹向共和国军队献过礼，根据“嫌疑犯条例”，他还是被捕了。即便是卡尔诺的话也救不了他。格里马尔迪家族在法国的全部成员均遭逮捕。从未离开过巴黎的亲王的长子瓦朗蒂努瓦公爵，即后来的奥诺雷四世，也在监狱里呆了十五个月。当时，他已与马萨林女公爵离婚，可她仍然被捕了，并被送进“英国人修道院”。格里马尔迪的家庭医生德索尔莫博士冒着巨大的危险，设法弄到一纸释放令，把她从监狱里接出来，他还千方百计地把她和

她的儿子弗洛雷斯唐藏匿起来。

奥诺雷三世的另一个儿子约瑟夫，于1782年同弗朗索瓦兹-泰雷兹·得·舒瓦瑟尔-斯坦维厄结婚。她被描述为“一位十分可爱的妇人”。法国大革命初期，他们把孩子们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自己到国外寻求安全去了。可是这位慈母不能忍受长期的别离，就回到法国探望她的两个女儿。她立刻被作为“嫌疑犯”而逮捕起来，并立即被判处死刑，罪状是“人民的公开敌人；同外逃的人有关系；同共和国的敌人有交往，并给他们提供帮助；还与各种专制君主共谋，准备以废除代议制、复辟专制政治为目的的罪恶活动。”

99　宣判以后，这位王妃宣称她即将临盆，因而死刑缓期执行。然后，她求见革命法庭首席检察官富凯-坦维尔。在他答复前，她用一片破玻璃割下了她的秀发作为给孩子们的纪念品。接着给富凯-坦维尔写了第二封信，我谨将此信译了出来：

“我警告你，公民，我并不怀孕，我愿亲自将这一事实通知你。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不再指望你会来。我不愿意因害怕或希望免于一死而以这一

谎言玷污自己的嘴。我只想多活一天，以便有时间割下头发而不把它交给行刑人，这是我能留给孩子们的唯一遗物。这至少是纯洁的。

一个由于法国法官的不公正而即将死去的外国王妃舒瓦瑟尔－斯坦维厄·约瑟夫·格里马尔迪——摩纳哥”

同一天，行刑令下达到她的监狱。王妃要求给她一点口红，她不愿在乘坐死刑犯押送车的阴郁的行程中显得苍白。这位王妃被斩决时，还不满二十七岁。

虽然多数“嫌疑犯”在热月以后均已获释，但奥诺雷由于是个“外逃的人”的父亲，仍被拘禁着，直至1794年10月5日才恢复自由。因为年迈力衰，体弱多病以及长期监禁折磨的缘故，奥诺雷六个月后在瓦雷纳街自己的寓所里死去。

在格里马尔迪家族遭难的同时，摩纳哥的人民却享有相当的安静与和平。那儿没有暴力行为，也没有企图迫害在摩纳哥的“嫌疑犯”。可是人虽受到尊重，财产却不那么稳当。王宫被查封，最初

100 还进行得颇有章法，开了一张清单。接着就乱了，发生了抢劫。贵重的家俱和艺术珍品四处散失，或贱价出售。最后，停止了这场浩劫，残存之物均安放在王宫的礼拜堂里。这座宫殿本身被改成了医院，收容从意大利送来的共和军队的伤病员。波拿巴将军有段时间将司令部设在尼斯，在去意大利途中曾在罗卡布律纳附近住过。虽然那时战火遍及整个欧洲，但直到1800年摩纳哥才直接卷入。

大量的军火集中在这个古老的城堡里，可并无军队留守。结果，1800年5月23日，一艘英国巡洋舰袭击了这座城。一支登陆部队夺取了所有的军火，拖走了一些大炮。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抵抗，有些人甚至还被迫帮他们将火药桶运到船上。这一切进行得很不谨慎，大量的火药撒在路上。如果说在摩纳哥没有法国驻军，那末在蒂尔比则有一支法国守军，他们看见有艘英国舰艇在港口，很快就赶下来。加之在尼斯和维尔弗朗什也有法国守军，小小的英国登陆部队无力抗击，遂退到船上。据说，退却的英军因未能收集好全部掠夺物即被截住，恼怒之下就点燃了撒在路上的火药的

导火线。我们断然相信，点火是偶然冲动的而非出于任何可耻的恶念。即使这样，火势已顺着撒满火药的一路蔓延开来，烧到了弹药库。接着便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一群由于好奇而被吸引到现场来的妇女儿童遭到无谓的惨死。这是发生在摩纳哥的战事的最后一幕。1813年英国人进攻博尔迪热拉时，摩纳哥的国民警卫队动员起来，可是并未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时期，影响公国命运的 101 最重要的事件是修筑著名的科尔尼瑟公路。拿破仑坚持要修筑一条很好的通往意大利的道路，可是筑路的人畏怯英国巡洋舰，这便使这条公路筑在很高的地方，并与海边保持了一定距离。由于这条路接近公国的芒托纳一边，因而维尔弗朗什和摩纳哥同外界隔绝了。这项工程开始于1808年，1812年 4 月竣工。它沿山而过，有时凿开了坚硬的岩石，如同山边的平台一般。这条出色的如画的公路连接着尼斯和热那亚。安托万一世曾在1720年建造了一条从摩纳哥至芒托纳的公路，现在这条摩纳哥公路就在马丁角上方和巨大的国际性的科尔尼瑟公路汇合。

当公国享受着相当的安宁的时候，格里马尔

迪家族却落到非常贫困的地步。他们要求至少归还部分财产，但无结果。只是经过了历时七年的谈判以后，才有些零头碎片归还给瓦朗蒂努瓦公爵及其弟约瑟夫。后者在“外逃人名册”上的名字已于共和十年果月10日得到勾销。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奥诺雷和约瑟夫均可得到好职位。然而奥诺雷身患重病，这迫使他只能静心养息。拿破仑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便任命约瑟夫·格里马尔迪为御林军的一名军官。他因受到宠信而迅速提升，成了皇后约瑟芬的侍从，王宫里人人皆知这位“摩纳哥先生”。

在瓦朗蒂努瓦公爵病重而不能参与当时事务的时候，他的生于1778年的长子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在二十岁那年应征编入骑兵团。共和八年芽月13日，他从士兵晋升为少尉。这样，他象一个真正的士兵一样，凭借个人的美德开拓自己的前程。不久即成为格鲁希将军的参谋。由于在霍恩林登大捷中的表现而荣幸地受到表扬。在这一仗，他的胳臂受了伤。这次负伤使他不能参加奥斯特里茨之役。但他进入缪拉的骑兵团，在随后的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胜仗中建了奇功。格鲁希

描述了“我的副官摩纳哥”如何以少量骑兵迫使整营的敌军投降，建议应授予“荣誉勋章”和上尉军衔。他确实得到了这些以及许多别的荣誉和报偿。奥诺雷的叔叔约瑟夫亲王，因拒绝离开约瑟芬皇后而无愧地得到了最大的信誉。在皇后离婚时，拿破仑希望亲王侍奉新皇后路易丝，可是亲王拒绝了这个荣誉，仍然忠于约瑟芬直至她死去。

此时反动的日子已经迫近。“白色恐怖”业已开始，由于它的残暴、不公正和压迫，很快就要得到与“赤色恐怖”一样的坏名声。因其牺牲者是来自社会上较穷的阶层，对它暂时就很少有所评论。以前的爵位和特权拥有者希冀通过这一“白色恐怖”而恢复他们失去的财产。他们并未完全成功。但格里马尔迪家族复辟了，不是收回在法国的财产，而是恢复了摩纳哥公国。1814年，当路易十八依靠外国刺刀登上法国王位时，列强联合起来分割欧洲，最大限度地消除法国革命和第一帝国的后果。人民担心自身的安全，开始戴上白色的帽徽。不过在摩纳哥，谁也未曾成为“赤色恐怖”的牺牲者，他们更为耽忧的是被撒丁尼亚所兼并。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在白帽徽上加添红色。白色

和红色就成了摩纳哥国旗的颜色。既然法国已不再是一个共和国，摩纳哥人民要求：他们自古以来的独立应该恢复。

103 在改画欧洲地图时，撒丁尼亚要囊括尼斯伯国，如若塔莱朗不是同格里马尔迪家族有私交的话，那无疑会把摩纳哥也包括进去的。或许是这个原因，或许是他认为摩纳哥在意大利边上可权当一把楔子，所以塔莱朗在那最后成为“巴黎条约”的计划初稿的边缘空白处用铅笔写了这几个字：“摩纳哥亲王应当光复自己的国家”。1814年 5 月签订的条约的第八节写着这样的话：“废弃法国统治和占有尼斯伯国的一切权力，”结尾是“摩纳哥公国要恢复1792年 1 月 1 日以前的地位和各种关系。”这等于恢复“佩罗内条约”的条款。至此，格里马尔迪家族在流亡二十二年之后又自由地回到了他们的公国。但奥诺雷四世老迈多病，不能料理国事，便任命其弟约瑟夫代为治理。可是约瑟夫逗留巴黎，当他不在国内时，米洛·特拉扎尼先生就以总督名义统治。另一方面，奥诺雷四世的儿子抗议给他叔父的任命。在一场家庭争执之后，约瑟夫退让，奥诺雷四世遂委任他的在法国御

林军中大名鼎鼎的儿子奥诺雷-加布里埃尔来治理这个公国。

这位世袭亲王离开戛纳不久，一些军人拦住了他的车驾。奥诺雷-加布里埃尔亲王认出了其中一个是康布罗纳将军。亲王被带到橄榄树丛里，同刚从厄尔巴岛逃出来的拿破仑碰面了。会见是亲切的。

“你上哪儿去啊？”这位法国皇帝问道。

“我回摩纳哥去。”亲王答道。

“我也是回土伊勒里① 去”。皇帝说。

于是他们分手而去。不过，亲王在国内呆的时间要比拿破仑长一些。

正如塞热在他的历史里所叙述的那样，“滑铁卢之难跟踵而来，接着签订新的条约。按照这一条约，法国被迫进一步割让土地来为它百日政权的英勇的蠢举赎罪。”撒丁尼亚当然要求分享同盟各国这一确定的胜利。维也纳条约（1815年11月20日）第一条第四款规定：“1814年5月30日巴黎条约重建起来的法国和摩纳哥公国的关系将最终 104

① 巴黎皇宫中的著名花园。——译者

结束,”又规定:“同样的关系将存在于公国和撒丁尼亚国王之间。”在三个世纪中,摩纳哥亲王们为了维持他们国家的独立,曾先后自动请求大国保护,先是西班牙,后是法国。如今欧洲未同他们商量,就强迫他们接受宿敌撒丁尼亚的保护。这就结束了同法国之间一向十分有利于公国的自由贸易。摩纳哥在位的亲王们因法国革命而破了产,加上他们的奢侈浪费,再也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抱着得到有利的通商条件这一希望到了都灵。他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可是此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相反还迫使他答应撤销奥诺雷三世在摩纳哥建立起来的卷烟厂。这是当地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撒丁尼亚还强加了一些其他条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弄穷摩纳哥人。与此同时,亲王仍然要求一万二千英镑的年俸。这个数目是奥诺雷三世在摩纳哥所得年俸的三倍。为了筹集这笔钱,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强行征收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而且是以极其鲁莽和愚蠢的方式进行的。他创立了不受欢迎的垄断,其中一项是面粉垄断,结果在摩纳哥只能得到最劣等而价格最昂贵的面包。一些人力图向他指出这

样做危害多大，可他对这些人大为不悦，弄得没人敢跟他讲明真相。

1819年奥诺雷四世去世。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现称奥诺雷五世，以他自已的名义继续采取过去四年间以他父亲的名义实行的同样统治方式。在滑铁卢战役与“维也纳条约”之后，所有的自由、民主或进步似乎都受到压制和摧毁。反动事业显然到处获得了胜利。然而在本来最无民主可能的国度里，民主思想却突然泛滥起来，西班牙国会树立了榜样；在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人们强烈要求立宪和自由政府。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摩纳哥人，现在也想到了反抗。可是撒丁尼亚当局如此迅速地镇压了起义，使奥诺雷五世忘乎所以地安下了心。 105

仔细研究一下奥诺雷五世的统治是有趣的。他是统治公国的历代亲王中最受诅咒的一位。他的做法对自己不利。但也许他的主要错误是超越了所处的时代。他的政策实际在于组织国有工业来弥补国家岁入的不足。他企图建立一座花边工厂，建立一个编织草帽辫和制帽作坊。他深入地研究了穷人的状况，承认他们有权乞讨，主张给那

些受到过份罪责的乞丐以自由。他竭力主张应给乞丐提供有益的生产的职业来废除行乞，尤其应该让他们在土地上劳动。他认为把乞丐禁闭在乞丐收容所是残忍的，应当将他们组织在自由的有成效的合作社里。总而言之，我强烈地感到，奥诺雷五世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一个主张煤气、水等企业市营的社会主义者。在今天，他的观点将会得到较好的评价。他死于 1841 年，106 那时，他已大失人心，死后留给人们记忆的也只是被人说成是专制制度的东西。但塞热在墓志铭中还这样写道："一个想做好事的人长眠于此。"

奥诺雷五世没有子女。违反了他的本意，他的弟弟弗洛雷斯唐不得不承担治理一个因税收过重而心怀不满的民族的任务。弗洛雷斯唐发觉官员们一味消极，无人能提出一项建议来，他的处境更其艰难。他企图改进教育，开设了高等学校，建立了济贫院，努力提供自由劳动和免费膳食。可是他由于限制公费教育而失去人心。随着1848年革命运动的到来，他越发恐慌，便寻求撒丁尼亚军队的保护，这就渐渐削弱了自己的独立。照例，每逢人民骚动太厉害而无法借助外国军队加以平息

时，就对民众的喧嚷作些让步。撒丁尼亚人始终都在煽动这种不满情绪，希图最后把公国掌握在自己手中。确实，撒丁尼亚军队公开地鼓励那本应由他们来镇压的示威活动。那时，撒丁尼亚新国王查尔斯-艾伯特向本国人民许诺了一些自由改革，公国的居民就开始认为，倘若归并于撒丁尼亚，他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机灵的间谍又在公国煽动不满，使人民心向撒丁尼亚，把它当作一个可以指望的救星。

弗洛雷斯唐在夏尔王子的协助下进行工作、商议、许愿、算计、克制，总之，从各方面寻求解决办法。最后，当撒丁尼亚派遣军队由戈内特将军率领保护弗洛雷斯唐时，他们遇到了对他们国家和国王的欢呼。士兵和人民友爱如兄弟。而使事情糟糕的是，革命在巴黎爆发了。那时，查尔斯-艾伯特由于有一部宪法，也许成了欧洲最得人心的国王。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组织了一支国民警卫队，升起了撒丁尼亚国旗，要求并得到了查尔斯-艾伯特的保护。撒丁尼亚军卷土重来。以五百六十八票赞成和零票反对要求撒丁尼亚合并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无反对票意味着这次投票是不 107

真实的。要不是1849年奥地利人在诺瓦拉战役击败了撒丁尼亚人的话，撒丁尼亚无疑会把整个公国兼并掉。此外，法国也有抗议。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即成为自由市镇。但在摩纳哥，仍然希望这二个地方会恢复它们对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忠顺。果然，1854年，摩纳哥的夏尔王子到了芒托纳，期望这里的人民在尝到了一些撒丁尼亚保护的滋味之后会拥护他。虽然最初受到欢呼，但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反而被拘留了。

通过法国的干预，夏尔王子得到释放。要不是撒丁尼亚加入了克里米亚战争，拿破仑三世还会为摩纳哥做更多的事。1856年4月在巴黎和会上，当加富尔先生抱怨罗马教皇国的部分地方为奥地利军队占据时，许布纳先生反驳道，意大利人也占领着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撒丁尼亚的全权大使因而宣布，意大利人准备撤出摩纳哥公国。这个声明虽然载入巴黎和会的正式议事录中，却没有使实际局势有任何的改变，撒丁尼亚人实际上仍然占据着摩纳哥。

同年，弗洛雷斯唐一世去世。他的儿子夏尔三世继位，时年三十七岁。他似乎一开始就以坚

强的手腕进行统治，并使撒丁尼亚人安分守已。法国为了意大利而发动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其后果之一就是使整个摩纳哥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解 108 决。根据都灵条约（1860年3月24日），意大利把尼斯和萨瓦转让给法国。这样，摩纳哥就自动地回到了法国保护之下。撒丁尼亚驻军不得不撤离公国。谈判立刻开始了，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的人民经过投票，绝大部分赞成和法国结合，夏尔三世遂于1861年2月2日放弃了对这些市镇的权利。法国政府方面则付给夏尔亲王一笔十六万英镑的偿金。这样，公国的面积就缩小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夏尔亲王不可能指望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象他的先人曾不止一次地起过的那种作用。他必须谋划某种别的活动方式。他很快就发现，公国的前途系于它在作为娱乐和疗养胜地方面的发展。公国过去的历史就此结束，我们要谈它的现代生活和娱乐了。在结束历史的这一页之前，我愿从维克托里安·萨尔杜的著名剧本《拉巴加斯》里译出一场来概述一下摩纳哥的最后二任统治。除去剧本的文学夸张，它是生活的极其

现实的写照，大多数事件都有历史记载。用幽默的方式把这些事件表达出来比冗长的历史著作的庄重文字更为生动感人。我用的译本是1872年出版的第六版(第27页)。

埃瓦：不，相反，让我们谈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摩纳哥政府是那样复杂吗？

亲王：哦，恰恰相反，它本身很简单。没有(内阁)，没有议会！所有的民政军政统治都掌握在一个总督的手中，他就是内阁的首脑，事实上，他就是内阁。在总督之上，就是我自己——这是说，我是夹在两个大邻国之间的一个可怜的小君主，那两个邻国仅仅在用什么样的调味品来吃掉我这一点上有些迟疑……可是由于他们彼此相互贪食，我的安全也就有了保障，我可以保持中立。

109

埃瓦：这很好。

亲王：只是由于1817年的条约，我才被迫忍受撒丁尼亚军队驻扎在芒托纳保护我啊！

埃瓦：后来怎样？

亲王：直到发生第一次反叛——那时候，撒丁尼

亚军队愿意支持反叛者。

埃瓦：啊！多么可耻！

亲王：事情就是这样，简直是一种既定的安排，你是看得出来的。我继承了我哥哥奥诺雷五世，到这儿来滔滔空谈自由、进步和改革的思想。

埃瓦：真的吗？

亲王：我从钱币"摩纳哥"入手。你一定听说过"摩纳哥"吧？

埃瓦：是的，是铜币。

亲王：是辨士。

埃瓦：为什么从"摩纳哥"入手呢？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没人愿意要它。

亲王：不错，但请注意这些硬币和其他硬币一样，110 非常值钱。然而法国人是可怕的，第一个被请求接受摩纳哥钱币的法国人忽然大笑起来，从此其余的人也都齐声大笑起来。于是我们所有的铜币背上了伪币的坏名声给打了回票。你一定会理解，这样一个——

埃瓦：是的，当然理解。这不会给王朝增加威信的。

亲王：我禁止发行“摩纳哥”。接着出现了面包垄断，等等，等等。简言之，我越改良，越完善，人民就越抱怨。

埃瓦：确实如此。

亲王：可是直到不幸的橄榄事件为止，我一贯坚守自己的立场。

埃瓦：橄榄吗！

亲王：正是，请原谅，我以自己这样微小的麻烦事儿来打扰你。

埃瓦：哦不！不！请说下去吧。这种地方上的故事和闲话很有趣。我们刚才谈到橄榄。

亲王：好，那就谈橄榄。或者更确切地说，橄榄油。橄榄油是本国的财富。可是我们用陈旧的方式制作，质量很差，不如普罗旺斯的油好。于是我进口了二台令人惊叹的英国碾油机，请我的臣民们把橄榄送来碾油。我立刻被谴责为独断专行。因此我就买下了橄榄，自己把它们制成油。于是又高喊我建立了垄断。我砸了机器，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被谴责为鼓励停滞不前，墨守陈规。

111

埃瓦：哦！哦！

亲王：所以我放弃了实现工业改革的思想。

埃瓦：我十分相信你。

亲王：（站了起来）从那时起，我和我的臣民之间开始了阴沉的斗争，并慢慢地发展成凶暴的敌对状态。

埃瓦：（站了起来）凶暴吗？

亲王：你一定看到过一些不愉快的婚姻。在这种场合中，不管一个人干什么，另一个总会吹毛求疵。唔，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个人就是我的人民。我一切的行动都被运用手腕和奸计加以非难、讹传和曲解。举几个例子吧！我出去散一次步，就认为我有很多时间来闲逛，我不出去散步，那就是我害怕露面。我开个舞会，那就说我奢侈纵欲；不开舞会，那就是吝啬贪婪。我搞一次检阅，说我企图搞军事威胁；我不搞检阅，显然是我害怕，不相信军队。我生日那天放了些花爆，说我把人民的钱浪费于烟雾之中；我禁止放花爆仗，又说我对人民的娱乐无所作为。我身体好，那是因为我这么懒惰，很 112

少操心公共事务；我身体不好，那是我放荡无度的结果。我搞建筑——浪费；我不搞建筑，那末工人阶级又怎么生活呢？事实上，我再也不知道如何吃饭，如何睡觉或者如何醒着才算合适。凡是我所做的事都被宣布为可恶，凡是我没做的事又是我更大的罪过。

埃瓦：那真不是生活啊。

第七章

过渡时期

阿尔贝一世亲王生于1848年11月13日。当他 113
的家庭不得不忍受许多艰难困苦时，他已成年，能对那些黑暗日子里的事情有所记忆。他出生的那一年，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背叛他祖父弗洛雷斯唐一世亲王并宣布独立。八年后，弗洛雷斯唐一世去世，阿尔贝一世亲王始终没有忘记这次葬礼。此事本身并无特殊的重要意义，我所以将它说明白，是为了趁机向亲王展示下列有关他家庭的一些有趣的摘记。这些摘记取自普米埃·得·拉·西布蒂厄博士的《一个巴黎人的回忆录》（约翰·默里出版社，1911年版）。

"1856年6月11日——今天，与摩纳哥亲王弗洛雷斯唐一世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他四十年

来一直是我亲密的朋友，他的妻子与贱内是同窗，而且始终保持着旧情故谊。”

“我担心可怜的亲王病得很重，可能活不长久。他对我说：‘我讨厌亲王这个头衔，在家庭与朋友中已禁止使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我的荒诞故事。人们说我是剧院的一个小演员’，此话半真半假。我的剧院职业达四年之久，不过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我先后在城市剧院、海绵剧院和双关剧院呆过。我们上演了各种各样的戏，有古典的，现代的，有闹剧、轻快的喜剧。我常演年轻的恋人，是观众的宠儿。他们喜欢我的嗓音和经过专门训练的声调。我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特别是我的绅士般的模样。我以自己的本名弗洛雷斯唐作为艺名，你将会在旧戏单子上和当时的报纸上找到这个名字。我获得了普遍的好评。我对演戏的热情永不泯灭。要不是家庭坚决反对，我明天就会有自己的剧院。我一向与当时的第一流演员交往，同他们有着亲密的友谊。世上再也找不到更好更令人愉快的伙伴了。我写了很多东西：回忆录、喜剧、诗歌、游记，等等——但我却从未发表过。我死后，对于这些作品，我的继任者爱怎么处

理就怎么处理。我毫不在乎。”

“这些话是在偶尔谈到有关话题时谈的。”

“6月25日，星期三——今天参加了弗洛雷斯唐一世的葬礼。主要的送葬者是他的儿子夏尔和一个紧紧抓牢父亲手的小孙子。人们在窃窃私议，因为讣告上只有这两位的名字而忽略了家庭中的三位妇女。”

这紧抓父亲手的小孙子就是当今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亲王说他仍然记得这个场面，虽然相当模糊。他毫不怀疑其余的细节是真实的，并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他们。亲王解释说，这些材料对他很新鲜。因在其年轻时，流行一种风气：闭口不谈谋生之事。当时人们认为被迫工作是丢人的。因此，他从不知道祖父当过演员，只知道他与剧坛联系密切，家里依然存有弗洛雷斯唐亲王收集的许多著名演员的画像。阿尔贝亲王特别记得一张塔尔马的精致像片。虽然这些关于祖父演戏的叙述对他很陌生，但他毫不怀疑其准确性。因他家族中有好几位由于法国革命而被逐出摩纳哥，他

115

们的全部财产又被没收，便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他骄傲地认为，他们是那么成功，能使他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辛酸的往事对夏尔三世亲王的影响当然一定比对阿尔贝一世的影响深刻得多，因为夏尔三世亲王离革命大动乱时期较近。那时，由于一切以公国缩小到原面积的五分之一而告终，夏尔三世被迫自暴自弃是很可理解的。既然公国大部分的柠檬和橄榄林都交给了法国，就可以这样讲：

> "我是摩纳哥，一块孤零的石头。
> 我不生产任何东西，
> 我不抢劫他人财物，
> 然而我要继续存留。"

从来没有一个决心比这个决心得到更成功的贯彻。只有五平方英里领土的摩纳哥，当时成为继续存在的虽独立的蕞尔小国中最小的国家。卢森堡大公国面积有一千平方英里；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共和国约有一百七十五平方英里；德国与奥地利都曾答应予以尊重的列支敦士登拥有九十平方英里，而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千六百年

前立国的圣马力诺共和国仅仅三十平方英里。这 116
样，只有五平方英里的摩纳哥就是它们当中小而又小的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治理得法，使它在迅速致富方面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就土著人口比例而言，没有一个民族拥有那么多收入，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免除赋税。然而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极度贫困的泛滥。在荒芜的斯佩吕内海角上，牧人们放牧羊群。斯佩吕内这个字原意为墓穴，不过这儿现在已改造成蒙特卡洛了。康达迈恩的鲜花主要是为里默尔先生培育的。常来往于伦敦斯特兰德街的人觉得里默尔先生的大名本身就散发着芬香。美丽的果子欢快地成长。可是没有直通尼斯的车路，因而这儿生长的东西没有廉价的输出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尔三世受到一个如他自己国家一样的小君主国——黑森－霍姆堡伯爵管区日益繁荣的吸引，是不足为怪的。在弗朗索瓦·布朗先生出场前，摩纳哥宫廷人士对于从世界各地抛到威斯巴登和巴登-巴登赌桌上的数不清的金子大为惊叹。可是在巴登-巴登、威斯巴登和霍姆堡有许多宝贵的矿泉，许多病人从那儿得到好

处。这是在那儿建造赌博场的一个充分的理由。赌博场附有娱乐设施，有收入的来源，即轮盘赌及三十和四十赌台。

摩纳哥没有宝贵的矿泉。但另一方面，它气候特好，景色秀丽。在不远的戛纳，布鲁厄姆勋爵曾向英国社会的最上层分子介绍过在里维埃拉过冬的好处。还有，躲避北方的严冬，在那时认为117 是控制肺结核发展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可是在尼斯、戛纳、耶尔和芒托纳，都没有海港，没有什么可与摩纳哥的赫尔克里士港口相比拟。这儿，休假的人们和病员可以非常安全地洗澡。这个港口的入口处虽然很深，但它的尽头却是一个美丽的浅沙滩。古时候，大船安全地停泊在这柔软的海边。在康达迈恩还只有花园而没有通往港内的下水道时，赫尔克里士一定是令人赞叹不已的浴场。

因此，在夏尔三世时期，人们认为在附近找到这样的含有铁质矿泉的海滨浴场，将会对各种骨疾有妙用。霍姆堡在弗朗索瓦·布朗先生的经营使之成为世界闻名的胜地之前，实际上一直是默默无闻、门庭冷落的；摩纳哥正和霍姆堡一样，尽管阳光明媚，很可能仍然埋没于阴暗之中。那位可

称宫廷历史学家的亨利·梅蒂维埃先生，叙述了夏尔亲王当时的态度和当时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些论点。他在第二卷第298页上写道：

“由此看来，大自然本身已表明，摩纳哥公国今后应该成为什么。亲王是懂得这一点的。1856年，他授予一家股份公司以建立一个包括全部设备的海滨浴场的特权。其中一项设备是赌博场，由承租人经营赌博行当，如同德国的那些赌博场一样。

“从原则上讲，我们不赞成开设赌博场，那些禁赌政府的作法是英明的。若把赌馆开设在人口集结的中心，就会成为经常的兴奋剂，刺激贪婪的恶念，给那些为赢钱的空想所驱使而热中地聚集在铺绿粗呢的赌台周围的不幸的人们带来堕落和破产。但是，若把赌场开设在远离大市镇的地方，118 路途迢迢，只有富裕的外国人才付得起那笔旅费。这样，好处在于，赌博成为可以掩饰得了的事情，因这确实给当地居民带来繁荣的因素，而他们自己则是被严格排除于赌博沙龙之外的。以上是摩纳哥所面临的情况。于是一切作了这样的安排，

既使居民因大批游客旅居于他们中间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又保护了他们的德行和钱财。”

这就是在弗朗索瓦·布朗先生到来前几年摩纳哥政府已有的心境。因此无怪乎他轻易地得到了本来准备为之慷慨出资的特许权。同样，布朗先生把这块场所加以改革，使上述某些论点再不适用，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今天，提供了最大收入来源的正是大量的普通游客而不是少数富豪。他的改革(尽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词)还十分迅速，可与美国中部和极西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城市相媲美。雷伊家族在法国革命时期就是这样容易地买下了整个康达迈恩，随后又转卖给马赛酒商阿尔努先生。对于这块土地的价值看得多么小，可从下述事实推测出来：阿尔努先生好不容易才以出售一所别墅和十万六千平方米或约十二万七千二百平方码的园地而获得了二千五百二十镑。整个康达迈恩，到1868年为止只有三、四幢住宅。然而十年后，我们辨认出来，一条拥有二十幢建筑物的街道代替了原来美丽的林荫路；现在还有煤气灯，那么多别墅，乃至商店和咖啡馆，

所以人们开始说康达迈恩园地是一个“中心”，或 119
一个市镇。这整个地区的土地，加上里默尔以每年一千英镑租出的紫罗兰，在1858年估价约为二万英镑。二十年后，它的价值增至四十万英镑。

当然，这一巨变不仅是弗朗索瓦·布朗先生和他的赌博场带来的，而且是因为建筑了一条自马赛至热那亚的笔直穿过公国的铁路干线带来的。这件事的意义在《年鉴》即公国1878年的官方年鉴上有生动的描述。第134页有这样的一段：

“这些有知识的野蛮人不珍惜康达迈恩美丽的树木，甚至不会在圣代沃特谷地这个如画般的不平凡之地止步。在这块小小的但无与伦比的地方，铁路——又一项恶魔似的发明——已架设起一座妨碍观瞻的旱桥。之后，一个投机家也来打扰这个隐蔽所的宁静。他满不在乎地买了块地基，迅速地在上面盖了个精致的别墅，他把它叫做“圣鸽”，大概以为他会因此而取悦于那位圣者。可他认识不到有任何克制的必要，又在附近建造了两所小别墅，一个大旅馆。他修造这些建筑物所占用的地皮的要价还不到四十八英镑，但巴黎-里

昂和地中海公司要求得到很小的一块地，这位投机家却以二千八百英镑的价格卖给他们。”

关于蒙特卡洛，传说的故事更加离奇。那是在1860年，一些发起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从雷伊伯爵那儿买了些土地，首先尝试在斯佩吕内兴建一个赌博场。为了诱使人们在这块荒地上定居下来，凡要在这里建筑房屋的人都免费赠与土地。尽管如此分文不取，许多人不肯要这种地，而今天，这里已同邦德街或者同意大利的林荫大道一样值钱了。1863年，布朗先生获得先前属于赌博公司的财产和权利。马里·得·圣-热尔曼先生于1860年定居摩纳哥休养身体，是这一变迁史的目击者，他于1875年写道：

120

“昔日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了膏腴之壤，荒无人烟的地方已是人群熙攘，光秃秃的岩石变成了绝妙的花坛。文明的奢侈品盛饰了这幽静的地方。大道两旁绿树成荫，白色的房屋在那广阔的台地上向四处伸展。的确，一颗绿色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

这样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可否表明是纯粹的幸福，这是很可疑的。与一些最老的居民谈谈，我发现他们经常表示遗憾而切望抛弃现代的奢侈与放荡。属于公国最古老家族之一的要塞司令卡斯塔尔迪告诉我，他还记得当年全国都致力于种花以供给香水厂原料而不是供装饰之用的情景。在这之前，柠檬和橄榄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位老摩纳哥人说："那时多美啊！真是现在的年青人难以想象的梦境。"在四月份，对这儿不习惯的人如果太走近康达迈恩的花园，那他一定会缩回去。芳香扑鼻，令人心醉。尤其是那儿的香橙花，它的种植，不是为了取其橙子而是为了提取香精，即用作香水或橙花水饮料的橙花油。五月里，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到村子里采集大量的鲜花，做成花环花冠。然后他们就在花丛中跳舞唱歌。整个五月都是如此。这是富有诗意的、美妙的。这是色、香、美的真正的享受。而且，这并不花费什么，只消花几个辨士买线扎花就行。

孩子们没有钱，可是一年四季都有游戏可做，121 大自然给他们提供了玩具。有那么多水果，人人都可以自制果酱。大量的剩余果子甚至用来喂牲

口。水果不用花钱，只是采摘时费点事而已。从尼斯来的船夫顶多付五、六个法朗就可买得整船的水果满载而归。他们所付的钱与其说是水果本身的价值，不如说是搬运的力资。孩子们中间最流行的游戏是玩果核和核仁。他们摇动果树，踩果取核。即使甘美的桃子也一样处理。果核可以保存起来，容易包装，用骡子或驴子驮运，赶往尼斯出售。自然，劳动是廉价的。人们往往乐意为了半个法朗到芒托纳跑一趟。

港边的康达迈恩有一些棚屋，人们在那儿净洗柠檬，制箱装箱。后来，那里建立了海滨浴场。港内有不少三桅船从美洲远航而来取运这些柠檬。当然，也有些船开往西西里及其他著名的柠檬产地。由此可见，那里仅有农业劳动。在公国，如果一个青年天资不凡，并受过一些教育，他就必须到土伦或其他一些大城镇去谋求适当的职业。许多摩纳哥人就是这样在意大利或法国获得高职位的。

那时候，在公国没啥可干，有教养的人必须到国外去谋求职位。一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至今还活着，这似乎是稀奇的。今天，恰恰相反，公国的发展和进步是那么巨大，那么迅速，许多人从法

国，从意大利成群结队来到公国就业。可是公国无上的美丽已一去不复返了。替代那无与伦比的花园的是一堆堆拥挤的别墅、旅馆和不知什么结构的房子。在那繁花和果树亲切环抱的山岩上，奇 122 异的峥崖已经夷平，形成平整的台地，上面建筑了匣式的住宅。

我向另一个老居民——著名的绘画教授、美术家方丹先生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问他是否可能设立一个美术部长，他的使命是阻止丑恶。方丹先生回答说，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已不再那么美了，芬芳的花园与珍贵的树木被可怕的建筑物取而代之。如若有人企图阻止这一变迁，商人定会把他碾得粉碎。金钱总是抢在前头，任何美术的请求都拦不住金钱之路。如果一个建筑物能够生财，谁会来注意少数几个美术家的哀叹呢？这一大堆石砌建筑在我们原来充满了花香果味的地方放出了污水，倾倒着家常垃圾。然而，这是进步。在历史悠久的作物与郁郁葱葱的草木的毁灭之中，在如画般的美景的湮没之中，以及在许多财运欠通的投机家的失败之中，有人大大地发财了。

第八章

亲王与公国的岁人

123　在试图对公国近年来所经历的变革作出进一步的描写之前，必须先叙述一下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财源情况。在1861年2月2日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夏尔三世有远见地引进一些重要条款。他放弃了对芒托纳和罗卡布律纳的要求。这两个地方因而归属法国，现在称为芒通和罗克布律内，是阿尔卑斯滨海省新法兰西县的两个市镇。通过同样的途径，“漂亮的尼扎”成了“美丽的尼斯”。亲王殿下已缩小到如此地步的领土，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臣民生计的需要。摩纳哥人既然要生存下去，就得靠与外界财源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夏尔亲王使此条约的第五条小心翼翼地规定：法国必须自己出钱保养好摩纳哥与芒通之间的公路及其与科尔尼瑟公路的连接。至于公国的另一头，亲王坚

持要紧靠海岸从摩纳哥至博利厄、维尔弗朗什和尼斯兴建一条车路，甚至不惜付出开凿坚岩的代价。普法战争延误了这一条款的实行，因而从摩纳哥至尼斯的美丽如画的公路到 1881 年才告竣工。当然，铁路交通的开辟将证明更有效用。但是如果不同法国缔结一项关税、邮政和电信联盟，这些交通设施就会引起严重的纠纷。这项协约于1865年 124 11月9日签订。摩纳哥本来可能成为一个走私的中心。如今从海上运到摩纳哥的货物，就象是在法国卸货的一样，必须支付同样的关税，由法国海关官员负责征收。从陆上来的尤其是从铁路上来的货物，摩纳哥也管不了。所有这些货物要到达摩纳哥，必须经过法国，并在那里交税。例如茶叶，被课以重税，以致零售价格两倍于英国。由于是在法国边境上纳的税，因而如果我们在摩纳哥喝茶，我们就是给法国政府而不是给摩纳哥政府提供收入。然而这样的牺牲，比那种"入市税"制度或任何类型的地方税制度要略胜一筹，因为后者会妨碍最自由地进入公国。

由于气候宜人，风景幽美，珍异的亚热带植物蔚为奇观，尼斯、戛纳、耶尔和芒通开始吸引了富

裕的外国人，他们为躲避北方的严冬而来到这些胜地。然而摩纳哥比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都更为美丽，它同样是休养胜地，它的气候在某些方面更为优良，只是这儿没有合适的旅馆，当地居民根本想不到应当怎样来吸引和迎合有钱的外国游客。无论如何，弗朗索瓦·布朗先生已经在霍姆堡证明是这方面的最伟大的专家。另一方面，故亲王弗洛雷斯唐的密友吉罗先生已向夏尔亲王建议，一个听任赌博的博场必将吸引许多人，这样就能把国家从可怕的贫困中拯救出来。相距不很远，加富尔刚刚在埃克斯-累-班禁赌，理由是它正毁灭萨瓦贵族。这样，摩纳哥就有可能把事情安排得好些以吸引一些埃克斯-累-班的常客。总之，一个赌博场可能拯救这个国家，而且似乎没有别125 的办法能如此达到这个想望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决定对赌博场要保持严格的控制，确保其部分赢利能用于公共福利而不全入私囊。

有几位外国游客开始光顾了，其中一位是后来被称为乌拉赫公爵的符腾堡的威廉亲王。他是一个鳏夫。他的前妻是欧仁·得·博阿尔内斯亲王的女儿，她遗给他一个女儿玛丽公主。若干年

来，威廉亲王都在摩纳哥过冬，因为那儿的气候对他女儿有益。他和格里马尔迪家族亲近起来，终于娶了夏尔三世亲王的妹妹弗洛雷斯蒂娜公主。婚礼于1863年2月15日举行。这一对夫妇的后代成为仅次于夏尔亲王的直系后裔的公国元首继承人。一位德国亲王，符腾堡王室的一员要统治摩纳哥了。这一前景在法国引起了不小的恐惧与不安。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财政问题，尽管符腾堡亲王的到来成了显贵名流源源进入摩纳哥的开端，而且这使公国很快富足起来。

从尼斯至芒通的铁路通车，就其即时的和巨大的效果而言，是无可比拟的。建筑铁路的巨大困难最终被克服，并于1868年10月25日通了车。人们很快就看到，一个繁荣的时代开始了。夏尔三世年轻时，经常看到公国人民起而作乱，反抗当时他们被迫交纳的苛捐杂税。虽然如此，他决心要重新赢得人心，还急于想在欧洲产生良好的影响。于是，一当收入增加，使他有可能采取措施的时候，夏尔三世就大笔一挥，废除了所有的直接税。人民当然很高兴。欧洲也看到了，古老的格里马尔

迪家族并不以赌博场的利润来使自己发财致富。

126 这道使公国全体人民免税的敕令于1869年2月8日签发。

许多事情取决于对由此产生的形势有个清楚的理解。对所做的一切要按其真实价值估量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还认识到什么措施是有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格里马尔迪家族被剥夺了财产，沦落到贫困的地步。可是最后他们又恢复了一点原有的财产，他们运用手腕管理这笔财产，有所赢利。1861年，夏尔三世将芒通和罗克布律内割让给法国之时，他得到了为数十六万英镑的补偿金。这笔钱有助于格里马尔迪家族的重新发展。

至于公国的预算，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亲王一手收进，一手付出，无须报账。很难说那些是政府的费用。即使在今天，我们知道，用于公共福利的款项比任何清单上登录的要多得多，虽然赌博场现在已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不断的变更，赌博场承担的公共义务比重增加了。但原则自始至终不变，只要叙述一下实际情况就足以说明。赌博场为了享有专利权，每年向在位亲王缴纳五万英镑。一俟获得头一个一百万英镑的总收入，赌

博场就要缴纳百分之三即三万英镑。在总收入超过头一个二千五百万法朗时，它得付出百分之五。这样，用整数来计算；如果我们估计赌博场的总收入为四千万法朗即一百六十万英镑，那末，它首先要交固定年金五万英镑，次则在收入达到一百万英镑时再交百分之三，即三万英镑。最后是百分之五，即在收入再增加六十万英镑时交三万英镑——共计十一万英镑。这些规定的贡纳之外，赌博场还自动承担起各种额外的公益支出。它最近就捐款二万四千英镑建筑一条新街道——揽胜林 127 荫大道。赌博场的管理机构为事实所迫不得不把许多公益事业抓起来，当时居住在公国的糊涂虫对此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例如，由于在那素来是橄榄与柠檬林的地方修建了街道，赌博场管理机构不得不组织清道夫工作，并挖筑阴沟干线。他们不得不建立煤气厂并承担大部分本应由一个市政局负责的义务。他们就象殖民者开拓一个新国家一样，凡事都得自己动手，因为除了摩纳哥古城，其余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居民。这样，赌博场为公益目的所支付的比列入公国预算的要多，而赌博场的所有其他拨款也都是用之于民的。

下面是公国1912年预算：——

	法　　朗
A．正常收入：——	
公用事业、垄断公司和专卖局	1,850,250
商业公司纳税	2,217,900
其它各项收入	646,469
	4,714,619
B．额外收入：	300,000
	5,014,619

全部收入是二十万零五百八十英镑。其中，公众以关税和其他间接税的形式缴纳三万五千英镑。所以要征收这些税，是为了不让摩纳哥不同于法国，公国没有这笔钱完全能过得去，而强征这种间接税，只是为了与它的强邻保持和好。再说，这种税是从诸如烟草、糖、茶叶、咖啡、小麦等等消费品中征收的，对于这些，外来游客比本地居民消费得多，因此，这三万五千英镑大部分还是他们出的。

真正属于本地居民缴纳的是一些诉讼费用、128 印花税以及契据协约、婚姻、典押、土地转卖等的手续费。这些费用可看作是直接税，但仅仅涉及那些需要办理这些手续的人。不过，交易频繁，生

意兴隆，直接税收获甚巨，大约构成另一个三万英镑。

既然有了类似宪法那样的东西，公共收支账目就建立了，国家公产已从王家私产中产生出来。前者是亲王赐予臣民的免费礼品，包括属于市政部门的建筑物和其他公共建筑如教堂、学校以及需要公家管理的所有建筑物。但是亲王继续把广场与公路作为他的王家私产。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主要的公路是国际性的，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必须保留为亲王的私有财产，以便履行他作为唯一的统治者与其他国家缔订的契约。

预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中央业务”，包括亲王政府的一切开支：宫廷维持费、捐款、抚恤金以及行政、外交代表、警察、司法和其他类似事务的消费。第二部分叫做议会或内政业务，包括市政经费，公用事业，学校教育，美术，医院，卫生和济贫费。正是这后一部分预算，新建立的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即国务委员会被邀加以讨论和评议。

关于统治的亲王，当然没有王室费。王室费的含义是国家元首没有足够的钱来治理国家，因

而要求他的臣民给以补贴。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
129 在英国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期。他被英国革命剥夺了所有的财源，不得不要求英国议会投票表决，给予王室费。格里马尔迪家族虽然也由于法国革命和摩纳哥革命而被废黜，并被剥夺了所有财源，但他们经营得当，这一点甚至在赌博场出现之前就已帮了他们的忙。

在现代的英国、意大利、普鲁士、西班牙、比利时和瑞士、法国、美国等共和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里，人民纳税，选举议会。这些机构代表纳税人，决定要给国家元首多少。支付王室费和决定王室费数额的正是人民。而在摩纳哥，情况恰恰相反。人民摆脱了各种负担，免除了兵役和赋税。亲王非但没有要求王室费，而且为每个人花了钱，近来还容许选举产生的议员进行一定份量的批评。赌博场每年向亲王交纳五万英镑，亲王正好用这笔固定款项来支付行政费用，包括上至国务大臣下至最低微的警察的薪俸。这个数目加上其他必要的开支，1912年估计总数为四百六十五万零九百八十七法朗，即十八万六千零三十九英镑。最大的几笔支出是：专卖局和垄断公司经营费，二万一千

六百七十五英镑；公共教育费，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一英镑；医院和济贫费，八千七百六十二英镑。

从上述数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公国每年的行政费用为十八万六千余英镑。收入略超过二十万英镑。其中有十一万英镑以上是来自赌桌的。由于亲王负责整个支出，可见赌博场虽是一个特大的施主，但其他收入来源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有兴办大量公用事业的"特别预算"，这些费用严格说来与年度开支无关。下一年① 用于公用事业的款项确定为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三英镑，这一项加上其他的一些小项目就把"特别预算"的预计总支出提高到八万三千九百二十四英镑，使公国落得个巨大的赤字。我们现在已 130 经听到谈论借债和诸如此类的势必采取的权宜措施。但是，这并非由于腐败的财政状况所致，而是由于过分的雄心和多少有点放肆的美化计划的结果。然而，尽管批准和担负了如此惊人的特别开支，钱的来源却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亲王的私人财库，他的部份收入还来自纯粹在公国之外的财源。

① 指作者写此书的下一年。——译者。

另一方面，当收入大于支出时，例如1912年就会这样，如果我们把“特别预算”撇开，那末这剩下的钱就由亲王用来支持各项事业或科学方面的工作，这是有利于进步的，很可能对全人类也是有实际用处的。这样，亲王不仅把他每年从赌博场得到的钱来支付治理公国的费用、行政费用和维持许多机构的费用，如学校、医院、法庭等等，而且为此还加进了巨款，那是亲王从他在法国的财产以及其他私人收入来源中得到的。

从赌博场得到的钱全都用于公国，用于居民的福利。这笔用于他们身上的钱，较之其他国家甚至用重税所能征得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担负国家岁入的份额，每年每人稍多于四英镑。地方政府的开支相当于每人担负三英镑四先令。这就是说，每人平均向国家与地方政府缴纳七英镑四先令。摩纳哥公国不到两万居民，因而可以说，用整数计，他们每人每年从赌博场得到六英镑。换言之，倘若赌博场停止支付，而政府如目前这样继续下来，那末就必然要向每人平均征收六英镑。在英国，我们每年付出七英镑四先令；在摩纳哥，每人每年收进六英

131

镑，这还一点儿也不把亲王另给他们的计算在内。没有一处地方能发现一个国家处于这样幸福的境地，也没有别的地方能将这么多的钱（按比例说）用于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发展。

132

第 九 章

亲王的原则与政策

阿尔贝一世亲王是查尔斯三世与梅罗德女伯爵安托瓦内·特兰内的儿子。他继承了摩纳哥公国完全的独立统治权。一如史册所载，还承袭了祖上世代荣获的许多法国封号。1642年奥诺雷二世脱离西班牙羁绊，从路易十三那里获得若干封号和领地，如瓦朗蒂努瓦公爵、博赫候爵、卡拉代伯爵、比斯男爵、普罗旺斯区圣雷米勋爵等等。由于与马提翁家族联姻，摩纳哥的亲王们先后又承袭了马提翁勋爵、托里格尼伯爵、圣洛男爵等等封号。最后由于奥诺雷与奥蒙和马扎兰名门大族的末代嗣女成婚，那些马扎兰公爵、梅耶尼公爵、波西恩堡亲王、费雷特伯爵、以及贝尔福特、塞尼、罗斯蒙伯爵等等封号，又都传给了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后裔。西班牙大公的封号也隶属于这个家族。

所有这些封号都不过是世袭的而已。摩纳哥亲王认为，最可宝贵的还是他个人费尽心力而获得的那种称号。他经过刻苦钻研，成为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又成为由五个研究院组成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决非世袭，而是一生致力于文艺与科学的最高报酬。

在巴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就学后，亲王受教于有名的丹波洛珀阁下。同他的许多祖先一样，阿尔贝亲王热爱海洋，就学于洛林海军学校，从法国海军教官学习航行。阿尔贝亲王不满十八岁就加入西班牙海军，过了两年即任中尉。革命（指1868年西班牙共和党人所领导的革命）爆发，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逐去位，亲王亦离去。普法战争爆发，阿尔贝亲王效其许多祖辈所为，参加法国海军，就在彭浩特海军中将的萨沃伊旗舰参谋部任职。这舰隶属北方舰队第二分队。后因出发延迟，亲王奉命改属正在北海巡航的海军中将福尼让幕下。福尼让海军中将指派亲王在王冠号舰上服役，任上尉。在这次战争中，法国人很少利用舰队，海军人员最大的效劳，在作为炮队，保卫巴黎郊区的炮台。亲王因此不久即脱离海军，虽则

133

他的服务成绩，法国政府力加表扬，曾授以荣誉十字勋章。

在此时期，阿尔贝亲王已不再甘心于步祖辈的后尘。他觉得除武功之外，还有别的方面，可以出人头地。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已懂得科学与武功各有千秋，科学同样有它的胜利，有它的光荣。他生成一个水兵，很自然地把科学与海洋联系在一起了。用亲王自己的话，他早知道科学传播光明，光明产生正义。如果没有正义感，我们就变成无政府，变成堕落。他还觉得，为了保证进步，必须在文艺修养与科学修养之间，获得平衡。科学必须作主，它能供应生存的实际需 134 要。但文艺对理智的创作，则能与以温暖，去其棱角，使人类生活得以乐趣盎然。

亲王这些想法和他的大部分哲学，可以在《一个航海者的生涯》里找到。这本书系亲王亲手所写，在摩纳哥出版。这本自传叙述亲王早年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人员的经历。他在1873年秋季，初次拥有一艘小的船只，此船在托奎购到，原名“七星”，亲王改名“燕子”。书中描写亲王初次统率这艘小船，意气激昂，使读者感动。我们很希望

这部启蒙著作的英文译本能早日问世。在此小船内，阿尔贝亲王发现当时还没有高效率的机械和科学仪器来研究海洋和关于海洋的一切。亲王一生最大的工作，就是补救这个缺陷，因此创造了这一门新的科学——海洋的具体研究，亦即海洋学。

1889年9月10日查尔斯三世亲王去世，阿尔贝亲王继位。举行大典时，恢复摩纳哥传统仪式。他邀请摩纳哥族每家的家长到场，当他们聚集宫内光荣殿上，亲王问他们是否同意让他做他们的亲王，他们报以热烈的欢呼，亲王缓步至觐见室，他的臣民跟在后面，每个人同亲王都有个人的接触。这是一种家长式的典礼，在十九世纪，似乎是过了时的。但就是这种古色古香的点点滴滴，使通情达理的观光者看来，摩纳哥是如此地别有风味。摩纳哥是当代极古老的与极科学、极现代的意愿一种巧妙的结合。亲王一经掌权，便设法恢复旧制度，创立新制度。境内所有医院，立刻受到指责。亲王派遣一个委员会，出国考察最好的医院，将结果写成报告。在本书另一章内，将要说明这次改革非常成功。法国工业技术大学（拿破仑

135

在这里受过教育）早期毕业生加斯顿莫克受命到各国考察，汇报各种不同的教育方法。这次报告经摩纳哥政府印发，对于教育问题有宝贵贡献，并帮助了公国内实现这方面的改进。在亲王发起和鼓励下所推行的各种具体改革，此处不拟细述；只要公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经过叙述后，这些具体改革自然就会明白。目前我仅仅准备将亲王行动和抱负所依据的宗旨和原则，约略加以说明。此事我敢冒昧去做，因为我手边有亲王自己所写的书，和他的许多讲演稿作为依据，但是我觉得更可宝贵的材料，是我几次与亲王长谈的鲜明回忆。

我首次晋见亲王时，就看到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收藏。这些收藏，在海洋博物馆里，正在开始积累起来。这就使我提到英国政府关于拨款促进科学方面，不免吝啬。亲王却回答说，别的政府对此亦是失策。譬如说，就在那个时候，夏尔科博士要想说服法国政府，承担他主持的南极探险队报告的印刷费用，极感困难。这个工作，对法国来说，是一种光荣，对全世界也有好处。这里所收集的资料，非常需要，如果不把它公布，就有丧失的危险。这种书籍应该放在世界各国的公共图书馆

里，随时供专家参考和查阅。世界欲求进步，必 136
须致力于许多没有商业上报酬的工作。这不仅指书籍的印刷，并且指许多别的事情而言，尤其指科学考察而言。许多事业和试验，在未来可能有些用处，但不能保证获得眼前利润，来吸引私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负责领导为公众办理许多公众中个别成员所不打算办理的事情。亲王对一切政府的使命与责任的看法，就是如此。

至于公国的政府，另外还有一种责任。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大家来到蒙特卡洛，他们在赌博中所输去的金钱，就是公国所得的财富。亲王代表公国，有责任去尽一些国际义务，作为报答。据亲王所知，在所有高级工作中，对人类利益之广，发现之多，莫如科学。因此亲王拨款五十六万镑，作为谋求国际福利的科研费用。与蒙特卡洛的寻欢作乐，并行不悖，亲王试图把摩纳哥发展成为一个中心，若干关于全世界和平与福利的几个主要问题，就在这里研究，良好的影响，就从这里推广。事实上蒙特卡洛的博奕放荡，多少为更美更好的生活，用金钱来铺平道路。赌徒也许是可鄙的，犹如污泥是讨厌的，但污泥是放在不适当地方的有

用之物，赌博如粪土，可使公国肥沃，使整个里维埃拉海岸繁荣。资金来源已经开发，现在用于科研或企业方面，公认这种措施对于增进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知识和幸福，定能有所贡献。

137 任何时候，如有什么科学工作或研究需要帮助，亲王说，“我总是在那里的。”过去成绩证明这句话并非虚夸。摩纳哥有博物馆，有档案处（欧洲收藏最富的档案处之一），有和平协会，有装潢富丽、卷页浩繁的出版物，以及对音乐和各种文艺的鼓励——目的不是求利润，而是求知识，求进步——由于这些，摩纳哥对于有思想有学问的人，确实有其吸引力。摩纳哥宫廷一时成为知识贵族会集游息的地方，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乐。亲王郑重申说，世界不需要伯爵公爵或亲王，而需要有头脑有知识的人。他对于欺骗宣传表示疑虑，因为这种行动，不可能对理智有高度评价，凡是脱离理智的运动，意味着灾难性的向下拉平。亲王此言，信口道来，我没有加以任何提示。似乎亲王胸中常常考虑这个问题。所谓欺骗宣传的泛滥，亲王究竟指的什么？这是一句生动而令人战栗的句子。难道他是指的工团主义吗？破坏活动和大罢

工吗?谁引起他的忧虑?这些忧虑导源于那一个阶级?出主意的顾问们能跳出私人利益范围来考虑问题,那就好了。在安静的科学领域里,关于动植物稀有标本的来源和历史,很容易引起争论,任何人的将来和地位,并不因此而受影响。但在政治经济范围内,我们如何能把前景看得清楚呢?如何穿过个人利益的荆棘丛中达到真理的光明境界呢?

不管亲王关于当代经济问题,究竟怎么看待,他对于发展公国的经济资源,一向总是不遗余力的。在这方面,最显著的步骤是把赫尔克里士港口由自然港口改为现代港口,增辟码头、铁路、防波堤,以及其它一切最新设备。此外亲王动用私款,填海拓地,扩充公国工业和制造业部分。一方 138 面奖励工商企业,一方面对于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订定规章,严格管制,禁止冒险之徒为非作歹。同时亲王不怕挫折,尽力设法保存公国的园亭树木,以及天然风景,不让投机营造商人加以破坏。

此外为奖励贸易起见,象一个大国一样,摩纳哥在国外设有不少领事馆。这些领事相当空闲,但将来穿过新隧道的运货列车,和停泊在海港码头的轮船一同出现的时候,国际贸易运输量的有

所增加，可以预知。重要的国际博览会还没有举行过，但摩纳哥展览馆，总是以精致独特著称。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一百周年庆祝会，以及 1910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博览会上，尤其是如此。

大家知道，亲王对于和平事业非常关心。虽然他的不少有名祖先，好战成性，他自己的理想，却是“无怨无恨，接受人生的斗争。”只有这样，人类良心才能享受不可侵犯的宁静。在《一个航海者的生涯》的序言中，亲王说，“一个由未来的进步所构成的理想，作为真正文明的远景，光临于哲人的心灵。这个理想声威所至，可以开拓狭隘的胸襟，扫除人类大家庭由于骄傲贪婪，由于穷兵黩武而产生的此疆彼界。”按目前形势，欧洲已变成一座武装营垒，这种希望，确属渺茫。但同时有一种力量，产生于良心团结的发展。公众的良心正在兴起，它谴责权力的一切滥用，无论去打击个人，或掠夺一个民族。这是依稀的晨光，初照地平线上，在生物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予以导引。“我的这些信念，定使守旧胆怯的人为之震惊。这些人用神秘的幻想，世俗的轻薄放荡，或惰性的习惯，来掩盖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畏惧。但是亲王们一向

为反进步的传统观念所征服的良心，可能受了自然与科学的影响，而觉醒过来；从而蔑视建筑在国与国间的对抗，强者的权利，虚构的边界之上的那种政策；从而反对由宗教，种族主义与社会等级所引起的世代仇恨，从而一心向往未来希望人类团结，实现正义。”

以上这几句话，就是亲王的计划大纲。下面就要叙述一下亲王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所曾采取的几个步骤。很显然，打破障碍，使世界人民和衷共济的最好办法，是邀请各国优秀人物，以文会友，共聚一堂。为了这种目的，国际会议最有用处。亲王对于在公国内举行的国际会议，无不竭诚招待。1897年国际文学艺术会议，是在摩纳哥举行的。1901年第一届国际海洋会议，亦在这里举行的。1902年伟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与国际医学出版社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1906年国际人类学与史前考古学，以及1912年国际动物学会议，也都是在摩纳哥召开的。1902年和平大会以后，亲王创设国际和平研究所于摩纳哥，这是一个宣传的中心。他本人游历各地，访问那些对于科学与和平事业可能有帮助的人物。

第 十 章

阿尔贝一世亲王在维护欧洲和平中的行动

140　有了机会，有了人，人类成就的可能性，便是无限。在摩纳哥，我们有这个人，在欧洲我们有这个机会。不过有些行动，字字血泪，载在史册，众目昭彰。有些功绩，不露声色，无形中去完成了。实际上许多好事，往往说得愈多，做得愈少。在外交上，谨慎小心，最为重要。说在摩纳哥任何人可以影响欧洲的命运，未免有些荒唐，因为公国是这样一个渺小的国家。然而在某种情况下，正是这样的小国，才有这个力量，才有最好的条件。人家不可能怀疑，这样的小国会对别的国家有什么阴谋诡计；对于它的代表，也不可能怀疑他说话会别有用心。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太小，在欧

洲会议席上，小国领袖的发言，每每不受重视。

摩纳哥的意见居然能够左右那些大国，这是什么道理？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懂得这个人，而不是仅仅去懂得这个亲王。

在国际会议中，要发生影响，一个人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地位，起一种介绍的作用。关于这点，就是在这些民主日子里，家世问题，门第问题，还是重要。

如果说，目下高门华族，还是有些价值的话，141 摩纳哥亲王的门阀，在欧洲毫无疑义是首屈一指了。当今亲王无论是这个格里马尔迪家族（据说这个家族是于968年从奥索皇帝一世接受摩纳哥的）的后裔，还是另一个格里马尔迪家族（这个家族的祖先在1162年曾任热那亚执政官）的后裔，总之格里马尔迪家族是欧洲最古老的阀阅世家。除了偶有间断以外，他们持续统治摩纳哥已有六百年了。对于那些相信血统、门第、君权神授的人，格里马尔迪家族在欧洲的统治家族中占第一位，其他家族相形见绌。哈普斯堡家族的鲁道夫，直到1273年才被推为日尔曼的皇帝，后来他派一个儿子去统治奥地利。

上面这些考虑，在现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种家世好的人，同时又拥有祖辈所著称的财富与才干；当今摩纳哥亲王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他不仅享有巨额财产，在法国他有很大很值钱的庄园，他还承嗣了祖上若干最宝贵的品德。在冒险生涯中，他不顾一切，出生入死，他的忍耐、镇定、勇敢、令人信服。在北冰洋或热带区域里探险，气候无常，阴晴莫测，亲王显现出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船长，与全体船员同甘苦共患难。亲王还承袭了祖上另一种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品德。格里马尔迪家族统治了摩纳哥这许多世纪，不是仅靠武力所能成功的，这点稍加思考，就能看出。虽然以前这个公国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毕竟是一个小国，随时有被强邻——热那亚、萨瓦、普罗旺斯——吞并的危险，且不谈法国和阿拉贡了，它们距离虽远，可是同样带侵略性，而且更加强大。摩纳哥的亲王们，虽然常常打仗，打得很勇猛，但这个公国，能免于灭亡，还是靠了有利于国家的联盟。一句话，几百年来，摩纳哥的独立得以维持，与其说靠了硬打，毋宁说是靠了外交。当今亲王不仅继承了若干祖先的勇敢有为，尤其是继承了

若干祖先的卓越的外交手腕。

所有这些，不过由于亲王的幸运，及其偶然获得的好的出身而已。但是在这种最初有利条件之上，却增添了本人自己成为始祖的真正光荣。在大革命时期，风云际会，雄才大略，崛起草莽，救法国于全欧强敌包围之中。保皇派看不起共和国领导人，说他们出身微贱，家世不好。曾有一次，引起这样骄傲的回答——"是的，我们没有祖先，可是我们本身就是祖先。"

世事茫茫，未可预卜，但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后代人们，回忆现在，将会把当今摩纳哥亲王看作是海洋科学之父。由于这门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与日俱增，亲王就成了鼻祖，大家以作为他的后裔而自豪。对于创立这门新的有益的科学，尽了这么多的力量，这确是一种胜利。将来世界愈进步，愈文明，这种胜利比在战场上所得的，更加光荣，更加为人们所感念不忘。因此任何朝廷，接待这样家世悠久，有勇，有外交谋略，家资巨万的亲 143 王，都觉得光彩。尤其因为这位贵宾，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私人资财，提倡科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成为崇高的科学权威。王室的亲

王上升为精神贵族社会成员之一，这种名号不是可以世袭得来的。早把边疆国界取消了的“文艺科学共和国”，引以为荣地把摩纳哥亲王当作一位同事，一位同胞相待。这样的亲王因此无论在波茨坦（从前德国皇帝所居的地方）或在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府）都受到欢迎，有宾至如归之乐。

亲王怎样利用了他本人优越的条件，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很自然地想方设法去予以解答。口头的书面的说法很多，不过都是猜测之辞。有一次，查理·里歇教授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曾被邀登“艾丽斯公主”号作海上巡弋两个月，亲王那时也在船上从事海洋学的研究。这位名教授兴奋地说，这是他一生最愉快的两个月。船上有好友七人，一室谈笑，其乐融融，会餐时边吃边谈，更是如此。就在这些谈话中间，里歇教授从容阐说和平主义政策的目的与意义。他一再申述在这方面已有的成就，各国间商定的若干仲裁条约已经签字，以及希望将来仲裁永远被认为是解决国际纠纷的唯一公平办法。亲王于是同意在摩纳哥筹备下届国际和平会议，这个会议就在1902年春天正式举行了。

此外阿尔贝一世亲王和符腾堡皇室，有近亲关系，可以出入柏林宫廷，没有阻碍。摩纳哥亲王望重一时，他能够平起平坐，向德皇说话。他就利 144 用这点，向德皇说了一些老实话。德皇大权在握，负治国重任，但对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清楚。各项争端，他未始不想公平处理，苦于为左右所包围，这些人的目的，不但在掩盖事实，有时还设法给人以一个绝对错误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德皇欢迎一位不存任何私见，对他说真心话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摩纳哥亲王是和平协会一位热心的会员；如果战争爆发，特别是战争一旦爆发于德法之间，对亲王，对公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德皇毫无顾虑地，不止一次地，倾听摩纳哥亲王的报道与劝告，结果阴翳尽去，清光大来了。一国国王，或一国元首，对真实形势，往往知道很少。德皇推重亲王，共商大计，这使法国总统也愿意一聆亲王的高见。在危疑震撼的局面下，阿尔贝亲王不论对法国对德国，总是竭思尽虑，进其忠告。

有些时候，法国和德国间官方外交关系，到了这样紧张的程度，双方都不敢再讲一句话，怕引

起误会，导致公开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摩纳哥亲王可以奔走于柏林皇宫与奎多尔赛（法国外交部）或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府）之间。双方都认为他除了呼吁制止战争以外，没有什么私人企图；为了说服两国言归于好，重新结合，他可以提出许多建议与计划。如果双方不很赞成，那也无关。亲王既不是官方的大使，也不是一般外交人员，也并不是那一个有关国家的普通国民，无论他讲什么话，人家怎样看待他，总不会因此而引起战争。这使他能讲别的官员或大使所不能讲的许多话。在另一方面，从这种非正式非官方的谈话中，更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等到非正式地知道这种解决方法双方都能接受了，然后通过法定渠道把它提出，就不怕会有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就是这样，亲王出了大力，制止了关于摩纳哥纠纷的战争，签订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一切终于和平解决。在那次大危机中，为了平息德国人的恼怒，把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牺牲了，一时法德邦交几乎完全断绝。亲王挺身而出，将法国总理鲁维埃的意见，转陈于德皇，经过这番调停，正式外交关系得以恢复。在这事件以及其它问题上，亲王的行动总

是绝对为了和平而努力的。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些努力，看去似乎概属徒劳。亲王刚从柏林回到巴黎，他满怀希望，心情愉快。在柏林他和德皇作了很可乐观的会谈。他高高兴兴地夹了内中装有和约条款的公文包，一心以为这些建议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他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他长途跋涉，一到巴黎，不回自己的王府，从车站驱车径往外交部请见总理鲁维埃，说有紧急事务相商。部里告诉他总理正在议院开会，无法会见。亲王坚持打电话至议院，得 146 到的回复出乎意外，说政府刚被击败，即将辞职。和平的实现只得推迟到新内阁组成后再说。亲王默念与德国政府所谈的和约条件，鲁维埃总理可以接受的，外交部的继任人未必愿意接受。总算幸运，鲁维埃的继任人布儒瓦总理同样渴望和平，新政府就充分利用了亲王与德皇在作非正式友好谈话时所获得的那些解释、建议与便利。就是这样，亲王很有效地协助举行了会议并签订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

关于几乎再一次扰乱欧洲和平的1911年新危机摩洛哥事件，亲王并未参加任何谈判。当答复

我的问题时，阿尔贝亲王说，这完全是强抢硬夺的把戏，他对此毫不同情，不准备参与。他对制止战争，很愿意有所贡献，但对瓜分赃物，不感兴趣。

谈到政府间的种种关系，具体细节显然不能尽述。摩纳哥亲王的影响，和其他可能起类似作用的人的影响，其所以成功，全恃不露声色，运用于无形。一切在乎谨慎，亲王所顾虑的，就是不要自我吹嘘，使同他共事的人有所不利。因此在所有适当场合关于流传对德皇的诽谤与误解，总是竭力申辩。他肯定地说，德皇貌似好战，实际是爱护和平的。他表面上的军国主义，对军队的大加赞扬，是由于他相信军事服役是一股巨大的教147 育力量，不仅为了备战，本身是有必要的。既然如此。阿尔贝亲王在各个不同方面就更能为促进和平事业效劳。例如1899年7月在贝尔根海港那里，法国练习舰"伊菲琴尼"和德国兵舰"霍恩佐伦"相遇。法国政府对"伊菲琴尼"舰长事前没有指示，仅仅叫他到贝尔根去相机行事，责任自负。这个处境很尴尬。一个法国海军练习舰的舰长对德国皇帝有什么话可讲？幸运地摩纳哥亲王那时正在海上忙于海洋学的研究，便直驶贝尔根，希望与德皇会

晤，因为德皇对深海探险，也极感兴趣。亲王抓紧这个机会，驾驶自己的“艾丽斯公主”快艇，出没波涛，往返于德舰“霍恩佐伦”与法舰“伊菲琴尼”之间。

法国舰长应付得体，对德皇尽了在当时情况下一切应尽的礼貌，并被邀登德皇的快艇，受到极友好的接待。后来亲王把这个经过告诉我，并感触地说当时要安排德皇的回访，真不容易。在德皇游艇上接待一个法国军官，这事好办，但是要请德国军阀魁首的德皇来登法国练习舰，那是一件很微妙棘手的事情。亲王最后毕竟克服了种种困难，乐于看到德皇步上法船，受到极其有礼极其隆重的款待。这是一件大事，这是法国和德国开始友好往来的第一步，要不是亲王在贝尔根的亲自折冲，要不是他的外交手腕，他对德皇的个人影响，这个恢复邦交，也许就要推迟好几年。　148

“伊菲琴尼”练习舰上全体工作人员及练习生，后来被邀登“霍恩佐伦”兵舰，大部分应邀出席。他们会到了一些德国军校学员。那时刚有一艘德国练习舰开到贝尔根。摩纳哥亲王周旋其间，玉成有意思而微妙的会合，使双方年轻的海军人员

在德皇御前表示互相友爱。当着军官和宾客的面，德皇颁发奖章给“伊菲琴尼”舰的司令，同时告诉司令他已洽请法国政府准许司令接受这个荣誉。摩纳哥亲王一向倾心于现代设想，主张消除旧怨，用仲裁代替暴力与战争，把这次德法在贝尔根友谊的会合，看作是一件吉祥庆幸的大事。在其它类似的场合下亲王获得了同样的结果。他总是勉力而为，排难解纷，充分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声望，促进这个大好的和平事业。

在德雷菲斯事件（1890年法国国内民主力量和反动势力因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冤狱而引起的广泛斗争）的日子里，亲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仅帮助了不少受害者，还能够给予法国政府关于德雷菲斯无罪的确证。据说这些确证使故总统费利克斯·富尔震惊之余，一命呜呼。费利克斯·富尔显然处境困苦，他为国教党所包围，这个党的生存就建筑在阻止德雷菲斯案件的复审，在费利克斯·富尔逝世前一小时一刻，巴黎大主教往见，当时全国轰动，要求复审德雷菲斯案件，大主教可能竭力主张总统有必要继续拒绝复审这案件的要求。下午五时在总统突然病倒前一小时，摩纳哥

亲王拜访总统。德国政府总觉得未经对方请求，自 149
动供给关于德雷非斯案的证据，未免有失体统。但德皇可以在私人谈话中向他的朋友摩纳哥亲王保证，德国政府从来没有和艾尔弗雷德·德雷菲斯上尉发生过任何关系，对于这个人毫无所知。亲王当然就会把这些话告诉富尔总统。传说由于这些消息所引起的顾虑与刺激，促使总统霎时身亡。亲王在谈话中曾经说明当时情况，当他最后一次看到总统，总统已心不在焉，精神错乱，病势非常严重。那天下午亲王任何计划，只好放弃。眼看总统已失常态，设法和他商谈解释，都是无用的了。

亲王于五时二十分离开总统。这时富尔正在等候一位迷人情妇后来成为轰动一时讼案中的主角的来临。这种欢会的期待可能使总统对亲王严肃的警告充耳不闻，更可能总统精神上已失去控制的事实，成为即将病倒的预兆。亲王离去后仅仅四十分钟，六时总统突然不省人事。刚巧这个时候，总统曾在游猎时碰到过的一位医生来到总统府，近边这是唯一的医生，就把他请进来，没有到楼上，就在楼下秘书的房间里。总统往常接见这个

妇人，不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总是在他的秘书的房子里，这个妇人也并不是他的唯一的女宾。从这个场面看来，一种说法应运而生，说总统为人，论其年龄，可称风流有余而谨慎不足。当医生走进秘书的办公室，发现妇人还在那里。妇人看到总统的情况，惊惶失措，衣冠不整。眼前要把这妇人尽快地撵出去，她身上裹了外套，乱作一团，一名警察把她立刻放到马车里，送她回家。然后富尔家属接到通知，于是举世震惊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突然逝世的消息就传开来了。

150

德雷菲斯案件复审的主要障碍之一从此除去。埃米·卢尔贝继费利克斯·富尔担任共和国总统，因为他不是教会党的代理人，对于复审并不反对。最后真相大白，冤狱终究得到平反。在这次斗争中，有许多人成为受害者，其中有皮雄神父仗义执言，为德雷菲斯辩护，因而失去数学教授的讲座。亲王加以援手，授以康万恩达区与蒙特卡洛间传奇式的山谷中圣德沃教堂的神职。加上亲王其它深情厚谊的伟举，使这次几乎引起法国内战的危局，得以平安渡过。

德雷菲斯案件发生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错

误地说成所谓法国教会与国家的分裂。根据法王路易十六1789年12月2日颁布的法令，国家将所有教会财产一律收为国有，同时教会与医院的维持，统归国家承担。在那些日子里，同目前一样，教会人员不听国家的指挥。在大革命时代，教会曾被全部摧毁，其后反动势力抬头，教会又逐渐恢复起来；1801年教皇与拿破仑之间订立了协定。作为德雷菲斯案件后果之一，这一个协定现在被毁灭了。大家当还记得，总统卢贝访问罗马，没有去 151 看教皇。教皇立刻通知各政府提出抗议。其中有一句话，在给法国政府的通知中是有意略去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教皇与法国的关系所以没有破裂，仅仅由于教皇希望这个现行政府不久就会垮台的！这个消息传得极快，给若雷斯（1859—1914)(法国政治家，法国社会党杰出的领导人)知道了，立刻在国民议会里宣布。等待已久的高潮终于来到；法国政府与教廷的一切关系完全断绝，协定完全毁弃，根据协定教会一向掌握的教会财产所有权，重新由国家掌握。

这次走漏消息，导致一场惊人的革命，据称与摩纳哥亲王有关。大家以为亲王与若雷斯以及若

雷斯的友人间，是有情谊的。亲王和那些为德雷菲斯鸣不平而受到教会迫害的人们，也都有往还。作为一个独立国的国君，亲王接到了教皇的通知，其间措辞与法国政府所得到的通知中的措辞不相符合。亲王无疑地把它指出来了；这样对于自由事业有极大贡献，但亲王竭力谢绝任何这种荣誉。从外交关系的道德标准来讲，走漏这种消息是不光彩的。我曾有机会问过亲王这件事，他坚决宣称没有理由可以使他透露一个秘密文件。至于一个发给各个政府并且经各个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看过的文件，怎样能保守秘密，那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摩纳哥亲王对人家责备他的话，可以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辩解。当这事件发生时，亲王本人正乘舰浮海，领导海洋学远征队远离国土。亲王觉得这种说他犯了外交上失信于人之罪的诬蔑，是出于报复的动机，因为对于德雷菲斯反抗教会迫害者的行动，亲王是曾经支持过的。

152

不用说当我荣幸地被召晋见摩纳哥亲王时，我曾面叩亲王关于亲身参与维护欧洲和平中的内部详尽。亲王回答说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毫无疑义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他觉得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文化学术的昌明，还有一些人头脑这样糊涂，竟相信武力就是正义，强权就是公理。亲王清言娓娓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相信这种人并不很多，情愿担负战争的可怕责任的人，毕竟是少数。他肯定说轻信战争是由煽动者一手煽动出来的理论，是很错误的。这点也许难于体会，但事实确是如此。那些被称为好战凶暴的野心家们，实际上极想保持和平。亲王还说，有时争端起来了，这并不是国家与国家的争论，也并不是政府与政府的争论，而仅仅是两三个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追求国家利益的人在那里挑动起来的。这种事情发生时，由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局外人来揭露这种阴谋诡计，比较容易。这种作用亲王曾经有时是起过的。当我提到毕竟不会有人疑心他是一个推行并吞主义政策的人，亲王由衷地笑起来了。亲王几次坚决认为凡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和政治家，抱有普遍和平的心愿。不过他 153 一再申说，这里那里常有几个人在引起恐慌、发泄不满、制造混乱。在这些行动后面，总有一些谋求私利和专为个人的打算。揭发这些阴谋诡计，予以抨击，就能防止战争。往往爱国呼声起来的时

候，如果能够发现这种呼声出于想发爱国财者之口，这种战争恐惧也就烟消云散了。亲王的目的就在揭露那些违害公共和平的龌龊勾当，告诉有关当局去阻止那些如不加以澄清即将发生的灾祸。就是这样，亲王经常为和平事业效劳。他不说他有多大成就，但是他毫不迟疑地宣称他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

第十一章

建立起新的科学——海洋学

阿尔贝亲王在留心当代政治发展，乘机斡旋 154 和平的同时，对于科学研究工作，孜孜不倦，从未停止。亲王驾驶过两百吨的双桅帆船，船上仅有船员十五人，从九千呎深的海底采集标本，获得成功。船上需要三小时一刻的体力劳动，才放下一种特制的网，需要九个半小时，才再把它捞起。甲板上假如有一部辅助发动机的话，那就可以节省不少劳力。从1885年到1888年，亲王乘“燕子号”，竟完成了四次航行。1891年伦敦格林造船厂给亲王造了一只六百吨的快艇，命名为“艾丽斯公主一号”。这条快艇上装有一台三百五十四马力的辅助发动机，和一个小型科学实验室。就用了这条船，从1892年到1897年完成了好几次很有成果的航行。在马迪拉岛西南方，举行过近乎一千八百呎

深的深海测量。最近伯根黑德港的莱尔德造船厂给亲王造了一只更大的船，载重一千三百七十三吨，这就是“艾丽斯公主二号”。它装有一千匹马力的三扩张发动机群，每小时可以航行十三海里。出身英国海军的舰长卡尔，从1891年至1906年任这舰的副指挥。海洋学部分地包括工程学与机械技术，因为一种新的学问需要新的工具。几年以前，我们站在一条船的甲板上，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探155究船底下海洋极深处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那时没有绳索可以绑了仪器沉到必需的深度，然后把标本从海底捞起而毫不损坏。在“艾丽斯公主二号”舰上，装有一种特制的缆索。这种缆索是由许多巧妙地互相缠绕的镀锌钢丝所制成，体积极小，分量极轻，而强度极高。这个奇异的金属缆索可以拉长到三万九千呎，可以拖七吨重的东西而并不折断。有些人以为海洋学意味着一个水族馆和保存在酒精瓶里的几条鱼。其实除许多技术、机械、科学、成就外，还意味着象我上面所说那种缆索的制作，以及船只的建造和船上生理、微生物、化学实验室的精心装置。船上还必须有摆动桌子，有风浪时，桌子仍能稳定，不影响化学的实验。此外船

上必须有参考图书室，必须有保存标本的大量化学仪器，这些仪器大部分是玻璃和酒精，要使其保险不给打破，很不容易。在实验室里，特别为了解剖，须有极强光线，但为了摄影用的一个暗室，也是必要的。这一切加起来说明一点，海洋探险船的安装设备本身就是一项技术，一项绝对新的技术。这是许多理由之一，为什么海洋学是不能与博物学相混淆的一种新兴科学。

最后在1911年"燕子二号"由地中海铁工造船公司建造，亲王在这条他的最新的船上完成了一次航行。这条船与"艾丽斯公主二号"不同的地方，主要是这条船比较大，载重一千六百五十吨，有二千匹马力，每小时航行十五海里。船上的科学装置当然包括了最新的改进，不仅有无线电报，还有无线电话，通过后者，在远距离所发的声音可以记录下来。当"燕子二号"驶近土伦时，船上曾做过关于无线电话的试验，设法能把播送和收听大大加以简化。就在这个期间，在阿尔及尔所演奏的《马赛曲》可以在靠近土伦的"燕子二号"上听到和录下音来。

就在这一次新舰的航行中，一种很特殊的章

鱼被发现了。它的身体有如海蜇，非常透明，内部器官，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鱼最奇特之点，就是它的一个大眼睛。眼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看东西，另一部分发射磷光。事实上在海底较低层，有很多以目为灯的发光鱼。仅在几年前我们对这种鱼，还所知甚微。查理·里歇教授有一次特地告诉我，有一种鱼简直是谨慎小心的化身。这鱼需要喂养的身部很小，但吞夺食物的嘴巴，非常之大。在大嘴的后面，有一只发光的眼。当它抓到一大口食物的时候，它就用发光的眼睛细细观察要吞下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在把现代厂商抛掷到市场上来的各色食物放到嘴里以前，要是也能象这鱼一样，调查研究一番，那就好了。这种堪作谨慎小心典范的鱼，名叫"阔喉咙鱼"。

在他几次远征航行中，亲王自任总司令。曾任法国海军中护卫舰舰长的达罗德司令以及布雷上尉担任副司令。朱尔斯·理查德博士从1888年起即在实验室工作，受命主持动物研究。亲王私人秘书阿道夫·富尔迈斯塔任其助理。在每次巡航中，按预定研究项目的性质，选聘不同的教授与科学界权威伴随亲王。一位名艺术家蒂诺里亦

157

被罗致，在标本获得后尚未褪色时，担任描画之职。为了保证所有经验万无一失，布雷上尉成为彩色照相的专家，这样我们不仅有照相的留真，又有画笔的描绘。海员大部分是从不列颠尼海边渔民中招募得来，因为这项工作非常艰巨，必须觅得身强力壮可以信赖的人们，方能胜任。

海洋学科研工作由亲王亲自主持，北至斯皮茨堡以北八十一度，南至佛得角群岛以南十二点零五度。从垂直测量的意义来说，这些调查利用轻气球可以高到四万三千呎。利用为了这个目的特别发明的仪器，海的深度可以量到近乎二万呎。开始研究范围包括北大西洋的表面潮流，尤其是湾流；但是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情况，恰恰特别有利于从生物学及测深方面的研究。所谓测深就是指在各种不同深度海洋里一切的生命而言。研究怎样去采集在某种深度里的动物，而同时并不妨害在某种深度上面或下面的动物。海洋学这门科学，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主要就在于发明器械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直到1912年初，亲王总共举行了二十四次各种沿海海洋学的航海探险。在这儿次远航中共

完成了不减于三千一百六十项单独作业。但感到最大兴趣的是关于保证巨人们的业绩永留人间的那些措施。首先必须做到创始人消逝了而工作仍158能继续进行。为此亲王创办了并捐助基金建造了海洋博物馆与研究所。并不惜人力与财力，用美丽的艺术的彩色图片将历年工作详细地记录下来。这许多出版品由摩纳哥政府印刷厂发行，版式优美，世称“上等四开本”，采用一种精美的特制纸张，迄今已有三十七大册付印了。这本身是一种传诸久远的著作，后来的自然科学学者还是要继续参考的。其中有好多册每册处理一种鱼类。例如第二册论述北大西洋的海绵动物；第三册，贝；第七册，蟹；第九册，章鱼类；第十二册，海盘车；第十六册，甲壳类或虾类。第二十二册所论述的则不是鱼类而是鱼类所居的水与其化学成分。所有图画，描叙那些分析仪器和水中摄影仪器。第二十四册甚为重要，引人入胜，这章论述有机体中砷的正常存在。

关于中毒病例中，砷的最初研究是由加布里埃尔·伯特兰作的。在1836年马什分析方法克服了主要困难。一毫克砷就是化合在有机组织内，

也可以查出来。但多少有些砷的存在是否为一种正常现象，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经过许多试验，还是被否定，一直到戈蒂埃才从组织里重新发现了砷。考虑到刑事案件中砷常被利用，而在医治某几种病症时，砷的疗效又日益显著，砷的问题就成为实际生活中一件大事。海洋学能否在这方面有新的理解，人们对此颇感兴趣。第二十四册证实人与动物的正常组织中，有砷的存在。这里插图说明所用的仪器，所有研究方法则予以解释。许多动物在大西洋中捕获后，立即受砷方面的检查。在检查海鸟时，只检查羽毛，因为这些海鸟是用枪击毙的，肌肉部分可能受到枪弹中大量砷的影响。从海绵似的生长物至脊椎动物，所有经过检查的标本，发现体内都含有砷，这与捕获的时间和地点无关。看来砷显然在我们生存中起一定作用，这是活的小细胞的一种原素，就象我们找到碳、氮、硫和磷一样。 159

第二十九册对于各处海洋中硫酸的存在，作了一些论述。提到海水的各种透明和色彩的估计方法，测量海水流速的浮置仪器，以及富有趣味组成沙子的晶体图片。由此看来，在海洋学研究中，

除鱼类以外，还有许多东西要加考虑。任何人到摩纳哥，在他的游程中总要包括参观市立图书馆，对于科学及其专门性部分，可能茫然，但那些图片却是五彩缤纷，美不胜收，无论如何会令人感到兴趣无穷的。游客可索观海洋学丛刊三十七册（或三十七"束"，这里是这样叫的），就能约略知道这个海洋学名词意味着什么，摩纳哥为了要贡献给世界这一门新而有用的科学，曾经化了多么大的气力。

1899年4月25日是海洋学博物馆举行奠基典礼的日子。在这个节日里，人们精神上的崇高愿望显露出来了。琐屑的争执抛弃一边。就是实际搞政治的人也忙里偷闲做起和平与科学结合后人类前途无量的美梦来了。为了表示欣赏与兴趣，德皇指令驻巴黎德国大使冯·明斯特伯爵特地来到摩纳哥。在奠基典礼的大会上，冯·明斯特伯爵郑重表达了德皇的赞助与关心。他用这几句话作为结束：

160

"正要在欧洲一个最美丽地方建造的这个纪念馆，对殿下一生事业将是崇高的表彰。把这里成为海洋研究者的集合中心，我对这个设想表示

敬佩。

“殿下优礼款待各国学者，对于增进国际友谊与合作，将大有贡献。”

法国政府表示赞同与钦佩，不让德皇专美于前。他们派了布朗·德科尔斯顿海军上将同样向亲王祝贺。

大不列颠在海上霸权国家中居于前列，由于“挑战号”舰的巡航以及别的探险活动，对于海洋学知识的发展可以说有积极的贡献，可是这次在法德两政府参加的庆祝典礼上，英国政府没有派遣代表，殊属费解。事已至此，摩纳哥亲王只得一身周旋于两个匹敌国家的代表之间。无疑地这是一个难对付的局面，需要高度的外交手腕。幸而这种外交手腕格里马尔迪家族的许多成员是掌握的。在论及亲王维持和平的努力中，特别在德法两国之间，我曾提过亲王不信某些国家与政府首脑的好战倾向。面对德法代表，亲王在所作答词中曾阐述这个看法。亲王说：

“威廉皇帝在欧洲危机四伏的时候，予人以稳定的感觉。他派他的最受崇敬代表之一去参加一个巩固科学团体的工作。

“是的，这个皇帝在智力活动方面，以身作则。对工人阶级的代表团，予以热忱接待。对“燕子号”及“艾丽斯公主号”舰上简朴的先锋队员，加以表扬。这个皇帝的行动真象一个真正的和平之友。”

然后转向布朗·德科尔斯顿海军上将亲王继续说：

“海军上将，你代表的国家才思横溢，惠及全球。你代表的总统伟大英明、果断坚定、得到法国人民的信任。你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接待过我，你告诉法国海军的同胞们，告诉我年轻时的伙伴们说，我的海军人员还在继续工作，我念旧的感情是永世忘不掉的。

“现在当我看到皇帝与总统的代表一同围绕这个基石，这意味着劳动与思想的结合，人性中最伟大部分的结合，我不禁要问人们的心里究竟出现了什么新的力量来控制这些旧的本能；我远远看到科学所点燃起来的一道光明把热情嗜欲转向更高远的目标，这样人们的心灵由此可以得到更好的平衡。

“这个基石将用友谊团结的手来把它奠定。但

愿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运动，向无边无际的大海，悠悠万代的苍穹发射一线宁静，这一帝王国君反求于自己良心而都有的一线宁静将转而影响那些被帝王国君所导引的人们。”

这样，亲王一方面对德皇表示十分崇敬，同时又竭力以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名义来称道他。然后 162 亲王转而颂扬大革命的法国，说法国人民天才的影响遍及世界。末了亲王回忆在法德战争中他加入过法国海军。这些他用极委婉有诗意的词令把它表达出来，每个人都觉得高兴和满意。亲王如此成功，德皇与法国总统觉得仅仅派了特使是不够的，还都打了个人的贺电。

这就是博物馆奠基典礼圆满完成期间亲王所得到的鼓励。当别的主要国家一致赞扬这个博物馆将对人类有所贡献，英国政府也许会觉醒过来急于要做一点该做的事。这实在应该的，因为这个博物馆并不是一种奇技淫巧专供一位富裕亲王的玩赏，也并不是作为公国居民的游览之所，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基金充足的国际合办的机构，在各国科学家领导下由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再者，由于摩纳哥离著名大学和研究中心较远，一所海洋

学研究所已经在巴黎建成。摩纳哥的博物馆是一个实验中心，是办在巴黎大学内的那个研究所的极重要的附属机构。这个博物馆之所以重要，决非仅仅是地方性的。

早在1885年亲王确实就想在摩纳哥建造一座博物馆，把他在历次科学探险中所获得的标本放在里面。但是很清楚看出这种办法未免太专门化了。这种博物馆必须包括一切这门科学所要说明的东西。在房屋建造过程中，1903年亲王特别在巴黎国立美术工艺学院举行过讲演会。这些讲演非常成功，后来移至索邦学院。最后在1906年亲王决定创建海洋研究所。维利埃·巴尼特是大陆周刊主笔，关于里维埃拉游乐疗养胜地的情况知道得最多。他得到过亲王的一封信，在此信中亲王对法国政府申说他的地位以及关于他所提议的研究所。这封信是写给法国公共教育部长的。巴尼特替他的周刊把这封信译成英文：

“部长先生，——自从我献身于海洋学研究以来，我深深感到这门学问对于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不仅在学者埋头研究方面，而且在政府关怀注意方面，我曾经尽力为这门学

问去获得一种应有的地位。

“已有不少国家在全球海上组织起科学的巡航，对于海洋学的发展已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法国对于海洋科学一向有特殊兴趣，但还没有适当重视这门科学象重视其它科学一样。几年以来我在巴黎却曾设法举办过一系列的讲演，很受欢迎，听众逐次增加，亦更加专注。公众领袖如总统卢贝以及政府人员对此颇感兴趣，出席听讲。

“我因此愿意补此缺陷，在巴黎建立一个海洋学研究中心，与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的实验室和大批采集物密切配合。过去二十年间我在摩纳哥结集了我个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国有名合作者的辛勤劳动的成果。

“由于巴黎大学友人们曾经告诉我关于振兴 164 这座著名学府所应采取的扩充计划，在实现中正遇到了困难和耽搁，我考虑了把两个计划合并起来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向副校长表示，我是愿意如此合作的。后来我设法筹得了为购置索邦学院所需地产的款项，大学方面则在新购地区内给了我一块地基为我准备建造海洋学研究所之用。研究所章程一并附上。

“巴黎与法兰西对一切思想工作者如此厚待，我感到愉快。我补充一点，我捐献给新研究所的产业，并不仅限于将在巴黎建造的房屋，摩纳哥那里的海洋学博物馆包括所有的实验室、采集的标本、水族馆，以及附属机构在内，从现在起都是海洋学研究所的财产。我另捐四百万(法郎)作为研究所的周转资金。我深愿在我身后，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研究所能够保证为科学进步继续服务。我请求法国政府承认这研究所为一种公用事业并核准这研究所的章程。

“部长先生，请接受我的崇高的敬礼！

“(签字)阿尔贝，摩纳哥亲王。

1906年4月25日

摩纳哥宫。”

巴黎大学所获得的地基，地势高出老索邦及万神殿，位于圣雅克街上头，这里一块面积很大的地方已经清除干净。就在这空地上首先建起海洋学研究所。近来关于研究所和博物馆的法律地位颇有一些误传。实际上这在公国官方机关报《摩纳哥日报》上早已解释清楚；就象伦敦《公报》或巴黎《官报》所登的一样，从法律上看来可称为是正

确的。《摩纳哥日报》认为上面所引1906年4月25日写给公共教育部长的信是讨论全部问题的根据。为了保证亲王一生大部分时间内所致力的工作能传之久远，他创办了研究所，研究对象为海洋的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动物学、细菌学等等。这个研究所必须继续采集标本，组织授课和讲演会，为科学调查团筹拨款项以及出版学术研究报告。

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觅得一个各国学生都能前往留学的城市，这些学生愿意从事专科研究，而这种教学对于他们比较新颖，与原有学系并不冲突。这些条件在巴黎都找到了。刚巧在这个时候大学正在扩充校舍，这样就给了机会去获得地基在理学院附近建造建议中的海洋学研究所。上述的那封信是在1906年春天写的，但是并没有象有时所想的已经把这个研究所以及基金四百万法郎捐献给法国政府。这封信仅仅说明巴黎大学的学生从这个研究所可能得到好处，并请求核准这份章程和承认这个“公用”机构。因此法国政府于1906年5月16日批发了准予照办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这个研究所关于行政和财政方面是由董事会 166

管理；关于技术与科学方面是由国际改进委员会管理。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组织，享有法律上民事上的权益。关于万一组织解散的唯一条款是：假定授权撤回，董事会委员会解散，研究所的基金与房屋应移交巴黎大学，但必须在明白规定的条件下将捐款人遗嘱人所提出的目的付诸实现。如果违背原约，捐款人和遗嘱人或他们的后裔和转让人有权收回他们应得部分的财产。

上面已经讲过，在摩纳哥的海洋学博物馆，是研究所财产的一部分。这是研究所的私产，根据1906年5月16日的法令，研究所享受一切公民权利，可以拥有财产。博物馆有如研究所本身，同样不属于外国政府。博物馆管理处必须尊重创办人的意志，继续处理关于采集和研究海洋及其内容的一切事务。

博物馆同时依旧是公国完整的一部分。把博物馆移交给海洋学研究所，博物馆便从亲王私人产业部分抽提出去。但象公国其它部分一样，博物馆依然在亲王统治之下。博物馆象公国内所有其它财产处于同样地位，不管这个财产是属于本籍摩纳哥人还是属于外国居民。所以亲王对于博

物馆仍然行使民事的刑事的管辖权。在博物馆内如有任何犯法事件发生，就将予以处理象在公国别的地方发生的事件一样。将来如有必要向房屋[167]及地产征税，博物馆也同样要被征税。由于博物馆不再是亲王领地或私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特殊法令，才能豁免捐税，但这种特殊法令，随时可以取消。所有运到博物馆的物品都须缴纳关税，象运到公国其它地方一样。国家当然保留征用和占有之权。博物馆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私产，这个研究机构的总办事处设在巴黎，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研究机构就因此而属于法国。总办事处可以设在罗马或其它城市。同公国内别的财产一样，博物馆是受到公国法律的支配的。

《摩纳哥日报》说明如果阿尔贝亲王要把他所创办的一切尽可能给以国际性的特征，他必须把这个事业放在政治波动起伏之上，不受个人事业变化的影响。海洋的研究范围广泛，很容易越出一个国家狭隘的疆界。亲王更认识到科学的成就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哲学遗产。因此这个研究所、这个博物馆以及它们所进行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不应该看作为法国、摩纳哥或任何一国的私产；相

反地它们将作为一种媒介，联合各国人民去完成有益于全人类的那些丰功伟业。

第十二章

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和巴黎海洋学研究所的开幕典礼

168

建造博物馆经历了十一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研究结果，将在这里陈列。现在最后时间已到，博物馆即将开幕，邀请公众亲自看看海洋学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为了这个目的，一个盛大仪式和庆祝大会，早在准备举行。这种典礼表示崇德报功，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去吸引和教育对于科学所已获得进步的重要性还没有体会的那些人。星期一，即1910年3月28日，博物馆隆重开幕。许多著名人士到场参加庆祝，他们中有埃米尔·卢贝先生，法国前任总统，现任海洋学研究所董事会副董事长。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各国政府都派了正式代表。

从大不列颠来了皇家学会代表布坎南教授，皇家地理学会代表斯科特·凯尔蒂先生。但就沿海国家从海洋学所得的利益来考虑，不列颠政府在这些场合，应起领导作用。无论如何，大不列颠应当派一个有分量而重要的代表团，象德、意、法诸国所派的一样，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在什么程度上一定要去同德国比赛"无畏舰"的建造，这个问题，各人所见不同；但对于海洋科学的确实有用，大家看法，毫无二样。德国政府往常被指责为采取好战的海军政策，此次大会，踊跃参加，而大不列颠反始终不露声色，退藏于密。其实大会用意，在提倡一种纯粹和平主义的和真正人道主义的事业。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海军都没有派特使前来，没有人可以与别国派出的内阁部长、海军上将以及大使等并肩媲美。至于别的国家的学校、学院、研究所都派了代表，更不待言。管弦乐队在热安先生指挥下演奏《节日序曲》，手法完美，名不虚传。这是一篇交响乐章，由圣桑斯特地为这个庆祝会作的，受到热烈的欢迎。亲王接着起立作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讲话。他指出海洋学虽然是年轻科学，在世界知识领域里，已占有位置。今天海

洋的科学已经进入一座宫殿，这宫殿由一位建筑师建造，作为世界文化中两种指导力量——艺术与科学——之家。人们、舰队、各国政府都在帮忙。德皇派船只去研究印度洋，并在俯瞰大洋的最高点之一特纳里夫岩石上，建造一座气象和大气观察台。已故葡萄牙国王卡洛斯把他所有的余暇时间全部奉献于海洋学的研究。后来他被一种回潮所冲击，带回了一些我们曾经认为进步人类已经脱离了的野蛮特征。

“但是隔代遗传——一种通过历届生命延长前代影响的力量——很慢才能让位于另一种永存宇宙间的力量，这就是把人类带到时间所遮掩的未来那里的进化力量。

“当我们讲到科学，我们必须向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祝贺。那里的国民与政府感觉到科学的文化是文明的精髓，那里许多公民组成发展知识的中心，那里文化掌握了思想的方向。” 170

在庆祝大会上，大不列颠代表阵容虽弱，亲王却提到英国人，对他们的成就，表示敬意：

“在这种场合，所有在座的人都不能忘记那些有学问的英国人，他们最初扫除一般人对于深水

适于生存这个特征的无知，我们回想到卡彭特与怀维莱·汤普森，约翰·默里与布坎南早期光荣的巡航。我们记得海洋科学的专家米尔恩·爱德华兹的功绩。我们还记得马格纳吉，他的工作在意大利海洋学上，起开路先锋的作用。”

在列举对海洋学事业极有帮助的别国科学家以后，亲王阐述了这一奇异的事实：海洋科学逐渐更清楚地显示，生命的起源要到海里去找。这就大大增加了对这种研究的兴趣。近来更加证实了一点，深水不但不是不可居住的，而且比较陆上包含有更多的芸芸众生，在陆上一切生物都在一个平面上居住。而且陆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汇归于海，可能转化为有机体。海洋是第一个活细胞的摇篮。到了这一点，亲王声称，“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住居陆上的生物，我们是从海洋里逃跑出来的叛徒，从海洋深处蒸馏出来的能量，供给我们肌肉以生命的活力与生殖的活力。”

“难道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比在海洋深处磷171光闪闪之中，更为快乐吗？难道我们在微妙变化的大气中心里，比在静止不动的空间里，千年万代默默主持生物的转化，更为快乐吗？如果欢乐是由观

览宇宙进行中所得的感觉强度来衡量的话，那我们确实是幸运儿了。但也许真的快乐倒是在静静的海底，那里隐约可见的影子，无声地，悄悄地，掠过那灿烂焕发的磷光。”

亲王其次说明研究所及博物馆的目的，表示他深信科学家一定能够见义勇为继续他所创始的工作。

“我愿意这个纪念机构，将一视同仁地，保卫科学家的劳动。我希望它不会变成任何个人好大喜功的东西”。

最后亲王向那些帮助他创造这门新的现代科学的人们，表示感谢。“这门新科学有很大的力量来转变生活的情况，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各民族间的关系。”他也没有忘记那些工人们十一年来把一块块石头安置起来，直至落成。亲王不仅感激地说到他们的效劳，他还关心到把他们包括在参加开幕典礼的客人中。在亲王正式宣布博物馆开幕后，法国外交部长皮雄先生首先讲话。法国政府有两种理由参加庆典，第一是对于科学的兴趣，第二是感谢亲王在巴黎成立海洋学研究所。

“作为外交部部长经常关心的事，就是维持国

际间的和平。在这个教育、研究、进步、工作中，我欢迎一种无私的举动，目光远大的举动，使大家表示感激，因为它一方面增加我们的知识，一方面对172 于人类事业大有贡献。”

海军上将冯·克斯特尔用法语讲话，说德国皇帝陛下自从奠基典礼后，对于博物馆的发展，给以极大的注意，现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最后海军上将说道：

“我在执行我元首命令的同时，我请亲王殿下相信我是感到如何的骄傲与快乐，被选派来担任这个光荣与惬意的任务的。

“殿下谦和地放在我元首崇高赞助之下的这个海洋学博物馆，是举世独一无二的。这是亲王殿下所采取的高贵首创精神的结果，这个宏伟的纪念馆将永远成为亲王殿下毕生致力于渊博辛勤的学术研究的证明。这种学术研究对于各门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莫大的帮助”。

海军中将格勒纳为意大利政府，伯爵德·苏扎·罗萨为葡萄牙政府，都用热情的词句讲了话。参议员奥多·德·比埃为西班牙讲了几句话以后，一些诗句，标题为“胜利的船”，由法兰西学院的

让·埃卡罗先生写作，马斯内先生谱成乐曲，蒙特卡罗歌剧团合唱队和管弦乐队演奏。接着有三篇论文由海洋学研究所教授们宣读。贝尔热先生说明了海洋学科学的范围及限度。波蒂埃先生叙述了海洋深处的生物状况。儒比先生审订了研究所的规划及目的。

莱昂·热安先生特地写作的开幕进行曲，很适当地插进了摩纳哥赞美歌，现在演奏了。亲王起身引导他的客人巡视博物馆。乐止，皮雄部长代表法国政府赠送十字荣誉勋章给博物馆建筑师德莱福雷先生。最后宣读了摩纳哥亲王与德国皇帝、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意大利国王、西班牙国王、葡萄牙国王间的来往贺电。 173

现在博物馆已经开放，开幕仪式已经举行。还有别的节目和表演在后面。晚间歌剧院有节目演出。拉乌尔·冈斯伯格先生为了这个节目特地写了《思想颂》。当亲王及外宾使团进了歌剧院，《思想颂》由法国喜剧院巴尔泰夫人朗读。

次日星期三地中海委员会在博物馆会议室里，开过一次会，共进了午餐。蒙特卡洛歌剧院的乐队和合唱队演奏了选段，包括为了这次盛会由

前摩纳哥大教堂歌唱队领队贝利尼先生特写的一首大合唱，题为《海洋学颂》。在此以后有一系列的讲演。埃米尔·卢贝先生第一个人站起来讲话，不是作为前任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而是作为海洋学研究所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卢贝先生祝贺亲王"二十五年来，以无比的努力，不顾生命危险，坚持到底，终于将深度到海面下一万八千呎海底生命的样本，都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了。"

法国科学院埃米尔·皮卡尔先生代表巴黎大学，伦敦皇家学会，罗马林奈学会，以及柏林、维也纳、马德里、圣彼得堡各地的科学院致以谢意。这位博学的教授指出，要想做一个海洋学专家，必须对于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有广泛的知识。所需要的不仅是一条船，而是一个流动的实验室。对于这个实验室，各种新仪器新设备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时必须自己创制。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海洋生物学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把新博物馆充满了这么多海底生命的有意思而美丽的标本。

美术院秘书鲁戎先生宣读歌剧作曲家马斯内先生的演说稿，提到亲王对于艺术事业作了贡献。

并祝贺亲王在精确科学领域内的成就。随后演说的有：代表巴黎自然博物馆的佩里埃先生，代表柏林海洋学研究所的波伊克教授，代表法国经度局的德朗德尔先生，代表帕斯特研究所的加布里埃尔·贝特朗先生。贝特朗先生说明海洋有机体生物的研究，对于细菌科学极有贡献。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代表斯科特·凯尔蒂先生用英语谈到，亲王的调查研究在世界各地地理学者中已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吉拉尔先生以葡萄牙海洋联合会的名义发言，提到已故葡萄牙国王卡洛斯对于海洋学如何的专心研究，加以爱护。还有许多讲演，因时间关系不当场宣读，以后予以付印。其中之一就是代表汉堡德国海洋观象台的格哈德·朔特教授所写的。另一篇是法兰西研究院维奥尔先生以巴黎国立美术工艺学院名义所写的。第三篇是法兰西学院董事勒瓦瑟先生所写的。虽然最后三篇讲演被略去了，划时代的早餐会延长到下午三时才行结束。

庆祝典礼却并不因此停止。晚上举行盛大的水上庆祝会，由蒙特卡洛歌剧院院长拉乌尔·冈斯伯格先生主持。不用说海边上人山人海，在公

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多的客人。当歌剧院乐队演奏了莱昂·热安先生的开幕进行曲，看到一只古式的大木船远远地来了。船上的赫尔克里士神，正环游世界，到此暂停；但觉光芒万丈，灿烂夺目，神高唱赞美诗篇，把自己的光明，永久的青春赏赐给这个美丽的地方。现在赫尔克里士神来得更近了，占领了这块巨石，把它叫作摩纳哥。不久其它两只大木船出现了。一只载了"科学"，另一只载了"文艺"；它们行近了，高唱文化与学术的颂歌。赫尔克里士神回答以激动的歌词，赞美海洋与海洋的神秘，人们运用科学总有一天能掌握和识破这个神秘。于是赫尔克里士神带了跟在后面的大木船进入港内，把艺术与科学安置在摩纳哥。但是那里有反对者，他们是原始的居民，是半兽半人，是文明的叛徒。他们立即攻击木船，战斗开始，结果是蒙昧主义的毁灭，启蒙思潮的胜利。强有力的男中音蒂塔·吕富先生唱赫尔克里士神的角色，声音宏大，远播海面。赛会过后，继之以灯彩、歌唱、大放烟火。这样在灿烂辉煌欢乐愉快的气氛里，这座有名的海洋学博物馆胜利地开幕了。有如上面所说明的，欧洲几个主要政府、

大学、研究院特地派出代表尽量表示了他们是能够理解亲王所作工作的重要性的。

现在就剩下研究所永久所址本身的开放了。研究所九个月后落成了，开幕典礼于1911年1月23日晚上九时举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利埃用 176 他的亲自出席来给研究所以法国全国所能够给的最高批准与承认。这个海洋学研究所由法国建筑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内诺先生建造。地基由大学在圣雅克路的上头觅得。在同一条街的下头就是索邦区的教堂，索邦学院新建部分在一面，法兰西学院就在对面。这真是古典的地区。大家知道索邦学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之一。在十三世纪由圣路易的忏悔神父罗贝尔·索邦所创办，目的在帮助贫苦学生学习神学。教堂、图书馆和教学大楼都是里舍利厄所建，拿破仑把它们统统合并于大学。目下大体说来，索邦一词就是指的巴黎大学，虽然大学中有些部分如法学院与医学院并不在索邦诸大楼之内。海洋学研究所邻近巴黎大学，但关系上是绝对独立的。海洋学学院的建筑风格是佛罗伦萨的，上面有正方钟楼，使人想到摩纳哥的格里马尔迪宫。法里埃先生一再提到建

筑师内诺先生和负责壁画的蒂内雷先生，并加以赞扬。这些壁画描写在大海中从海底深处采集标本时的操作状况。

开幕典礼中，共和国卫队的著名乐队，演奏了马赛曲以及摩纳哥赞美歌。伴随共和国总统的有外交部长皮雄先生，商业部长让·迪皮伊先生，退伍军人总监佛罗伦蒂将军，参议院议长迪博斯特先生，德国大使舍恩先生，意大利大使蒂托尼先生及夫人。

177 亲王与总统引导行列前进，当他们进入大厦，仪仗队呈献武器。接着就是世袭摩纳哥亲王，他和希腊玛丽公主殿下挽臂同行。其次是希腊乔治亲王殿下，公共教育部长莫里斯·富尔，正式代表法国政府，海洋学研究所董事会董事们以及其他许多著名人士。总共有六百多人出席，当他们聚集在最大的讲堂里面，亲王发表了他的开幕词。他对共和国总统以及国家、国会、城市、陆军、海军代表们的同时惠临，使一所新的学术机构在法国首都开幕，大为增光，对此表示感谢。在提及出席的几位名字以后，亲王说：

“最后我在你们中间发见三位，我提到这三位

名字的时候，充满着敬爱的情意。约翰·默里爵士在海洋学方面永远是一个崇高的人物，因为他在英国“挑战号”舰的远航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初次奉献于海洋科学事业的壮举。其次是内诺，这个纪念馆的创作者，这位建筑师的许多杰作将永远证实巴黎学派持续不断的进步。最后还有夏尔科，这勇敢的探险家刚从南极地带回来，他带领了一队海员和海洋学研究者在那里为法国的国旗增加荣誉。”

亲王继续讲到了研究所所承担的纯粹科学和国际方面的任务。公共教育部长莫里斯·富尔先生讲话，宣称政府有责任鼓励象这一类的优秀工作。在提到亲王愿意保持这研究所的国际性特点后，部长继续说：

“你也曾想到要增加这研究所的活力，和推进 178 它的工作，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这研究所置于法国法律保护之下，并靠近这个有名的大门对新思想非常敞开的巴黎大学；把研究所设立在这个宏伟的首都里，你爱首都，首都也爱你。你很想把这个学府安放于旧拉丁区，那是许多新发现事物的光荣摇篮。你号召各国好学的青年来到这里，听名

师们传授和讲解海洋学一门恰好是你由衷热爱的新兴科学。我以法国和巴黎大学的名义，向你祝贺，向你道谢。”

科学院院长阿尔芒·戈蒂埃先生宣读了一篇长篇论文，内容为海洋科学的初步成绩及其发展，目的在证明科学院支援海洋学研究所是义不容辞的。接着是巴黎大学教务长利埃先生讲话，结束时提到关于财政方面亲王曾经作过的帮助：

“巴黎大学也感觉到你是这样一个邻居，从你那里可以盼望得到的尽是帮助。你已经证明你是慷慨大度的。大学不能忘记，在那个时刻大学正在筹款购买大片土地，准备建造化学研究所，镭研究所，后来与你的海洋学研究所同时，准备建造地理研究所，你的加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你的捐赠，这种理想的结合，就会变得功败垂成。所以大学是乐于把你看作一个大力赞助的人来欢迎你的。”

最后，博物馆馆长佩里埃先生对于海的整体影响，作了一个很渊博的讲演。他讲到从海里发生的生命和下达到海底的光。但鱼类能下降到比光所抵达的地方还深，在那里它们散发一种自己

179

的光，带进少许阳光到那些黑暗地区来。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海洋学这门科学需要各个国家各种语言、各个种族的学者来协力合作：

“这项工作所引起的普遍团结的深厚感情，对亲王殿下常常雄辩地表达的那些愿望，将是得到实现的最好保证。全世界和平象征的天上虹霞，微光依稀，姗姗来迟，但祥和之气，已足化干戈为玉帛，总有一日会大放光明，照耀全球的。”

当这些讲演结束后，乐队演奏梅耶贝尔的第三火炬进行曲。接着亲王的侍从武官海军中尉布雷在幕上放了一些奇异的彩色照片。这些都是布雷最近远航时所获得珍禽异兽的摄影。在这些富有趣味的展览品以后，放映了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开幕典礼的纪录片。晚上所排节目到此结束。乐队演奏由莱昂·热安先生特地写作的《开幕进行曲》，宾客们巡视各教室和各实验室，没有忘掉冷餐室，那里备有香槟与点心。随后贵宾们逐渐散去。经过许多国家和政府都曾参加的三次盛大典礼后，海洋学研究所和海洋学博物馆就正式成立了。第一次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的基石于1899年4月25日奠定。第二次是十一年以后，于1910

年3月28日博物馆庄严地开幕，全公国欢呼庆祝。最后于1911年2月23日建立于巴黎索邦学院附近的海洋学研究所由亲王与法利埃总统主持开幕。180 现在工作完成。一个永久性的学术机构建立起来，基金也有了着落，就留待学者和学生将海洋学研究所所提供的机会加以充分利用，可以说他们对于这些优越的条件并未有所辜负。

必须记得，研究所不给学位。不象医学、法学和其它学问，海洋学是没有学位的。因此来学习的人只能是极少数，有三十到四十人就算不错的了。令人大为惊异的，在第一学年结束以前，竟有七十到八十个学生。这些学生不可能希望得到任何等第或学位放在他们名字的后面，他们是来求得知识的，只有求得知识，绝对没有任何别的动机。

学生可以选择他们的教授。在一楼有一个教室，许多实验室都在楼上。这里每位教授有他的一套房间。第一，有一间大实验室给他的学生们，那里所有必要的仪器和材料都是准备好的。所有电力照明也是妥善安排好的。当用的钱都用了，一切都为了鼓励研究和促进研究。实验室后面是

教授的私人研究室，另一面是他的私人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共分为三组。第一组由热耳曼先生助理，教授儒比先生讲授海洋学的生物学；第二组由克莱因先生助理，教授贝尔热先生讲授海洋学的物理学；第三组由奥·卡萨斯先生助理，教授波蒂埃先生讲授海洋动物的生理学。奥·卡萨斯先生同时是研究所的秘书。来访者如幸运地碰到他，可以看到许多极有意思的东西。这里虽然没有博物馆，但在楼上宽敞的走廊里，一些普通式样的碗柜里面有一般客人很喜欢看的许多标本，特别是几种奇异的海棉，若干头足鱼就是章鱼属的动物。

181

地下室内有许多水箱作为小型的水族馆，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实验。一个极有趣味的表演曾经做过。大家知道，鱼类能够改变颜色来和环境的颜色相配合，这样就避免看到，也就避免捕获。一条差不多是黑色的鳝鱼放在淡灰色的水箱内，不到一年鳝鱼变得和制成水箱的水泥的颜色一模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条灰色又几乎是白色的鳝鱼。这里备有海水，但对于活鱼还没有什么处理的办法。此外我们还有机械工程车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海洋学研究、远航、实验以及

示范表演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市场上往往买不到，只好自己制造。这里所有机械、锯子等都用电力推动。当我参观时，工程师们正在制作一种特别的木桶，以便采集浮游生物。这些微尘在洋面上飘流，一般认为这是生命的初次显现。最后还需有大的锅炉为全所供应热能和热水。

当然还有一个图书馆、若干办公室和若干委员会会议室。但最鼓舞人的是那座公开讲堂。这座优美建筑可容纳八百人，基金项下每年拨款二百四十镑作公共讲演费用。星期六晚上一般举行公开讲演。每一听讲人通过书面申请，一张全季有效的入场卡就免费寄奉。申请的人非常之多，讲堂太小无法容纳。经常只要有十个人站在外面，讲堂门就开了。听众如此踊跃，往往在开讲前两小时就到了。讲堂门往往在开讲前一小时就关闭，因为里面人已经坐满了。讲演中专门细节尽量避免，目的在使普通听众对海洋学科学发生兴趣，巴黎的知识界人士对这种鼓励，热情响应。听到这种成功以后，不可能不感觉到那些把所有时间浪费于蒙特卡洛的游手好闲的富人与勤恳的巴黎人民之间，是一种对比。有多少人到过蒙特卡洛以后，不

仅对海洋学甚至对任何其它有实用的东西，竟是一无所知啊！

在巴黎的研究所每年工作经费需二千四百八十镑，统由亲王拨付。学生不缴纳任何费用。他们如果要跟哪一位教授研究，只需写一张申请书给教授，要是他个人不反对，学生就被准许听他的课和讲演。研究所还每年出版四到六期有精美插图的学报，分送各国图书馆。这样，科研工作的利益，普及社会，所需经费则由摩纳哥亲王负责。

第十三章

海洋学博物馆

183 有一次，我在俱乐部和一位高级职员谈话的时候，他偶然碰到一张海洋学博物馆的照片。谈话暂停，他手里拿着这张照片，说道：

“这是一个垂之永远的纪念碑。在俱乐部消失而被人们遗忘之后，这博物馆好象一座灯塔，屹立如故，吸引着全球各地的学术界人士，并受到人类的感激与敬意。”

在这热闹的季节，蒙特卡洛披上了盛装，游客蜂拥而来，俱乐部的一位主管人员在这个时候讲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何考虑过这件事的人都可能作出同样的预言；但这并不减少这番话的影响，因为给我印象很深的地方，不完全在那一番话，而是在俱乐部本身人员承认博物馆远比俱乐部优越的这个事实。蒙特卡洛当然十

分可能会象巴登——巴登，威斯巴登和赫姆堡一样，但是今天谁还能记起这些地方来呢？能记起的只有少数老头老太了。对现代人来讲，人们只知道它们是休养地，对某些疾病有疗效的矿泉罢了。在这些城镇里，俱乐部四周的围墙依然存在，它们还没有倒塌，但当年盛况，一去不返。现在谁还能听到关于赫姆堡俱乐部的情况呢？可是海洋学博物馆宏伟坚固的建筑宜于作为一门新科学 184 之家却岿然独存。这门科学如此新奇，就在今天还有许多人不理解这门科学是怎么回事，还得经过若干年月，人们才能初步承认它的贡献。幸而这个博物馆是一座实物教学的场所。假如一个人还不懂得那怕是一点儿，这门新科学的深远和重大意义，那末他的头脑一定是十分缺乏想象力的。必须坦白说明，这个博物馆目前还没有得到它应当得到的欢迎。好象还没有人来做过这种宣传工作。不给人们做些解释工作，是不能期望他们来理解的。由于游客对于一些最重要词句的意思不懂，专门性的游览指南只会增加游客的厌倦。在游览季节每天一定钟点里，不是一位教授在场的话，至少总得有一位对海洋学有研究的人员在场，

指导游客们参观各室，唤起他们的兴趣。在许多例子中，随举一个例子，有种泡存在酒精中呈微黑色的鱼叫海蜥鱼。除非有人在场解说这种鱼是发光的鱼，否则一千个一般没有专门知识的观众中断不会有一个人停下来细看这个标本的。这种鱼的下边有一条黑色的带子，似乎是发光的；其闪光如同夜晚从船上的许多舷窗里发出的一样。这种鱼总共有六十四片发亮的鳞片，能随意使全部或部分的鳞片发光。因此这种鱼向前游动时，能把光射到左面或右面的东西上。这些发光的鱼展现出来的问题多么有趣！几年前，人们发现这些动物颜色漂亮，长着视力很强的眼睛；可是却生活在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光的地方，大家感到诧异。原来希望用鱼网在深海中捕捞盲鱼，而捕获的鱼却比以往看到过的任何一种鱼的眼睛都大，并且视力也强。显然这些鱼能在那里看到不少东西，而对我们来讲那里都是漆黑一团。其中好多大放光亮，从它们身上落下很多发光的水滴。在蛇发女怪和虹彩女神活跃的地方，正是一群发亮的鱼在团团打转。

185

各种门类的怪头鱼是保存在博物馆里最奇特

生物之一。附摄照片约缩小为原色的三分之一大。在用酒精泡存以前，这种鱼原呈红砖色和橙色。另一标本因其颜色鲜红引人注目，叫新石器格里马尔迪鱼，因为这鱼是摩纳哥亲王发现的，所以取此名字。从这种鱼武装了许多尖刺来看，可断定此鱼一定能够防卫自己。我们知道，这种新石器鱼是在离纽芬兰湾海岸很远，深达四千一百呎的海底捕到的，这样使人稍微放心，因为爱好海水浴的人们都不喜欢碰到这类生物。它的爪子有其身段的三倍长。这螃蟹状生物的照片比原物略小。应该将此鱼分属在那一种类曾引起过一些争论。最终决定将其分为单独的一种，因此就按格里马尔迪家族来命名。

认为这个博物馆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世界上各大城市几乎都有，因为里面总有些各种动物的标本，这种想法是很错误的。关于这方面，我听说过这么一件有趣的故事。有位美国人，象大多数游客一样，漫不经心地来这里参观，说道这博物馆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认为华盛顿的博物馆要好得多。海洋学博物馆，不用说华盛顿没有，即使巴黎、柏林以及其它任何地方都

没有。唯一曾做过一点努力想建造这样的博物馆的城市是柏林。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的博物馆，现在可以说是应该好好地了解和欣赏这种博物馆的时候了。

186 为这门科学所建成的博物馆，其本身规模，显得十分宏伟可观。但为了避免侵占那美丽的圣玛丁公园，要想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摩纳哥崖石上找到一块相当宽广的土地来建造博物馆，这是不容易的。最后决定牺牲老炸药工厂来建设这项伟大的和平事业；老炸药工厂位于这些公园的东头。这部分向海倾斜一段距离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崖石突然而止，悬崖峭壁，与海垂直。在斜坡上没有平坦的地面可以用来作为地基。因此必须使用木桩来架起博物馆横过斜坡，使外面墙壁能座落在岩石较低部分，与海垂直地耸立而起。从海中仰望博物馆大楼，这项工程的艰巨性最能体会出来。那些意匠经营，美轮美奂的大拱门，与下面基础粗糙不整的乱石岩块，一则自然状态，不受拘束。一则在建筑术上采用几何图案，均匀对称，两者之间对比非常鲜明。由于能在斜坡面上进行建设，原先

无法利用的土地，现在也可以利用了。博物馆的入口处与崖石的最高或标准面一样高，前面对着古城。博物馆占地的宽度，直至斜坡的边缘，所有木桩就是筑在这个斜坡上的。因而在降至靠海木桩间和在博物馆的主楼下，有可供两层地下室用的场所。它们一边有很好的窗户，可以俯瞰海面，而另一边仅是坚硬的崖石。靠近海水供应处的那较低层的地下室十分适宜做水族馆。同时还有足够的地方用来做各种实验室，供科学家在那里工作；近崖石的地方用来做冷藏室，以储存上百种还没有经过研究和分类的标本。

邻近蒂尔比山的石灰石用来建造这座大楼。这种石灰石异常地坚硬牢固，很象石版印刷里所用的石头。一些经过选择用来作装饰品的较大石块，如博物馆正面的那些柱子是从布雷西亚搞来的，同样也很坚硬牢固。人们所得印象，凝重结实，显然说明博物馆将世代存在下去。博物馆的中心部分呈六十五呎六时宽和六十五呎六时长的正方形；两侧有同样大小的两翼，长一百三十一呎，宽四十九呎。博物馆大楼总长一百米，相当于三百二十八呎。正如前述，博物馆为了能经得起时 187

间的考验，这里应突出说明的一点就是它们的主要墙壁很厚，厚达八又四分之一——九又四分之三呎。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因为这是整个事业的特征。认为这个事业仅仅与摩纳哥亲王共其生死，不过是亲王自己个人的爱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个博物馆是献给一门奇异科学的一座神殿，建立在伟大的太阳神和海神赫勒克里士·梅尔卡思或赫尔克里士所宠爱的地点，一向庇护赫尔克里士港口的崖石，现在用来作为这座神殿的地基。当年海上旅行的腓尼基人化身之神所受到崇拜的地方，现今却有一位指导人们探讨海上和海底的新神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在那里受到人们的崇拜。

博物馆的正门在圣玛丁街上。门前有一片广场，可供马车转弯和停车之用。同时还可以使游客立在相当远的地方，纵览博物馆大楼；观察各部分建筑的和谐配合。在装饰方面的主要特点是采用那些大块整石做柱子，象其它结构一样，给人们的印象是坚固耐久。好似赫尔克里士的精神仍在鼓舞着住在这崖石上的居民，好几世纪以来，他的神殿就是靠这崖石支撑的。墙壁既然坚厚，装饰它们的柱子是用大石块筑成，每块重十六吨、高达

二十六呎。第二层楼的正面就是采用这些大块造 188
的，那矮一点的第一层楼的正面就没有采用这些石块。第二层楼高达三十六呎，它内部的四周成一画廊。

博物馆门面上的雕刻独出心裁，而又十分恰当。它没有采用通常的图案，而采取与博物馆的目的有关系的图案来装饰。我们察觉到所有雕刻不是花、蔓藤花纹或其它普通的装饰品，而是深海中发现的动物，如三身怪物叫鱼，这种鱼为赫尔克里士所杀，按三身怪物而命名的鱼；再如六千呎深海中捕获的多唇鱼；还有别的许多奇怪东西。博物馆正面刻着摩纳哥的纹章，这算比较传统的设计，但还是用了巨大的信天翁和海鹰做饰顶的。正面的其它部分是雕刻家杜萨特先生的作品，他力图通过一系列有寓意的群像表达真理为科学揭开了自然力量的秘密，表达对人类大有帮助向前进步。除了这些雕刻以外，还刻有对这门新科学作出过极大贡献的那些船的名字，如“托利斯曼”号舰、“挑战者”号舰、“瓦尔迪维阿”号舰，“燕子”号舰以及“艾丽斯女王”号舰。

博物馆主要入口处之前，平台宽广，长有十三

步。游客从这里通过德莱福特利先生所设计的漂亮的熟铁正门进入门厅。就在那里有一扇转动栅门，游客一般要付一法郎方可进入，同时还可以买到关于这博物馆的书籍及一本亲王部分生平的自传，叫做《一位航海者的生涯》。这部非常迷人的故事已由巴尼特·维利埃斯先生很美妙地译成英文，凡对海洋、旅行、冒险、摩纳哥及其亲王感兴趣的人都应人手一册。在那里还可以买到照片和明信片。有些明信片贴上海藻作为装潢，并涂上彩189色使图片完美。可惜没有写海藻的名称。假如能添上几句话，简单解释一番，那明信片就会变得更有趣更宝贵了。这大楼内部的所有装饰与其外部一样，令人想起这个博物馆的目的。这些装饰物有船舰、鱼、绳索、滑车。即使保护那些富丽堂皇的楼梯的栏杆，上面所有顶球也是用海贝壳的形式制成的。大厅和接待厅中央的大分枝挂灯象征希腊女神梅杜萨。这个华贵的大厅高达二十三呎，正好构成每边为五十九呎的正方形。大厅四个角落的小枝形挂灯一直被认为是模仿海胆的，但实际上却是代表那些属于发光类的海洋微生物。这两种灯是由荣获罗马奖金的康斯坦特·鲁先生设

计的，它们描绘的是那种能发光的透明胶状鱼。它们丰富多彩地体现了浪漫的象征主义，因为蛇发女怪三姐妹会把她们看到的一切人化为石头，梅杜萨不就正是三姐妹中之一吗？由于被内普丘恩所爱而被佩瑟斯所杀的那个梅杜萨神的头，紧接在米内瓦神的盾牌上，它仍具有催眠的魅力；恰象水一样，经过地上便把泥土变成石头。如今那海神所爱恋的海洋动物却被设计成为海洋学博物馆中的中心分枝灯架。

游客一走进第一道玻璃门，就可以迎面看到一座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一世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这座雕像是亲王的敬慕者所奉献的。他们聘请法兰西学院著名院士皮埃什先生做这工作。这是现存亲王最有名的肖像之一。紧靠雕像的墙上有两块题名匾。一块匾上留下了捐献这份礼物给亲王的摩纳哥居民的名字；另一块匾上留有外国人的名字，这些外国人很想通过捐献来表达他们的爱戴，他们对亲王及其在科学上的贡献十分钦佩。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陛下，接 190 着是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陛下，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七世陛下，符腾堡国王威廉二世陛下，波尔图

公爵殿下，霍恩佐伦威廉亲王殿下，维腾堡查尔斯亲王殿下，拉杜兰亲王殿下；大不列颠皇家地理学会；另外还有很长的名单载着参议员、议员、医务人员、艺术家特别是亨利·内维尔先生，科学家特别是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布坎南教授，金融家特别是男爵亨利·罗思柴尔德。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外，在中央厅和接待厅里就没有很多的东西可供参观了。博物馆的西厅可以开会，特别适用开专业会议和发表科学报告。那里的木制品精雅；天花板施采富丽，这是由卡瓦耶·科尔先生进行装饰的。希波拉特·卢卡斯先生画的优美画图表示在北极海的一连串插曲，说明在研究海洋学过程中的那些有趣的冒险经历。在这会议厅的那一头的讲台上悬挂着蒙夏布隆先生画的一幅巨画。这幅画表现出“艾丽斯女王”号舰白色优美的姿态，它在海面上自由飘浮，波平浪静，闪闪发光，与蓝天一色，使观者情不自禁很想登舰一游。

还须指出，在西厅的窗户上挂着黑色和白色窗帘、放映幻灯时，整个厅里可变得一片漆黑。厅内设有专用电流系统，可达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

伏特，供应九十至一百安培的电量。这样凡科学实验所必须的一切均能充足供应，随时取用。这种照明力量可射至厅内任何需要放置幻灯的地方。假如是在放幻灯前后的夜间，六盏漂亮的青铜分枝灯架可用来作照明之用。

但是只有游客进入第一层楼东部大厅，才能初步明了海洋学意味着什么。大厅门口的每边放着转动地球仪，一方面从南极，另一面从赤道来表示整个世界。来自赤道的那一面把海洋分为三类。海洋学学者研究这些海洋之间的关系，如第一类是完全与陆地接壤的海叫里海，第二类四周几乎都是陆地的海叫地中海，第三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洋。在我们正准备观看那小展品时，大厅中央的那些大型实物就会吸引着我们的注意，特别是那亲王捕获的巨大鲸鱼骨架。这些骨架长约七十余呎，因此极能引人注目。厅外有场地供骨头晒干和漂白，因为这个博物馆不仅供人参观，而且也是科学家的大型车间，那里具备各种条件进行研究和实验。紧靠那大的展品，还陈列一些其它小骨胳，装饰得很好的白抹香鲸、鲨鱼、海象的标本以及其中若干怪物的胚胎。酒精瓶里还可看

191

到可怕的章鱼，因为它的颜色褪得很快，所以旁边还挂了完全和它活着时候的彩色一样的一些图片。往往标本旁边，陈设图片，图片是照动物活着时的样子制成的。这样不仅使展品美观有趣，同时对研究者也有很大的用处。旅客还可以在此参观那些和北冰洋鲸鱼、海豚、圆头鲸鱼及其它巨大哺乳动物一样大小的许多模型。

沿墙壁的架子上陈列着比较小的展品，包括那些难于分为动物类或植物类的海绵微生物和那些海盘车及贝。海藻展品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呈奇异绿色的生物。许多那些小标本属於海胆类。然后轮到各种不同的螃蟹、小胶鱼和章鱼。这里展出的彩色图片说明这些生物在保存的过程中，那些美丽的色泽褪得非常快。

192 过高估计这些彩色图片的价值，和不去欣赏它们的美丽色泽，这都是不可能的。在陈列室的较远一头，我们可以碰见一些泡存在酒精中较大的鱼，如鳕鱼、戏鱼和一种叫海石吸鱼的怪鱼，这种海石吸鱼是在摩纳哥港口捕获的，经解剖后，其主要器官被展出和拴着标签。这种鱼瘦长，无齿，嘴圆；似乎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够吮啜食物。其

生殖腺与内肠几乎一样大，同全身几乎一样长，约为二呎。

在大厅的另一边，展览着进行深海研究所使用的器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海中的土、沙、石头等是如何收集和运送到海面的。这里有捕鱼的网、量水温的仪器以及正好在一定深度获取水的样品的仪器。怎样在船下几千呎操纵仪器和进行工作呢？鱼网怎样能展开与合拢？装水的样品的瓶子在一定的深度水装满后又怎样把瓶子盖好呢？虽然人们离这些器具有好几哩远，但他们能站在船的甲板上完成这些工作，他们仅不过用一根细钢丝来联系他们所使用的仪器。完成这种工作的那些精巧而新式的仪器被陈列在博物馆中，这间接说明海洋学者所必须要克服的种种物质困难和障碍。

能够发现和论证一个未知的事物，对科学家来讲，这就满意了。所谓新的事物也许已经存在了数千万年，但只要这是刚刚发现的，我们还是叫它做新的。这也许没有什么用处，但不去管它。随着时间的变迁，其它一些相同的无用事物也会被发现；把这两种无用的东西放在一起，一些特别

193 有用的东西就会从中产生。但是普通的人们往往以不同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他们总会问起展出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海洋学却是一个累赘的新名词，人们经常要问海洋学所代表的东西是否真有价值。这样的怀疑可以从这个博物馆中找到一些答案。首先，一般人总会从海洋联想到波浪，不用说晕船了。在进入东厅后，他就会看到波浪的浮雕；这些波浪设计的比例尺度是由科洛丘特尔用立体照相测量制成的。立体照相测量是一个好长的词，配得上大西洋的大浪。可是能够知道波浪的确切大小，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单靠我们去看着波浪是无法知其大小的。就在大西洋中部，风暴的波浪，虽然说起来总认为有山那样高，其实很少超过三十五呎的，对大多数旅客来说，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

我们知道了波浪的大小以后，其次来谈谈勒尼尔教授所做的一些实验；这些实验目的在发现光能穿过多么深的海水，同时在把电灯深深地接到水的下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实的瓶子和木桶，其中有些是装啤酒的小木桶，以及各种形状的飘浮物，把这些东西抛入水中，去寻找海洋水流

的路线。每样东西里装着一张写了三种文字的纸头："请发现这张纸的人把它送交本国海军当局，以便转交法国政府。"

因此，在1887年，航行在亚速尔群岛和纽芬兰之间湾流里一般六百哩长的距离中抛入水中的飘浮物有九百三十一个。直到1892年，捞上的飘浮物达二百二十六个，并报告了当局。所以亲王根据这些能够对湾流的路线作了些新的说明。另外还有各种大量的转动仪表，它们装着时钟结构，看上去象风速表，但它们不是量风速的，而是用来量水流速度的。

我们查察了海水的流动后，应该来考虑海水 194 的质量，可以看到一千克海水中含盐三十五克，即一千分之三十五。这些盐约有四分之三为普通盐。许多河流的入海处，海水并不十分咸，但在大量蒸发的地方，海水较咸。因此波罗的海非常缺盐，比率为千分之十，而红海的盐最为丰富。倘若世界上的海同样深，那末我们就会有三千六百八十米即四千码高大量的水，假如这些水分蒸发掉，那它就会产生七十二点四米厚的一个盐床。按照溶解度来排列，石灰盐在最末，其它各种盐的数量、

比例和位置一并加以说明。还有许多大的蓝色玻璃方块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海的深度意味着什么。每块表面代表着一个平方地理英里，或六分之一纬度——即二千零二十五码。海洋的深度就是以同样的比例进行测量的，但为了更容易理解起见，还提供了航行在水面上那艘三万二千吨的“居纳德斯”号舰、“毛里塔尼亚号”舰和“卢西塔尼亚号”舰的小模型。一个圆柱表示水深四千五百米即四千九百零五码，而那艘大“居纳德斯”号舰，从其底部到其最高的舱面高达约一百呎即三十米。紧靠那圆柱的另一圆柱表明海有九千六百三十六米即一万零五百码深。在木制插座上安放一幅水的图解，这是按同样的准确比例测定的，说明在坚硬的泥土中钻孔所获得的最深度。他们在上西利西亚的辛洲那块地方，钻进的泥土有二千二百四十米(二千四百四十码)。海洋学学者从比六千米还要深的海底捞出样品，因此可以知道在那三倍深于陆地下面的海面下所发生的情况。

其他一些模型说明海在地球表面上占有很大的面积，其深度从三千米到六千米之间，而大陆的高度仅在一千到二千米之间。这样海拔高度的土

195

地很少，并且没什么用处。相反有一半的海，深度超过四千米，这里有一座吸引人的金字塔式模型，上面标有刻度，说明海中的含银量。总计有溶解了的纯银一百三十三亿吨之多。另一面，有一座很小的塔，表示从发现美洲的1493年推算到1905年所得的银总共不过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吨。能把海中所有的银提炼造成一座银塔的话，那末埃及最大的吉泽金字塔与其相比就显得十分渺小。这种从海里捞到的银所造成的塔真会和高耸在俱乐部花园上面达三千四百五十呎的锥形艾吉尔山一样高大。倘若将海中获取的珍珠、珍珠母、珊瑚等加到这个银库上去，那末图解的海洋学还是有实际用处，这种看法大家会承认的。

具有纪念性的楼梯通向第二层楼和壮丽的楼厅。此地和别处一样，玛赛克嵌镶细工、雕刻、彩色玻璃窗，各种形状的装饰品，在这里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海以及海里各种形状的动植物。二楼的配置与一楼一样，有间正方的中央厅，两侧各有二间长方形的厅。在正方的中央厅内有一艘全副装备的捕鲸船，船上装满了射击标枪的小炮及一些其它捕捉海中巨大鲸鱼类的武器。在那美丽的布雷

斯阿石圆柱之间有亲王游艇的模型，如“艾丽斯一世女王”号和“艾丽斯二世女王”号。在角落里一些旋转架上放着用三种语言细致标明的海藻。其他架上有不少照片，介绍在亲王的一些游艇上的生活概况。参加过各次远征的许多知名人士可在这里认出。还有一些捕获物的照片，尤其肯定会对一种很可怕的怪物感到兴趣，因为这怪物不是在远古而是在1909年6月14日，离博物馆仅一箭之遥的老妇人角那里捕获的。这怪物看上去是很可怕的兽类，用三排牙齿武装着，至少和人一样大小。这样一个近邻说明在公海中游泳不是很妥当的。自然科学家给这可怕的动物取名为“尖鼻鱼”，这复杂的术语也许会欺骗一些人们，认为这鱼来自远处；但这不会使那些可能被它咬的人们得到什么安慰。

196

二楼西侧大厅现留着为存放不断增加的采集品之用，暂时就在这里整理和把标本分类，因此这里是一个工场，公众不得入内。东侧大厅用于陈列海洋学理化方面的东西，测深和捕鱼的大型设备以及某些海产工业的种种。一进大厅，在右侧放着海绵、珊瑚和珍珠，接着是干鱼如鳘鱼和软

体动物等。老饕到此，对于一批鱼子酱一定会感兴趣，其颜色有象德国小扁豆的棕色到黑色及浅绿色。但没有指标说明其色味如何一致。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兽皮。这里还有一批奇异的收藏品，它们就是靠鱼为生的寄生物，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乌贼鱼在内，我们拿这类鱼喂我们所喜爱的鸟，使它们会长出锐利的鸟嘴。海生植物编织的花束，陶器，海洋植物装饰的一些扇子终于说明海洋花园里的东西也能用来美化人们的住宅环境。在天花板的中间挂着巨大的鱼网和开发海底宝藏的各种奇特的装备。这里有大型鱼网或笼子的模型，它们能在一定的深度张开，在网拖起前可以合拢。倘若没有这些，要想知道那一种水生物生活在那一种不同深度的地方，那是不可能的。

二层地下室多半用来进行工作，不供参观。这 197
里有好几个实验室，包括一间设备很好的照相暗房，一间有关海洋学著作的图书馆，各种进行研究和准备标本的实验室和工场以及行政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所有这些屋子内部均装置暖气，并有煤气、淡水和海水的供应。小鱼缸可以放在实验室或工场里，那里有可供解剖和进行动物、植物、组织、

生物研究用的一些活动手术台。任何得到许可的研究生会在这里找到进行细致研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游客会从两层地下室的底层那里看到博物馆中最有吸引力而迷人的部分。这层地下室的东边完全辟为水族馆。这里有各种长度从三呎到十九呎的玻璃柜。这些柜子有四呎宽，三呎到十六呎深。海正好在下面，有个煤气发动机不断把海水打入这些柜子。但起初是有困难的。柜子外部是用厚玻璃板做成，否则就看不到鱼；这种玻璃裂开后，水就会漏完。若不及时灌水，鱼就会死亡。好象玻璃没有经过东西碰撞会自行破裂似的。起初很难说明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有种解释认为这一定是地震造成的，毫无疑问，这是远处的地震，这种震动很轻微，使人感觉不到，但足以使得紧紧固定在铁柜里的玻璃破裂。然而另有一种看法似乎更为有理，说必然有振动使玻璃破碎，但这不是地震引起的。或许是由于海水波浪冲击下面的岩石而造成的。在岩石上可能有小孔，海水钻进小孔，迫使空气关入并受压，然后再突然迸裂，这就产生了轻微爆破。有位阿什·罗伯特先生提出

一项建议，简单而实际极有价值。这位先生是英国口腔外科医生，在公国外也享有名声。他建议用些柔韧橡皮状的物质镶在铁柜上。这样照办了。硬玻璃与硬铁之间由软的物质隔开，任何振动，不管怎样发生，就不再碰坏玻璃了。

因此我们可不再担心，从容观察从汪洋大海底里捞上来的奇妙生物，供我们观赏赞叹。这是一个奇异而引起人们敬畏之心的景色。我们对于眼前灿烂庄严的种种，知道得何其少啊！我们在正对面另一山上的歌剧院中看见太太们穿戴鲜艳夺目的丝绸，佩带着闪发五彩光亮的宝石，但是她们的这种艳丽与海洋学博物馆水族馆中生长着的一些鱼的绚丽多彩及海花的优雅美丽是不能相比拟的。那里也有可怕的怪物和美妙脆弱的水生动物放在一起。力气很大的兽类，旁边就有小妖精样的生物，既温柔又美丽，好象生成这样便能保卫自己似的。

贴上的标签和绘成的彩色图画可以使游客略懂一点所看到的展品。但是仅仅告诉了鱼的拉丁名字，并不能使人满足。假如能写上几句说明一下鱼的习惯、用途及来源，那一定会唤起游客的兴

趣并促使他们来研究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水族馆入口处的柜子装着种类繁多的海盘车，它们大小不同的形状使人惊奇，它们的黄色至深红色使人想起盛长在里维埃拉的杨梅树果子。然后就是奇异的螃蟹和虾子、黄鳝、比目鱼、树桩似的短鱼，绿色鱼。绿色鱼有绿色透明鱼鳍，其色泽如同地中海沿岸丰产的绿色剑形叶的海藻。在光线适当的地方，观看混合拉布鲁斯鱼、唇鱼和蓝条纹的濑鱼，它们显得十分漂亮。但它们并不想躲避，反而游近观众，好象要使那些盯着它们的人感到害臊。近旁的海马却是比较怕难为情的。生命与美丽交织在一起的残酷可从豚蝎鱼得到例证。此鱼躺着用光亮透明的红眼睛来观察，这眼睛比最好的红宝石还要明亮。它看去并不活跃，态度沉静安详，但能闪电有力地捕食游近它的动物。和大陆上一样，海中也有残酷无情、举止文雅、行动敏捷的白鼬；虽然我们可以从书本中知道，但还必须去摩纳哥看看它们在生活与行动中的样子。在我看得出神时，站在旁边一位满口称赞的游客大声说这个水族馆尽管不及檀香山的水族馆，但比那不勒斯的水族馆要好。在那一头，有好些巨大的鳗

鱼，这是一种特别迷人和显眼的鱼。这鱼显得矮胖，但在适当的亮光下，它的闪亮的鳞片成为一种深暗而神秘的蓝颜色。但鱼尾的运动或移动可使鱼反射出多种不同的光线，接着就变为棕色，一直到这种暗黑色依次变为银灰色为止。许多这样鱼，例如海鳍，躯干为棕色，眼睛为绿色，在它们游动的时候，的确可以不断改变颜色。观看他们的动作，就象空中爆破的火箭一样。由于闪光，一闪即灭，因此要想看到那绚丽的色彩，就必须十分注意。

还有一个大而浅的柜，装着活海龟，一些很小的玻璃柜用来观察和研究微小的动物，在大而深的养鱼缸里它们就会散失。从科学观点来看，十分有趣的并不是这些较容易看得见的动物和大鱼。当然一直存在着要研究较大物种的倾向，但是对于研究那些比较起来是小型无名物种的生活习惯，诸如鼓阿尼、鼓虾等，还是极感兴趣的，它们可帮助海洋生物学家说明一些问题。尽管游客对于海洋学及其有关部分一无所知，毕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吸引他们，使他们感到兴趣；但必须经常记住更主要的目的是在于鼓励研究。因此不要认

200

为所有采集的东西都是供参观的，其中相当部分是公开展览，但大部分的标本是收藏起来，放在实验室中供专家随时使用。许多标本，特别是在有双份的情况下，保存着以便与其它博物馆进行交换。

二十五年来，一个隐藏着的生物世界，终于被发现了。今天许多这些生物放在博物馆中，准备随时唤起一般人的兴趣和提供有学识者获取更多的学识。凡对颜色和形式会欣赏的人，都会给海中动植物鲜明而和谐的五光十色所迷住。那些对花朵表示爱好和赞美的人，也会同样或者更加赞美海葵和多种大小、多种形状的彩色海盘车。但花朵开得美丽仅仅为了吸引授精使者，其目的绝对是实用主义。而博物馆也是如此。它将散播科学之爱，亲王认为科学能征服所有的恶势力。“包含着一切光明和一切真理的科学有一种力量促使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科学意味和平，意味人类进步。“未知世界的征服是唯一配得上现代精神的一种征服。”

所有一切科学的钥匙都在海中隐藏着，因为生命是从水里产生的。最初的微生物是从海中采集的，并在摩纳哥博物馆中进行研究。这些微生

物当然包括浮游生物在内，也许我们的生存还亏得这些浮游生物。这种生物微尘飘浮海面，深入海底，并清除杂质使高级生物可以生存。人体主要是由水分构成的，而这种水分与海水极相似。微生物保持海水的纯度，我们健康的保持，靠友好的生物战胜有害的生物。这种有害的生物总是不断地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这个事实，应使每一个人确认海洋学科学的重要性。这些就证实这门科学的范围和用途；这门知识在这座新神殿中积累着，使人们得到科学所提供的启发，以及科学所鼓舞与保持着的生命。这块古代巨石曾经是力、光和火热的神赫尔克里士为人们所崇拜的地方，现在却屹立着一座墙壁坚固宏伟高耸的博物馆。这是一座杰出的博物馆，因为这是一座有用的建筑物。它将唤起一般人的兴趣，并促使他们去追求知识。它将是学者与专家从容作息的场所。对大家来讲，这是美妙无比皆大欢喜的胜地，它岿然屹立，俯瞰大海，正是科学世界的一座灯塔。

201

第十四章

人类学：公国内的原始人

202 就摩纳哥公国而言，其重要性仅次于海洋学研究的，是大力促进人类学和人类古生物学的研究。这两门学问不象海洋学那样是新的科学，研究的人一向是很多的。因此，论证其重要性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公国范围内有一群具有历史意义的岩石和岩洞，其中以红岩即芒通红岩著名于世。这些岩石和岩洞一向隶属于公国，这就自然而然地证明：很多年以前就有考古学家来过摩纳哥。就在这些岩石的上边是风景秀丽的格里马尔迪村。摩纳哥、芒通和文蒂米尔的领主查尔斯·格里马尔迪在1351年买了这片土地，并以自己的名字定为村名。他还建造了一座城堡，其废墟最近出土，矗立在一座悬崖绝壁的边缘，高约八十呎，构成圣路易斯峡谷的一部分。这座岩石叫做格里马尔

迪，其大小裂缝构成了岩窟。罗马人或许他们的祖先好象来勘探过红岩的旧石器时代矿藏。某个英国人于1770年试图掘进亲王岩窟。德·索热尔于1786年在儿童岩窟顶盖下边发现了一座石灰窑，长二十二呎。其它的岩窟也被派作同样的用场。在1848年以前，弗洛雷斯唐一世亲王把从这些岩窟搜罗到的一整箱遗物送到巴黎，但这些遗物在革命中遗失或毁掉了。尽管这样，布罗卡教授在1865年参观了这些岩窟，并坚持认为这些岩窟都是藏身的场所，人们在窟内安心进餐——这是史前一种天然的圆形凹地。 203

1870年1月，在前四个岩洞的前面未开垦的地带建造铁路时，著名的法国地质学家里维埃拉先生整天设法告诫筑路工人，要他们重视他们正在挖掘或用地雷爆破的土地的神圣性。到1871年6月，里维埃尔先生能够把一大批搜集品带回巴黎；第二年秋天，公共教育部长正式授权给他，因此他可以深挖下去，并打开了几个岩窟。他于1873年出版的《回忆录》证实了他的活动。他只发现一些鸟的化石，包括一只有鹰那么大的隼，但他发现了许多巨兽化石，例如狼、羚羊、犀牛，最后发现

了人类的骨架。在卡维朗岩窟中发现的骨架在人类学界是以芒通人著名的，芒通人是在石笋平面以上二十呎处发现的。这个骨架现在保存在巴黎博物馆里，陈列在该馆一楼的可以眺望旧奥尔良火车站的一个窗口。骷髅涂成红色，有一些蜗牛状动物的壳附着在上面。这些动物就是地中海的窄颈动物。在不使受损地发掘骨架的那个星期内，芒通地方已故的亨利·贝内特博士、爱丁堡的贝内特教授和朴次茅斯的著名牙医约翰·马丁博士都在场。这是一个男人的骨架，个儿很高，牙齿完整，好象是在睡眠中死去的。一般的意见是：它属于旧石器时期，即巨象时期，当时的人类还不知道如何磨光石头；这种意见得到了查尔斯·莱尔爵士的认可。

巴黎博物馆安排得非常适当：紧靠芒通骨架陈列室，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巨象般的卡内基梁龙生前原形的复制品——原物现存在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里。这个模型是安德鲁·卡内基先生赠送给共和国总统法利埃尔先生的一份礼物。梁龙是中世代的一种巨大的爬虫类动物，于侏罗纪末期生活在延伸到落矶山的热带碱水湖的边境。它

204

是在怀俄明州奥尔巴尼县的羊河中发现的，长八十二呎，高十三呎。这样一来，分别在美国和摩纳哥公国的十分重要的发现在巴黎博物馆里就成了紧邻。

不久以后发现了其他的骨架，包括现在叫做儿童岩窟里发现的两个儿童的骨架。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迥然不同，尽管在他们周围的兽类是相同的。切削过的石头有大有小，但用骨头做成的工具却完全没有发现。阿尔贝亲王在1882年就初次开始了他的研究。他在大巴尔马区亲自动手挖掘，把他发现的东西随即记录下来。他的目的并不着重于检出一切可能构成整套搜集品的标本，而在于当场阐明每项证据，从而了解这些搜集品所属时代的全貌。后来，他存心要保全这些岩窟以及岩窟中所有的宝贵的证据，以免科学家们和懒汉们的掠夺。的确，必须看到，还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应该让无技术的探险家或无知的旅行家加以破坏和糟蹋。当亲王不得不离去时，他坚持要档案保管员塞加先生用同样的方法领导这项探索。在果特里先生的帮助下，已发现的每项东西都在巴黎经过了仔细的分门别类。果特里先生在这些事情

上的才能是众所认可的。

亲王坚持按平面仔细研究。如果在一定的深度内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这就表明有一段无人居住的时期。在这个平面的上层发现的东西与荒层下边发现的东西相比较，就可表明获得的进展。205 每项东西都当场记录下来并用泥土掩盖好，以免把它弄碎，以致混淆地层的世纪。搬走泥土时，要顺着水平面清除，这样就可以保持纪年相同。然后，泥土要用细筛筛过，这样就不会漏过象饰针之类的小东西。为了使他的研究更加自由和更有把握，亲王买下了一个岩窟，就是现在著名的亲王窟。亲王还很年轻时，人类学方面出现的进展，以及在他祖先领地上的发现，大大地使亲王对有关人类起源的一切都发生兴趣。

亲王在研究初期就谋求夏诺安·德·维郎讷夫和马塞林·布尔先生的帮助；布尔是巴黎博物馆教授和《人类学》杂志的编辑。在纯人类学方面他又获得弗尔诺教授的帮助，在史前期考古学方面获得卡尔提格纳格教授的帮忙。最后在1906年，亲王邀请国际人类学会在摩纳哥举行第十三届大会。世界各地的专家们接受了他的邀请，很高兴地

得到这个机会去亲自验证亲王的研究的重要性。亲王在1902年就决定建造一个博物馆，用以收藏邻近发现的与史前人类学有关的东西。布尔教授受命创建这个博物馆。现在，这个博物馆每天向公众开放。夏诺安·德·维郎讷夫带着他的助手弗雷德里·利奥伦泽先生经常在馆内工作，他们至少知道如何接待和鼓励外行的询问者。他们认为初次来访者不完全懂得他们的科学，当他们的技术名词没有被听懂时，他们并不表示厌烦。有些学问渊博的教授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以致于理会不到：如果某人提出问讯，这确实因为他是一无所知。在人类学博物馆里，尊敬的司铎虽然是搞科学的，但他具有天主教神父的全套应付本领，连最外行的参观者也都受到他的鼓舞，不至于完全失望。 206

要是能够收取定额费用，组织去芒通岩窟的定期游览，那该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在开始或结束时去参观摩纳哥博物馆，利奥伦泽先生，有时也许是夏诺安·德·维郎讷夫本人，会出面做解说员。从1895年到1904年的九年里，利奥伦泽差不多每天在挖掘和工作。他用了较大部分的时间，专心

研究芒通的红岩。但是，在巴斯——木兰和靠近海洋博物馆的圣马丁的岩石，也都进行了勘探。在摩纳哥岩石——其远端叫做圣马丁——夹杂在雄鹿、狼、豹、马、猪和山羊的遗骸中间，也发掘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片断遗骸。也有一些土拨鼠，虽然现在这些动物只生活在较远的内陆和非常高的山上。在巴斯——木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这就是新的或磨光石器的时代。到这个时代，大不列颠已经同欧洲大陆分开，地中海已经下陷，实际上把欧洲和非洲分开。软毛犀牛绝种了，动物种类开始散开，麝香羊迁徙到北极地带，狮子和河马则迁徙到热带去了。

大肆搜集之后，如何利用已发现的东西这一问题就越来越迫切了。发现的化石，往往由泥土什物覆盖除去时，必须仔细。在覆盖物下边发现的骨头必须加固，以便保存；每样东西都加标记，以便辨认和编目，否则毫无用处。破骨的拼凑、破碎骨架的复原、制成标本以便放在博物馆玻璃箱内——这一切都需要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因此，207 亲王派遣利奥伦泽先生到巴黎博物馆去接受严格的训练，以便掌握有关人类学的艺术和工艺。

我是在利奥伦泽先生引导下参观亲王岩窟的。从芒通商队站走一段舒适平坦的小路，然后走一段良好的大路，最后到达岩窟。从随带的珂罗版图片可以看出保护岩洞入口的一小段墙壁。但利奥伦泽先生带了一把又大又重的钥匙，可以开墙壁上的门。岩洞入口位于紧靠铁路线和燧道的左边，面向意大利。现在暴露出来的洞口塞得满满的，挖掘是从顶上开始的，岩石的洞口形成一个尖端。最早发现的只是现代的东西，例如水果、果壳和坚果的化石。顶端有一条直线，表明挖掘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到处可以看到附加的号码，表明工作的各个阶段。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约七、八呎深处的一个地层，但我不出人类居住的任何痕迹。岩洞的边上漆了一条红线，标明发掘地点。我们到达较深地层时，看到一个储藏处，里面有一些粗制的燧石工具。地层上标明一个C字，可见到犀牛和象的纵迹。

在摩纳哥，人类学博物馆具有一种饶有兴趣的特色，就是应用图表示意和一目了然的方式表明和解说研究成果。首先是一幅岩窟断面图，每层标明号码和颜色。紧靠旁边陈列着标本，每件

标本附加一张标签，其颜色与标本出土所在的淤积层的颜色相同。因此，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较早时期的粗糙火石、较晚时期加过工的火石以及较近代的磨光的石头和陶器。要是人类的发展可以根据他所运用的工具追溯下去，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人类吃过的动物的骨头追溯到他的生活方式。这些动物的骨头与人类自己的骨头同时变成了化石。

208 最后，我们谈论到人类本身，但谁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人类呢，他怎样到那里去的呢？我们称之为史前穴居人，只意味着他是住在岩洞里的。不管怎样，由于他的骨头是在岩洞里发现的，我们并不能把它当作一项很有启发性的资料。有些史前穴居人生活在格里马尔迪或芒通的岩洞里，据说他们属于早期的类黑种人，所以我们断定，他们是在地中海破坏了陆路以前从非洲迁来的。但是没有遗留下来任何皮肤来说明他们是不是黑种人。现在，有些学术权威发现，这些骨头与澳大利亚土人相比倒差不多。事实上，没有人详细了解，但每个人可以看出：这个被假定为类黑种人比现代人有较多的牙齿，四肢的骨骼比较长，下腭外

突得更象兽类。相比之下，也发掘出北方类型巨人的骨架，这种巨人属于较文明和较现代的种族。最后，在最高的地层中发现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遗骸。这样就可能追溯到人类最古时期。但是当我问德·维郎讷夫先生可能古到什么地步时，他回答说他不相信年代。人类大概存在于我们的纪元前一万五千年，也许更早些，但维郎讷夫先生确实是不清楚。

就在另一边附加图解的墙脚下，是亲王窟最低层的海洋层，那里有海洋沉积物。这是一堆小的海贝壳，从中可找到红冠螺属的贝壳，这是印度洋产物；还有瘤形陀螺，这是一种热带贝壳，可见于塞内加尔或类似的酷热地带。在这个岩洞的最低部，我们进入了第三纪最新世的体系；看来人类很快就要出现，但在这个时期人类还不存在。这里有原始象和热带犀牛，特别是还有河马；河马非常容易着凉，"动物园"里的水须进行保温。随后，209 岩洞淤浅了，气候也就更冷，我们终于到达了冰川时期。在同一地点略高几呎的地方，我们看到驯鹿和其他的时常出没于北极地带的动物。在岩石裂口提供的天然掩体旁边的古老屋宇是什么屋宇

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可以说明人类存在以前的世界的贮存物。然后，更上一层，我们看到人类的初次出现，这种人指的是所谓类黑种人，愚昧无知，没有创建，但确实可以想办法用木块相擦生出火种。这种类型的人到处存在，大西洋两岸都有。他们靠自己打猎为生，因为他们连如何驯狗也不知道。如果有马或牛存在，那是因为他们宰过或吃过马牛，而不是因为类黑种人知道如何把马牛驯成家畜。

芒通岩石上共有九个岩窟，可居住的部分铺着一层灰烬，这是无数火种的残渣。这里烹饪过各种牲畜，还可以发掘出一些兽骨化石。这种灰层可以细分。除了烧过的骨头以外，灰烬很细，多半是草灰或木柴灰。只发现一大块木化石，这是一块橡木化石。亲王窟有五层，或者说有五段有人居住的时期。后来我们到达海洋泥土层，这就终结了我们的探索。从最高层至最低层的距离，就是说挖掘的深度是七十一呎，这是最古老的岩洞。看来很可以确定，有一条宽广的陆地在岩石和大山前边伸展出去，最后通至海洋。在这里，岩洞里有动物遗骸，但它们并不住在山里，而是经常徘

徊，偶尔到洞里寻求掩蔽。为了同样的目的，有人时常到洞里来，但他们并不埋葬在洞里。为了验证这种理论，亲王测量了整个海岸，发现一条狭长地 210 带，宽约六至八哩，最深处只有九十至一百呎。但在这个古代海滩界限上有一个陡坡，好象到达了峭壁的边缘。

对于人类学就象对于海洋学研究一样，亲王拨支经费出版了大型的精美画册，记下已做的工作和已有的发现。第一册是《历史和记载》，德·维朗讷夫著。第二册是马塞林·布尔著的，论述有关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第三册是论人类学的，著者是雷诺·弗尔诺博士。人类学和海洋学受到同样重视。可以在博物馆或市图书馆查阅这些著作。图书馆不收费用，每个访问摩纳哥的游客都应该亲自去看看；从这部大型的精美画册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这在科学论证的启蒙事业上是什么样的一部巨著。

在1902年，法国考古学会会员雷格诺特在小庇里尼斯和高加隆的一个岩窟里发现了一些属史前的红色的和黑色的绘画。这些绘画与一些年以前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所发现的绘画相类似。

在1868年，德·桑图欧拉先生外出打猎时闯进了阿尔塔米拉岩洞。但他不是搞科学的人，而且极少的搞科学的人能够评定当时发现的价值。这是追溯高卢和伊比里亚原始居民的美术和习惯的机会，但在西班牙却引不起很大的热情。当类似的东西在法国发现的时候，“文物研究所”就拨出一小笔补贴费，所以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岩洞也许会得到更好的鉴定。探险家们一进岩洞，就必须匍匐前进，仰卧着观察又低又宽窄不一的顶盖，伸延一百三十呎那么长。现在有成群结队的211 人涌到这个被忽视了的古迹来观看探险家们曾经看到的东西。困难是层出不穷的，不过布罗伊教授却把存在于顶盖上的绘画制成了一些精美的临摹品。

尽管这样，少量的津贴这时都花光了，没有人拥有出版这些临摹本的财力。就在这时，摩纳哥亲王接过了这个烂摊子，并提供公国的印刷设备，以一切可能的最完美的和最艺术的方式复制了布勒伊教授所作的临摹品。原本的绘画是怎样创作的，颜色是怎样保存下来的，这些都还是秘密。有这样的说法，这些绘画不能见日光。靠近进口处

有一幅绘画的痕迹，但它已经褪了色。岩洞里根本没有光亮，所以当时一定有一种优良的人造光。手法是很艺术的。有些画出来的动物有六呎长。石头裂缝里有颜料，这个事实使人联想到：一定应用了刷子之类的东西把颜料硬压进去的。某种锐利的工具，也许是一块火石，被用来在构成顶盖的岩石上刻了一部分画面。在邻近的铁矿中，赭石很丰富，这可用以解释颜料的来源。住在这里的穴居人显然是猎人，他们描绘了他们所追逐的动物，这些动物中有一些已经不再存在了，例如原始的雄鹿和野牛。某个展览室里陈列着二十三幅精美的动物画。倘若这些画是一个现代人画的，对于所用的光亮就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陈列在这里的一幅画的复制品描绘了一头牛样的动物和一头牡野牛。在画的上部可以看到刻进画石的一部分画面。其余部分着了红砖色和黑色，这两种颜色令人赞赏地保存了下来。在摩纳哥印刷的彩色插图中，这两种颜色复制得维妙维肖。亲王提供费用已经出版了三大本画册，论述这些史前的绘画和彩色画。关于这些发现的知识 212 使现在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受用无穷。亲王没有

感到满足，而且越来越认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决定在巴黎创建一个学院，以鼓励有关人类的一切可能的研究。这个学院名叫人类古生物学院，法国政府已经承认它属于“公用事业”。亲王派他的老助手布尔教授主持这个学院，又获得了临摹岩窟绘画的布罗伊神父和奥贝梅埃教授参加这个学院的工作。随后，亲王捐助这个学院八万英镑即二百万法郎作为基金，所以这个学院可以办下去。更进一步，亲王正在自己出钱建筑校舍，恐怕要花同样多的钱。这个学院将是纯粹的国际学院，雷·兰克斯特爵士已被委派代表大不列颠。校址将靠近“植物园”和博物馆。它的伟大的目的在于帮助科学，帮助那种设法阐明，特别是依据研究或发掘来阐明人类历史和起源的科学。

第 十 五 章

档案室；和平学会；王宫与法律

在查尔斯三世王朝，档案的分类开始了。经过大约四年之久，从1882年到1886年，卷宗归档工作告一段落。当年格里马尔迪王室自铸钱币时作为造币厂的那一部分王宫，现在改为档案保管处。档案分成三辑，第一辑关于格里马尔迪家族与摩纳哥，包括所有亲王及其秘书的机密档案，此外还有公证员保管的关于许多亲王财产方面的契据，以及私人间往还的信札。这些文件中有几种年代很远，一直上溯到982年。第二辑标题为《法兰西的土地》，讲到瓦朗蒂努瓦公爵领地，别的法国地契和地产，以及马提翁家族。这些文件与摩纳哥没有多大关系，谈到法国各地如瑟堡、海峡群岛等等。第三辑称为奥蒙与马扎兰公爵丛刊，性质更接近通史。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书信，就在这个

丛刊内出现，对于马扎兰主教的性格与政策，这封信给我们一些比较深刻的认识。

最先把这些档案整理好的是历史学家居斯塔夫赛义。这些文件如果经常关闭在摩纳哥王宫里，就不会有什么用处。因此决定把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加以发表，放在全世界各处主要图书馆中，供读者参考。在1888年就有七百十六页的一卷付印了，里面包括1412年到1494年的通信。1890年出版了有九百零六页的一卷，包括直到1540年的通信。1891年第三卷出版，有七百二十四页，包括1540年到1641年档案的主要内容。1905年第四卷出版，有六百四十页，这卷实际上应作为第一卷，因为这一卷内容包括公国十五世纪以前的历史文件。这里面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摩纳哥船队掠夺英国海岸的记载。其中有许多信札属于在那不勒斯王朝及法国王朝任职的三位杰出的海军司令——雷纳·格里马尔迪；他的儿子查尔斯·格里马尔迪；他的孙子雷纳第二；三人承袭为格里马尔迪家族的主人。

巴黎国立图书馆曾经获得瓦卢瓦·菲利普王朝财政部账册一本，载有关于从1340年到1346年

在查尔斯·格里马尔迪统治下摩纳哥军船的装备及价格的详细情况。后面还载有在克里西战役大败以后关于裁减军备及出售武器与法王的描叙。因此在摩纳哥我们不仅有摩纳哥档案室本身的文件，并且附属于此有藏于别处档案室的文件的复抄本，可以增补那些仅在当地所能获得的资料。

在付印二百零七种注明十五世纪前的文件中，除二十种是借来的外，其余的文件从未发表过，原件均保存在摩纳哥宫内或热那亚共和国档案室内。在从别的档案室借抄来的文件中有一种文件是从伦敦衡平法院记录处杂卷十四束十五号里面抄来的。这文件是一份冗长的抗议书，用古法文写的。由许多英国高级教士、贵族、商人抗议法国海军将领雷纳·格里马尔迪的行动，控诉他在承平时期作恶多端。他们要求谴责雷纳，对受害者予以赔偿。如不履行契约，雷纳既为法王服役，法王对受害者应负责代为赔偿。更有爱德华三世致西西里政府的信札，关于干涉摩纳哥军船事，因为英王很想雇用那些军船。此外还有许多文件，涉及摩纳哥舰队举行海战抗击英国的事。　215

多蒙通信集使读者深感兴趣，这与通史关系

更为密切。例如其中有若干信札，简言之，说明战事进行，不很顺利。敦刻尔克被西班牙人包围了。援救围城的舰队停泊在迪埃普，船上有水兵一千五百名以及粮食弹药。西班牙船只无法阻止援军的到来，布莱克服从克伦威尔的命令，在加来与敦刻尔克之间，攻击旺多曼公爵所率领的舰队，夺获十五条船只，作为战利品运至多佛尔。克伦威尔很想要把敦刻尔克买下来，对于法国拒绝他的建议，深感不悦。他愿意出资二百万克朗（一克朗等于五先令）并借一万五千名士兵和五十条船给法王及马赞林，为了戡平叛乱，并抗击西班牙。马赞林表示赞成，本可接受这个建议，但女王对放弃敦刻尔克，踌躇莫决，克伦威尔的目的显然是在替英国恢复另一个加来。法国被英国攻击以后，大为惊讶。当他们抗议当时并无战争不应启衅，克伦威尔答复说，这是为了替许多英国船只在地中海的被劫报复；但他把法国船只释放了，同时敦刻尔克投降了。

从研究摩纳哥的档案中，吉光片羽，可以得到不少珍闻。上述历史插话是一例子。必须承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正在逐渐增加。档案学家拉邦德每

年出外几个月到别的档案室及有名图书馆研究，如发现对于解释或阐明摩纳哥所藏的档案有些帮助的文件，就加以抄写。因此对访问摩纳哥的历史学家，更增加其吸引力。对于那些不能亲往摩纳哥的人，备有上面提到的以及其它印本。总计大概有二十或三十种出版物关于公国档案室内所能发见的文献。档案室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机构，虽然大多数旅客不免漠然视之。但是这种漠视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一般人民将会发现，象科学界早已知道一样，摩纳哥并非仅仅是游乐之地，而是一个文化中心，很多卓越而认真的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

另一学术中心是国际和平学会，所占房屋简单朴素，是一古老医院的小教堂，在天赐广场上政府大厦附近。学会由摩纳哥亲王在1903年2月拨款建造。包括国际和平图书馆一所，关于防止战争问题的一切文献都汇集在这里，供众阅览。一句话，这是宣传和平的中心。工作人员由摩纳哥籍定居公国的国民十位，及四十五位被选拔的外籍职员组成。在1900年万国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时，加斯东莫克先生组织了国际和平社展览，曾获得优

等奖。各种图解，艺术品复本以及展览会的其它展览品，现都陈列在摩纳哥和平学会内。在旅游季节里，从下午二时至四时学会对外开放。因为学会正在电车终点，大部分游摩纳哥的旅客必须经过这里，大可观览一番，获得关于前人如何努力使世界避免战争祸害的一些知识。

217 学会每年有二百四十镑补助金作为出版提倡和平书籍的费用。在摩纳哥为和平学会印行的许多书籍及小册子中，有伊扎尔先生所著一本从神智学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德拉萨先生对和平主义的教导作了一个总结。为此他引了一般主战论的那些论据，或者陈述战争至少是很难避免的种种理由，最后说明如何来答辩这许多论点。皮肖神父正在为和平学会发表一部新的著作，这很可能引起特别注意。这部著作证明在就国际法防止战争而论，中世纪比现代要好得多。例如有一条法律、一条国际法，说明在什么条件下战争是正当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能准许的。教皇是最高权威，他有权干涉，也实行过干涉来阻止战争。最近几年，防止战争的问题，在国际矿工联合年会中，曾经讨论过。矿工们感觉到他们只要停止产煤，就

能使战争为不可能。这些问题，经从美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大不列颠、瑞士、荷兰来的大约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矿工的代表们，加以讨论。凡是理解他们辩论的人，没有一个不体会到他们是怎样坚决主张有一个国际的反战总罢工。但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主意。没有比较那些教皇们所组织的所执行的关于阻止战争的总罢工更为彻底更为坚决的了。最著名的一次是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对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所举行的总罢工和联合抵制。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联合抵制"这个名词，也没有总工会来把"总罢工"这个名词普及化，但这两个主意从来就没有比那次更完全地被实现过。

所有在亨利四世名下服务的贵族及士兵们，218 都从宣誓服从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他的臣仆一概不准为国王服务，如敢违反，立即开除教籍。任何现代工团主义者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种完全有效的总罢工。这次的成功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句成语："到坎诺萨路上去。"在坎诺萨那里，亨利四世赤着足着了一件薄衬衣，瑟瑟发抖，俯伏于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之前，很恭顺地请求停止这个总罢工。

皮肖神父在他的著作里，肯定不会用这种可怕而凶险的名词。他不用宣布总罢工的说法，我们只听到教皇开除教籍的训谕。准予释免或赦罪就成为总罢工停止的信号。事实是当帝王想要劫夺或发动战争的时候，教会作为国际性的组织就加以制裁。目前矿工工会是国际性的组织企图采取似乎同样的行动。倘使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建议的可能性，同时考虑一下这些想法是从摩纳哥产生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把公国看作为仅仅是一个逍遥作乐的地方呢？

事实真相是：对蒙特卡洛不论如何说法，优秀人士总是汇集在摩纳哥。在这里知识贵族的成员保证受到欢迎。从世界各地科学界人士都被吸引到摩纳哥那里去。在王宫里面可以会见思想界、艺术界、政界、文学界的领导人物。但比正式招待会更加使人愉快的，莫如中午可以亲切谈话的便餐，便餐以后往往继之以在幽静的地坪上共进咖啡与美酒。这里有些客人围了桌子，有些客人凭栏远眺。从丰维耶海湾到戴利海角，那犬头岭高耸入云作为背景，保卫王宫及公国。亲王往往选择219 宾客中的一人，同他在地坪上来去徘徊，如在海船

甲板上闲步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以前因为没有适当机会而没有讲又没有解释的话，现在可以讲可以解释了。当阿尔芒·法利埃法国总统阁下访问摩纳哥亲王阁下时，总统曾被邀在地坪上与亲王信步纵谈。当亲王正在谈笑风生兴会淋漓时，摄影师昂里埃特先生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了。

后来布雷上尉急切想替共和国总统摄一彩色照相，结果非常成功。摄影时总统两颊生光，神采奕奕，与周围花树的鲜艳色彩相辉映。这许多彩色照相美丽异常，作为记录，极有价值。最近布雷上尉陪从亲王访问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宫廷，他把后来航海探险时所摄的几幅彩色照片，拿出去展览。布雷上尉向我解释说：虽然他把有些照片放在幻灯里，作为普通幻灯片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一，必须有50安培的电力，但这很难获得。其次，把这类彩色照片在这样电光里暴露十秒钟以上，并不安全。作任何一些讲解，这点时间是不够的。所以一般讲来，我们只能满足于直接观看彩色照片，或通过放大镜来看。当来宾们在室内而不在户外地坪上喝咖啡的时候，那些不在那里谈话的客人，可以看看这些彩色照片，比在远洋探

险时所见到的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概念。

在摩纳哥除了在科学方面可得到许多益处以外，政界人物及行政人员都可以从这里学到看到220 不少东西。有些立法方面的试验工作，在大国里一个政治家往往不敢做，而在这里可以尝试推行。这样，摩纳哥就成了一种立法的试验室，欧洲可以安全地在这里做一些实验。我们可以拿下列事实做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面包与肉类的涨价引起在法国、奥地利的骚动，并引起一般民众组织罢工来反对在美国若干城市的肉铺商人及面包商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名的极限法令颁布了。按照这条法令，面包价格是规定的，面包商不能任意抬高价格。许多人觉得奇怪，当他们听到这条有名法令在摩纳哥公国就一向施行的，不仅面包如此，肉类亦是如此。目下物价高涨，说明这项立法仍旧有其必要，弄清极限法令在摩纳哥执行的情况究竟怎样，是有实际用处的。

必须坦白，根据我的一些调查，结论并不肯定。第一，在公国内一般人民并非赤贫，对于严格执行这条法令，不很感觉兴趣。当然，一个肉铺商如果不愿按照规定价格出售，顾客可以告诉警察，

肉铺商人将要受到惩罚。但是，顾客就从此以后将很难买到他要买到的东西了。一般人埋怨在这个法令下不容易买到好的肉，亲王本人付的肉价比官价为高。关于肉的价格不一定按法办理，但重量方面抓得较紧。肉铺商借口肉的质量有高低，逃避法令；而面包商则严格遵守规则，这对于当地居民保障很大。有人为肉铺商辩护，说他付出肉的成本高于法律所准许他收进的合法卖价。这个极限价格的规定，似乎没有适当顾到肉的质量来满足大部分公国旅客的要求。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市场来定一种官价，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同时附近有别的市场并不受这种限价的约束。在尼 221 斯的肉价决定了摩纳哥的肉价，其效力远比号称统治公国的任何法律条例为大。不过，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极限价格事实上存在在摩纳哥，对于这个地区增加了不少兴趣；尤其在今天，许多国家的粮食涨价已经变成一个迫切而有爆发性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其它许多方面，新法令的颁布，旧法令的更改，管辖权的简化，种种事例，不胜枚举。对研究这些事情的人，都感到兴趣，因为在摩纳哥有试验

的余地，而在别的地方这是办不到的。在这里尽可从容尝试，而在别处就不免有危险了。所以这

第十六章

商业、工业、新宪法

公国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本来就有很多值得 222
注意之处，而最近鼓吹立宪的运动，使这一点更加显著。许多决定世界历史的社会潮流，在公国也有反映，只是涉及范围较小，好象它们的缩影。从这种缩影来研究那些重大的社会潮流，使我们更容易了解它们。公国免除了一切直接税，人们生活在富裕繁荣中，他们享受政府的挥霍开支而不承担义务。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满足。说来象是笑话，他们居然提出纳税的要求。如果我们说，“可怜那些贫穷的纳税人!”在这里，人们倒要我们“可怜”那些富裕而不纳税的摩纳哥人。抱怨不纳税，真是个新鲜事。对于一个摩纳哥的游客，这又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是，仔细一想，征税的看法也很自然。还可以说，它是热望承

担公民的义务与责任这种高贵品德的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国的居民，作为一个集体，没有任何财产。他们尽管幸运，但这一事实他们无法忘却。在目前的兴旺还存在的时候，关系倒不大。但223 统治王族可能发生不幸，俱乐部也可能关闭。那时他们的经济来源逐渐减少，不动产的价值甚至降低三分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纳税。

鼓吹征税的主要目的，是想积蓄一笔公款，作为储备基金。当初谁也没有挪用这笔钱的企图，也没有人想为鼓吹者新设职位，享受俸禄。原来的想法，无非是征收一些钱，让它逐步积累，创立一项还债基金，作为人民的财产。到那时，人们不至于感到对亲王或俱乐部那么依赖，一旦亲王或俱乐部垮台，或二者都垮台，人们也可能有些办法。可惜这一精明远见不久就变质了。某些潜伏的欲望抬了头，认为征税运动可以打开各种局面。人们不再谈未雨绸缪，而开始指责公国放过了机会。举办大企业，使人民就业，为国家致富这种说法甚嚣尘上。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企业已经太多了。

公国根本不适于发展制造业。地产价太高，而且靠一条背山面海、狭窄的岩岸进口食物，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工厂都成为一种障碍。工人吃的问题难于解决，住的问题则更难解决。此外，本地没有工人，若廉价从外地招来一些乱糟糟的无产者，这个独一无二的游览胜地的优美与宁静就要遭到破坏。摩纳哥是全欧洲气候最好、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之一。这已经是得天独厚，再要奢望，就只能有损于美好的现实。人们羡慕这里的气候和风景而来，并不想听工厂嘈杂的声音，呼吸烟雾弥漫的空气。 224

暂不说制造业，就只作为零售这种小规模商业的中心，这里也做得过头了。失败的事例很多，其原因不是买卖不佳，而是这些买卖建筑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在过去，一个人总是在他本城经商，他认识很多主顾，也熟悉本地的需要。他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经营他的商业，以求获得好的声誉，做出一家可以留给他的子女的好买卖来，使他们将来有所保障。

小商从许多国家涌到蒙特卡洛来，以为可以很快发财，因为不需要交税，地方又在迅速发展。

这些投机商，不想以正当的交易赢得好评。他们人地生疏，服务的对象又是陌生的外来者。这些顾客当然说不上是本地人，即令作为居民，他们的资格也很差。这些人再来摩纳哥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投机商便把维持声誉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一心只想在每一笔交易中捞到最多的利润。其实这样做很愚蠢。即使是不再回摩纳哥的游客，他们也会告诉朋友，在来此之前把一切需要的东西买好，来到之后，万一还需要什么，也可以劝他们到尼斯去买。

此地的商人不象过去传统的商人。他们失去了老的资产阶级美德。在路易·菲利普时期，资产阶级就是依靠这种美德，才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以至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蒙特卡洛的商人，实际上是一群国际赌棍。他们不在俱乐部赌博，俱乐部也根本不对他们开放。但是他们经商的思想，是一种赌博思想。他们谋生的手段不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和以真正的服务来换取适当的利润。他们既然贪得无厌，当然不可能在顾客中 225 发展友好与邻居般的情感，如象法国零售业所呈现的那种可喜局面。在那里，尤其是同一地区的

店老板特意地互相买卖，叫人看到非常高兴。他们彼此是朋友，与很多顾客是朋友。法国的小商不那么赚钱，就是这个原因。在顾客看来，价格低廉不是唯一的目的。

大金融公司或辛迪加也都赶来，都希望很快就能攫取神话般的暴利。他们建造的商业楼房，不但不能为当地生色，而且过于丑陋，有损市容。难道俱乐部所赚的钱还不够人民享用。要让外来的金融企业把公国搞成个丑俗不堪的地方吗？生意太兴隆了涌来的金钱腐蚀着一切。我们向往柠檬园的芬芳与幽静，鸟儿的歌声，萤火虫闪闪烁烁的光亮。而我们得到的却是汽车的尖叫声，汽油的臭味和刺眼的乙炔气灯。

在康达迈恩区，特别是在摩纳哥古城，商人赌博习气较轻一些，旧的资产阶级美德还没有完全丧失。小零售商店几乎全掌握在意大利人手里，他们有些人取得了摩纳哥国籍。其他的零售商店老板，都是从邻近地区来的，这些人并不想赚了点钱之后就赶快回家。这些人成为人口中比较稳定的部分。意大利人还提供了几乎所有需要的劳动力。本地人生活宽裕，他们不愿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他们为什么急于要创办新的、而自己又不适于参加的企业，这令人很难理解。

很幸运，正如前面说过，关于合股银行和有限责任公司，公国有特别法律规定。这类企业在公国受到的监视和控制比在其它国家较为严格，出现空头公司的危险也小些。曾有几家企业，公国认为它们实际上享受垄断地位，要它们付给少数的一点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规定了它们公开账目。还有一明智的措施，这些大企业大部分都设在一个区。这个区叫做丰维耶，在尼斯方向，位于摩纳哥岩石之外。这里正把小海湾部分填平，为将来建设工厂提供更多的土地。目前主要的厂有两家：一家是巴伐里亚式的啤酒厂，一家是煞费经营的空心面制造厂。对于一个喜欢思考的游客，这两家厂的实际情况，在啤酒和空心面的问题上，可以提供思考的材料。我们知道，啤酒在英国是使人很不放心的饮料。原因是酿酒用料没有法律规定，以至象在曼彻斯特那样，发生了饮者砒霜中毒的事故。在巴伐利亚，啤酒配料限于大麦芽，啤酒花，酒曲和水，不能用任何其它原料，违者受刑事处分。他们这种传统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摩纳

哥制啤酒的师傅是从巴伐利亚来的，厂的投资多达六万四千英镑。

通心面厂的开办费，达二万四千英镑。制造工序复杂，产品的品种繁多，颇得游览者的赞赏。通心面的问题，正如面包的问题一样。这一点英国人是不会想到的。摩纳哥用同一种面团，可以做出一百多种不同式样的食品。从大家熟悉的圆面条，塔格里列尼和卡列龙尼到不大听说的布波洛体，海扇壳，短喇叭或小篮子。最重要的还不是成品的式样，而是所用的原料。事实上，通心面不用普通面粉。它用的是质硬透明的粗面粉，多半是俄国种的麦制成的。这种粗粒小麦粉含的面筋或氮质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绝不少于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三。市场上出售的面粉，是 227 象加拿大麦那样质软、不透明的麦磨成的，含氮量只有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在法国，由于保护关税，买一公斤面粉要花五十至五十二生丁。真正吃到口，还得加上制作和烹调燃料的费用。通心面是加工好了的食物，不再需要太多的人力和燃料，每公斤售价仅六十生丁。通心面的营养价值比市场上的一般面粉高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

价格也只贵六分之一，显然用通心面合算。再则是卫生问题：在加工过程中，怎样才能不沾染上任何一种脏东西，到丰维耶的通心面厂去仔细看看，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会大有帮助。

其它大企业中有一个煤气厂。这个厂既有恶臭，也有损康达迈恩区市容。所以有人主张把它搬到丰维耶工业区去。还有一个发电厂，两家蒸气洗衣店，一家模范面包厂。此外，雇用工人较少的厂，一个化妆品厂和一个美术陶器厂值得一提。公国工商业总值是：俱乐部一千五百万英镑，旅馆业一百三十二万英镑，其它企业三十六万英镑，合计一千六百六十八万英镑。上述数字清楚地说明俱乐部对于公国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理解居民们为什么感到忧虑。一旦俱乐部被关闭，最可能存在的是通心面厂，因为这种食品大量销售在尼斯和国外其它地方。附设赌场的俱乐部即使不存在，旅游业仍然是摩纳哥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温和的气候和优美的风景，还会吸引游客，只不过来228 的人少一些。所以任何破坏公国风光的企业都将成为长期的祸患。即使是在俱乐部关闭，摩纳哥人的财力忽然枯竭的情况下，外国人经营的外资

企业，对于摩纳哥人总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宣传运动的初期，矛头是指向公国的总督，指责他为亲王献策失职。参加运动的人限于出生摩纳哥的本地人。他们祈求亲王以子民相待，因为他们无公民权，是生活在家长制之下，给子女优惠待遇是父亲的责任，也应该是愉快的事。公国是他们和亲王所有的、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外籍官吏，他们早已厌倦了。这种针对总督的诽谤和怨恨，后来也涉及到亲王本人。

亲王很快就察觉到，抱怨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他想方设法优先安排本地人。人民要求俱乐部更广泛地雇用本地人，这个愿望也同样得到满足。因此，宣传运动不是毫无意义，确实也收到了成效。不幸的是，本地有才干的人不多。当权者也怀疑本地人的行政才能。虽然如此，当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人们在王宫前面举行游行示威，当时的形势仍然是非常危急。幸而没有人遭到无理的对待，也没有人受伤，否则流血事件就必然发生。无疑，一种强烈的怨恨心理是存在的，很多游行的人带了手枪。公国遍地渗透着外来者，每项事业都由他们把持，金钱也通通上了他们的腰包，因此

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外国人开的商店高抬市价，逼得本地人不管需要点什么，都得跑到尼斯去买，这是什么道理？不是俱乐部赚钱多，因而贪得无厌的外商要对本地人敲诈勒索。他们还有种更卑鄙的想法：认为好东西外流，本地人享受不到当地的优裕生活。国内遍地是外国人，本地人没有依靠，王朝不稳，俱乐部随时可能关闭。到那时，摩纳哥人将是什么遭遇？

如果那样的灾难不发生，外国金融界，为了他们股东的利益，必然在公国实现某些庞大的计划。现在就有种倡议，要填海，从摩纳哥车站沿着海湾修一条直到东面国界的林荫大道。这一块新辟出为外国人谋利益的土地，必然与摩纳哥人在穆兰区和它的山坡上现存的一点土地相竞争，使后者的地价降低。出现在公国门口的新城波索勒尔，已经成为康达迈恩区的祸患。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各种迅速发展的力量，给予摩纳哥人多方面的打击，而他们没有说话的余地，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左右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带着武器，呼吁要制订宪法。

1910年10月，运动达到摊牌的地步。反政府

的示威游行上了街，人们耽心发生严重事件。传说若干箱不明来历的葡萄酒送到了蒙特卡洛一个著名的旅馆。同时，一艘停泊在维尔弗朗什的英国军舰上的部分水手，出乎意外地放假一天。但是要他们注意，不能走出公国范围，还得注意看着葡 230 萄酒那家旅馆前的旗杆。假若有某种旗帜升起，他们就得立刻赶到旅馆。到了那里，就会有人打开那些笨重的“酒箱”，取出步枪和弹药，并且吩咐他们维持地方秩序，至少也要保护英国人的财产。有几位知情的高级官员曾向我保证确有其事。无论如何，另一桩事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在维尔弗朗什和芒通的法国军队已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开赴摩纳哥，这是千真万确的。任何骚乱，尤其是破坏财产的行为，必然引起外国干涉。法国人在摩纳哥的财产最多，所以法国并吞的问题就可能发生。但是，俱乐部有某些权利法国是无权过问的，如象德帝国对于霍姆堡，维斯巴登和巴登·巴登的俱乐部一样。公国的前途如何，目前还看不清楚。

幸好没有发生严重骚乱，亲王又作出了许诺要制订宪法，使摩纳哥人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行

政有发言权。可是，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亲王的让步已经太晚，这时摩纳哥人几乎已被外来者消灭。入侵的结果之一是，大部分摩纳哥妇女同外国人结了婚，她们的子女不算摩纳哥人。这是当初没有想到的。在1861年，公国人口为一千二百名，他们几乎全是出生本地的人。根据1908年的人口调查，定居公国的人数为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名，其中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二名是出生或归化的摩纳哥人。而后一数字中，出生本地的人只有六百三十五名。所以，在五十年内，本地人减少约百分之五十。当计算有选举权的人数时，四百八十八名选民中，几乎全是摩纳哥籍的意大利人，只有九十五名是真正的本地人。

231

公国三百八十英亩土地的所有权，与选举权的情况相似。当时估计，在一百二十六英亩土地上，建筑了一千三百栋房屋，价值七百零八万英镑。尚未建筑的空地，估计可值二百万英镑。这九百零八万英镑的不动产（亲王的不动产在外）为一千三百人所有。其中六百二十名是法国人，二百六十五名是意大利人，一百十五名是其它国籍的人。这一千名外国人所占有的土地，价值七百八

十八万英镑，其余的土地只值一百二十万英镑，为三百名摩纳哥人所有。至于动产，例如前面提到的各企业的股票，情况还是一样。所有股票和债券的价值，1909年1月1日的估计为一千五百八十八万英镑，而这全部财产中，摩纳哥人只占有股票四十万英镑。任何国家被外国入侵，都没有象摩纳哥这样彻底。全国只有摩纳哥古城是例外，这里只有一个英国贵妇，她买了一所华丽的别墅。那是在公国颁布一项法令之前，这个法令禁止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的任何部分出卖给外国人。若是这个法令是在全国有效，所有想发财的外国人，只能作为公国的居住者，那么今天的公国应该是多么富饶而且独立自主啊！

等到后来这种恶作剧成为事实，摩纳哥人已被蹂躏得几乎无法生存，优美的风光已被丑俗的商业广告蹧蹋殆尽，到这么晚的时候，摩纳哥人从死亡的痛苦中站了起来争取宪法。亲王毕竟是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后裔——是摩纳哥人——他能拒绝吗？时间也许太晚，作用不大，但摩纳哥人总得尽力一试，而且他们已取得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不过，这种发言权，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力量，232

使人想起喀努特命令海潮停止的故事。

宪法于1911年1月5日颁布，共分七章，五十八条。亲王仍然掌有最高统治权。但现在又有了国家或公共权力这样一个领域。它与亲王的统治权不同，但又受权于亲王。前面已经说过，国家开支分统一业务与内部业务两部分，人民代表有权对后者的开支提出意见。公民享有人身、言论、集会、结社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不遵守宗教节日的自由。

总督这个职位取消，新设了国务大臣一职。国务大臣全权代表亲王，并主持各种会议或委员会。亲王任命三个相当于内阁阁员的官吏，分管内务、财政与公共工程。这三名官吏与国务大臣、法院院长、检察长组成国务院。该院制订法律、法令，并拟定预算交亲王核审。

人民有普选权，选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一个任期四年的国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如有需要可超过两次。亲王根据国务院意见有权解散国民委员会，但要在三个月之内重新选举。亲王拥有立法权，但国务院可以提出强硬要求。一旦需要征收直接税，则必须经过国民

委员会通过。于是目前就有这样的事，有些摩纳哥 233 人鼓吹征收直接税。俗话说："你要吹鼓手吹打你自己爱听的调子，你就得掏腰包。"根据这个道理，他们认为，自己若不付出代价，就不可能有真的力量。事实上，他们并未纳税，而他们选出的人民委员会对于公用事业，美术、学校、医院、卫生、慈善事业等部门的开支可以讨论和批评。除人民委员会之外，在摩纳哥、康达迈恩和蒙特卡洛三个行政区各设区政府。

国民委员会已开过几次会议。不用说，委员会还抱怨权力不够广泛。困难在于，公国的居民，总的说来没有受过公民义务的教育，没从小灌输对公众应有的责任感。现实给他们的教训，主要是俱乐部发了财。因之摩纳哥人认为，他们也应该赚大钱——这是一种败坏道德的影响。同时，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外国人，他们的利益又不容忽视。所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当初，摩纳哥人要求在政府中有发言权的时候，公国的居民（尽管多数是外国人）是同情的。现在情况变了。占少数的摩纳哥人要求编制预算，要把直接税强加在占大多数的外国人头上，在后

者看来，交纳这项从来都免除的税，于自已没有好处。为什么他们要出钱，使一小部分人操纵预算，从而享受权势？富有的多数人出钱让贫穷的少数人得到好处，他们想不通。摩纳哥人只占人口十二分之一，其余十二分之十一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民族的区别使问题复杂化了。若是选举一个委员会，单纯处理市政业务，如象丹吉尔斯选举的卫生委员会那样，公国的居民，不管是那种民族，都会参加选举。可是丹吉尔斯的每个选民，对委员会的开支都要捐助。现在公国既不需要居民捐款，何必多此一举，选举那样一个国际委员会或市议会呢？一旦有征税的必要，再谈选举市议会也不迟。但它不只代表十二分之一的摩纳哥人，而是代表公国的全体居民。

在那以前，只要亲王和俱乐部处理一切必要的事务，一个只想赚钱、不过问政治的外国人，很满足于那种不负责任的地位。生活在一个没有政治争吵的国家里，他是高兴的。在他本国里，他对政治是够厌倦的了。另一方面，一个摩纳哥人生活在自已国家里，而对国家事务不能过问，他会感到耻辱，这也不难理解。因此，人们正作出努力，

使摩纳哥人满意，同时又不伤害外国人。这是一个难题。

第十七章

警　察

235　根据一个新的条约规定，摩纳哥警察有权越过国界去追捕逃亡的人。但是，被拿获者必须立即送交法国警察部门。还在不久以前，一个罪犯只须跑几百码就能逃脱，他就溜出了国境进入法国。到了法国他有喘息的机会。他知道，在法国当局追究这事并进行追捕之前，还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续，因而他感到安全。鉴于以上情况和其它原因，摩纳哥警察当局把防止犯罪放在首位，而不是犯罪后的惩罚。当然，他们也想避免丑闻和骚动。蒙特卡洛这个赌城很自然会吸引各式各样违法乱纪的人，尤其是扒手这路货色。赌博是用现金。支票和票据当然是不接受的，筹码也不通用。赌博的人一定得有现金。他们通常把现金放在衣袋里，以便拿取。这样也就给扒手开了方便之门。

大笔现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携带着，在赌季若统计一下赌场的人携带的现金和钞票，无论是按平均每人携带的，或是照平均百分比计算，其数字之大，必然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所不能比的。送到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市场的债票、股票、支票、票据等数目更大。但是，小偷不容易处理这类的证券。他喜欢钞票，当然金子更好。在蒙特卡洛这两样东西都很多——金光闪烁，象小瀑布一般倾泻到赌桌上。 236

进赌场的人，日以千计。大多数都是口袋塞得满满的，至少刚到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事业心”很强的扒手，假若他感到难于下手，而又有耐心的话，他只需寻找机会，直到他发现有个不平常的赌客，这个人赢了大笔钱，而又能果断地离开赌桌。不用说，扒手盯着赌客的时候，警察也盯着扒手。但正如招来这些扒手和警察的那个赌博一样，结果如何谁都没有把握。就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有名的扒手混进了赌场，派去监视他的一个警察挤在他身旁太近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反而给扒手一个好机会把他领带上的别针摸走了！常来光顾蒙特卡洛的为非作歹之徒，你得承认他们有

这么一个优点：他们与那些来赶时髦的上流社会的人混在一起，并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不三不四的街道小偷，这里是没有的。住屋或房间外面往往有挂着的牛奶瓶，但谁也不屑去偷。小偷小摸事件只有在伦敦郊区或其它普通的居民区才发生。但从另一方面说，蒙特卡洛的小偷很不容易抓到。因为他们看起来是文雅的上层人士，警察不管怎么客气，还是不敢冒昧逮捕。

摩纳哥的警察总部设在政府大厦里。它不是象法国一样叫警察官署，它的名称有“公安”二字。约瑟夫·亨利·西马德先生是现任长官——称公安长官。他有一条象狼的格郎伦达尔种的狗，是经过精心训练的警犬。西马德先生非常得意，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麦克。1911年春，在康达迈恩举行了一次出色的国际赛狗会。在比赛会上，一个普通人装扮成坏蛋，麦克凶猛地咬了他，恶狠狠地咬那保护着他腿的棉垫。麦克以此而得奖，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在1912年的赛狗会上，麦克同样地成功。我第一次拜访西马德先生时，恰好他在我前头一点走进政府办公处。我看见他后面跟着一条狗，很漂亮，蹦蹦跳跳显得很快乐，我也感到高兴。当

我走进西马德先生的私人办公室时，麦克一下子站了起来，从容地、很有气派地朝我走来，直到它的鼻子几乎碰到了我的腿。它仔细地闻了一闻之后，站在那里不动，很机警地瞅着我，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或张牙露齿，或者大声咆哮。它仅仅是发出一声低沉、有力的嗥叫。这一声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我觉得自己象个上了脚镣手铐的囚犯。幸亏它的主人一句友好的话解了围。它摇摇尾巴又回到它平时的观察站，办公桌下它主人的脚旁去了。

我说明来意之后，西马德先生叫我去见泰奥廷·法林先生。这人专门负责监视来到公国的人。他是个具有非常才能的侦探，为帝俄皇室一定立过卓越的功勋，因为他曾荣获帝俄的勋位和奖章。法林先生同我立刻投入了很有趣味的谈话。他说摩纳哥警察对他们组织的严密和在执行防止犯罪的措施上是感到自豪的。他们力求彻底知道来公国的所有搞诈骗活动的人，扒手和其他类似的家伙，使这样的人一进公国就日子难混。侦探们如此紧密跟踪，他们惊惶之下，还没有显身手就离开公国。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一进旅馆，侦探就不

惜在那里通宵监视，因而有时当场人赃俱获。警察特务人员中，有的在公国很多年了，所有经常来公国的那些人的面孔，他们差不多都熟悉。这238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令人厌倦而且是徒劳的监视活动。尽管是这样，大多数还是靠碰运气。因为陌生的人还是不断地来，从他们的面孔上发现不了什么，很可能是正派人。

经常来蒙特卡洛的为非作歹之徒，都是这个犯罪阶层的“贵族”人物。因此，发现他们就比较困难。一个出身“名门”、有教养的游客，用不着担心他的闲情逸致会碰到什么扫兴的事。小偷对他们进行扒窃的时候，是非常礼貌的。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些文明、高雅的有钱人。事实上，要发现一个贼，最好的机会是他过分乔装假扮的时候。他的行装过于讲究了，过于贵重了，服饰的宝石多得太不相称。这些诡计多端的跑江湖的角色，去避寒胜地时十分铺张，乘交通工具也不怕花钱。光临里维埃拉的骗子、小偷派头之大，只有豪富才能与他们比比高低。但是，也只有丢得起钱的有钱人才会被窃。这点天公在安排，我们大可不必担心。

近几年来，在这一类的罪犯中，最盛行仿效

美国人的风度。也许因为有些最大胆、最老练的小偷真的来自美国，他们跟在发了石油财的同胞们后面来到这里。1911年逮捕了一个美国人，他曾多次参加上流社会的交际，住在尼斯一个最高级的旅馆。在他的行李中，搜出了一整套非常齐备而且符合科学方法的行窃用具，两只用来行诈的轮盘，还有若干副带记号的扑克牌。这些手脚不太规矩的绅士们，不只是穿着很时髦，而且彬彬有礼。他们有的对书本也不外行，不仅谦和的态度可以讨好于人，谈吐也令人愉快。这些情况却不能作为理由，认为可以容许英国的旅行者当陌生的人对他们表示谦和客气时，他们最容易流露的那种傲慢，甚至侮辱人的那种冷淡。礼貌是美德，诚实也是美德。即使对方不一定诚实，也不排除以礼相待。假若一个素不相识的旅伴邀你打牌赌博，或其它涉及金钱的事，那时你再冷落他也还不迟。

239

这些时髦的小偷，一般都是住最高级、收费最贵的旅馆。他们在旅馆落脚之后，要识破他们，或证明他们是歹徒就更难了。他们穿着优美别致的衣服，装饰着贵重的宝石，携带的行李箱也非常考究，而且他们身边还有很多钱。一进旅馆，他们的

第一件事就是找旅馆老板或者经理，要求把钱寄存在保险箱里。因为这是一般的习惯，一定会被欣然同意。而且他们交出的钱数目之大，也足以消除一切怀疑。法林先生说他确实知道一些惯贼，把多至一千英镑的钱交给老板。一次，一个扒手交给老板十六万法郎，即二千四百英镑。当警察来告诉经理，说他的旅馆住了一个贼的时候，经理当然表示诧异，不大相信。可是幸亏有这一警告，不然的话，这经理回答警察的问题时，必然说他的房客这也没有问题，那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个坏家伙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你在旅途中或在旅馆里认识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想了解他，最好的办法是打听一下，他是不是旅馆的熟人。经理或许会说：这个客人他知道得不多，但看来在待人接物方面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还寄存了一大笔钱，因而没有理由怀疑他不是正派人。但是，假若事先警察已提醒叫旅馆警惕，那么经理就会留心，不会讲什么可能被认为是赞扬的话，而有助于这个坏家伙去欺骗人了。

法国人很生动地称为“耗子”的旅馆小偷，他们有的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钳子。主人锁上房门，把

钥匙留在锁洞里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从门外扭动 240
钥匙，把房门打开。他们进屋后，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主人若是睡着了，他们就借助一种麻醉药哥罗仿来使他熟睡不醒。小偷走的时候，能用他那些奇妙的工具把门锁好。第二天早晨，被窃的人醒来，门还是象他睡觉前那样锁着的，看不出什么变动，显然没有人进去过。夜里当然没有失窃。室内摆着的东西原封未动。他随便扔下的几件东西——譬如说，其中有只金表，小偷是看得起的，也仍然在那里。也许过一会，他发现装钱的皮夹子不见了。怎么一回事呢？旅馆没有被窃，这点是一清二楚的。夜间锁的门，早晨还是锁上的。看不出什么形迹说明小偷光临过。几件小偷应该看得起的东西也都没有动。也许他曾经同朋友去郊游，或者他参加了一次愉快的集会，在集会上男男女女，兴致勃勃，他本来很勉强，结果尽情玩了个痛快。可能是在这样的场合把皮夹子丢了。也可能由于不小心把皮夹子抓了出来落掉了。此外，在赌桌边的人群中是很容易被扒的。旅馆里没有发生失窃，这是很明显的。警察唯一怀疑的一个人，却能充分证明他是个有钱的人。

鉴于这些情况，警察才安排侦探在各旅馆通宵巡视。侦探在走廊徘徊，可能引起客人的疑心，因而受到虚惊，但也只好这样做。同时，侦探也冒着被误认为是一个凶恶的窃贼的危险。只要没有一个自封捍卫法纪的人向他开枪，就算幸运。事241实上，流血的犯罪案件在公国很少发生。1907年的所谓古尔德事件曾轰动一时。一位女士被她的几个朋友谋杀，并企图分尸后装箱灭迹。

另一件著名的暴力偷窃案发生在1911年12月28日。事情发生在下午五时，当晚八时与此有关的三个人被抓获了。他们进入了一个美貌的意大利女演员莱昂娜女士的公寓套间，女佣人遭到殴打，捆绑在地，神智昏迷。他们窃走了主人的钱和大量贵重珠宝，并把部分珠宝和珠宝盒埋藏在拉沃托海滩沙中。女佣人苏醒之后，很清楚地描述了那三个人的外貌，以致其中两人很快就在公国境内捕获。其他一个也仅仅逃到了文蒂米尔，他在那里等火车的时候去大街上闲逛。一个在文蒂米尔值勤的摩纳哥侦探，从电话里得知案件的详情和罪犯的详细特征。他看准了这个人，立刻要求意大利警察盘问这个陌生人，于是这个人随即

被叫到了警察局。他对提出的问题都作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在他刚要被释放的时候，在旁边的摩纳哥侦探注意到他一直没脱他的帽子，这一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叫他摘下帽子。他一摘帽，一些珠宝就掉到地上了。他当场被捕。但一直到1912年5月22日才在意大利翁内格利亚对他进行审判。在此期间，和他同伙的一个兄弟于1912年1月1日在摩纳哥监狱里自杀了。也许是以这件事为理由，律师帮他提出了抗辩，说他精神失常，对行为不能负责。总之，意大利法庭判他无罪。整个事件最重要、最值得注意之处，是破案迅速，珠宝一件也没有丢失。

242

以暴力犯罪，在公国极为罕见。意大利人由争吵而动武的事是有的，但他们即使脾气暴躁，却是诚实的人。摩纳哥警察最相信不加掩饰的盯梢。正如前面已经说过，当一个歹徒发觉他自己受到严密的监视时，一般来说，他就离开公国。防止一件犯罪，比案发后逮捕罪犯要容易些。但警察的工作也并不轻松。进入公国的人非常多，大多数不是陌生的远方人，而是邻居，来自近郊、尼斯、芒通等地。他们当天离开，第二天也许又来。尽管一

个人可能重复算过多次，但是仅就1911年为例，乘火车、电车或用其它交通方式来公国的人，多达一百五十八万七千一百三十人次。这么多的人怎能进行足够的监视呢？

根据政府公布的一个简报，从1898到1907这十年中的诉讼案件，判决的有谋杀案四起和严重刑事案件三十四起。起诉的总数是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九件，其中大多数是些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如在大街上放爆竹，妨碍交通，夜间唱歌，从窗户扔东西，及其它违反政府规定的行为。关于这些案件，看看下列数字倒是有趣：八千四百五十九件对意大利人起诉，一千八百八十五件对法国人起诉，五百六十六件对摩纳哥人起诉，一百八十五件对德国人起诉，五十一件对瑞士人起诉，只有三十一件是对英国人起诉，而英国人在公国的人数是很多的，对俄国人的起诉有二十三件，对其它国家的人起诉二十九件。毫无疑问，在公国居住的人，享受着最大的人身安全。以上的数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疑这是公国另一最吸引人的方面。许多人设法在这优美的国土安家，因为他们感觉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安全。

243

第十八章

医药与卫生

摩纳哥的气候，是叫人看中它的最无可非议 244 的理由，整个里维埃拉地区，从圣雷莫到戛纳，又到较远的耶尔，都有同样理由享受避冬胜地这个称号。滨海阿尔卑斯山或它的支脉，替所有这些地方挡住北方的寒风，虽然有些地方有河流穿过，寒风从山峡吹来，也使人难受，但公国境内没有这样的河流。在公国的正北，紧靠着国境，耸立着拔海三千七百七十英尺的阿热尔山。它一东北支脉绕过罗凯莱伦这个富于诗意的村子，延伸到海边，最后形成马丁帽山。在阿热尔山的另一侧，往西的方向，也有几座山，山较低，但山峦起伏，没有中断处，仍然起着屏障作用。首先是拉图尔比山(战争山)，古罗马奥古斯特大帝曾在这里作战，有战胜纪念碑建立在拔海二千六百二十英尺处。最西是

犬头山，拔海一千八百八十英尺。公国有绵延不断的山，组成一半圆形屏障，抵御北方的寒风。尽管如此，西北方的寒风仍然可以吹来。但它受到山的阻隔，跨过高山吹过来的风，势头已没有那么凶猛。它刮走尘埃，使其飘在炽热的日光中氧化、纯净化。同时它还预告多雨、多变化的时令结束了。这种西北风不是敌人，而是个粗鲁、爱闹的朋友。它象春季扫除一样，在使人们感到不舒适的时候，却真正是为他们服务的。

245

一般而论，山的屏障愈完整，空气愈可能变得闷热，如同暖室一样。但全公国仅康达迈恩区和巴塞——穆兰有这种现象。公国的房屋建筑不是在海滨，而是在临海的半山腰。可用来建筑的土地，高至拔海五百英尺，仅少数房屋在低于二百英尺处。这样就保证了空气的畅通。微缓的不断流动的空气，起着一种温和的兴奋剂作用，使人无抑郁的感觉。由于土地的下层组织主要是石块，位置又在山腰，朝海的倾斜度很大，人们得到了天然的排水，没有积水坑或污泥坑。一场倾盆大雨之后，几小时路就干了。雾和潮湿在公国内是罕见的。空气任何时候都非常干燥。一般的说，只要

空气不潮湿，过分的冷热都比较的可以忍受。

公国背靠漫无人烟的山峦，面临辽阔的大海，这就保证了空气的清洁。山与海成为无菌空气的无穷来源。在山与海之间伸延开的这带地方，人的活动把它弄脏，但地形狭长，由于两侧的清洁空气吹入，污秽很快就被消散。大量的水冲刷着狭长的公国，冬天它使夏季积藏的热量散发，夏天它相反地有助于保持凉爽。因此冬夏一样宜人。游客从希腊、土耳其、埃及、巴西和其它较热的地方来享受公国凉爽的气候。但事物总是有两方面。一 246 个地方愈有吸引力，游客就愈多。公国一天比一天驰名，就发生过于拥挤的危险。已经有些房屋是违背最基本的卫生原则修建的。某些高楼房屋的下层紧靠山边，若干房间缺少日光和太阳浴晒的天然消毒。这种房间，无论陈设如何优雅，任何人都不宜在里面睡觉。某些地点过于拥挤的现象，和其它卫生条件的缺陷，有个共同根源，那就是公国过分兴旺了。

另外，公国采取的卫生措施，以及在卫生改革所表现的诚意与实际行动，是值得敬佩的。在这方面，它对整个里维埃拉往往起着可贵的模范作用。

这地区的人尚未认识到排水的必要性时，公国已作出努力铺设下水道。工程于1885年开始。由于街道狭窄，基础又是坚固的岩石，挖凿工作非常困难，成本也很高。在同一时期，巴黎的六万八千所房屋中，仅仅一千一百所直接把水排入下水道，算是令人满意的。公国在1894年采用了英国的办法，将所有脏物用水冲入下水道。因此颁布了法令，废除污水坑和诸如此类使人厌恶的事物，并予以严格执行。几年之内建成的下水道达十五英哩左右。较低的地区装置了肖恩排出器，以免污水流入海港。康达迈恩区用这种排出器将污水送到较高处，使它能流入丰维耶总排泄口。这套英国设施在康达迈恩区日日夜夜自动进行着，迄今十四年来从未出过毛病。它能如此经受时间的考验，是个奇迹。最近一个受命调查排水情况的技247术委员会，对这一事实作了高度的评价。

但委员会关于下水道的报告，是一份使人非常不安的文件。一句话，公国的排水系统完全过时了。下水道由于太小，出现溢水或破裂的现象，并且缺乏有效的通风。这种使人败兴的话不用多说，但是，只要略微懂得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毫

不犹豫地承认由于人口大大增加，新的情况产生了，应该设计新的方案来适应。这件事肯定很快就会得到处理。暂时我们不能说公国具有适当的排水系统。这是公国太兴旺，或太快地兴旺起来的结果。仅几年前，摩纳哥还被称为整个里维埃拉排水最好的地方。目前，尽管下水道内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外表还不错。外面的清洁和打扫确是很好。所有街面、小道和公园的打扫、浇水，以及一般的清洁，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这里相比。全里维埃拉地区，公国最早使用垃圾焚毁炉。所有垃圾和家庭废物，只要一集中起来，就用火烧掉。丰维耶区安设了利兹的霍斯福尔装置，五十六立方米垃圾能在一天内化为灰烬。（一立方米的体积，比三十五立方英尺还大。）产生的热量超出摄氏温度计九百度，用以焚化兽类尸体，以及不合卫生条件的肉类，和其它肮脏的有机物。在少烟、少臭味，甚至没有烟、味的情况下，垃圾就迅速处理了。若让垃圾堆积，不久就会成为灾难。

消毒设备设在医院紧邻，而不是象一般的设在垃圾焚毁炉附近。至于衣物、寝具等的消毒，公

国不但比邻近的避寒地先进，甚至大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对比也有逊色。另有两项措施，英国也还248缺少：第一，肺结核病的强迫登记（英国是自由登记）；第二，消毒的强迫保险。旅馆或寄宿舍的客人，被通知患了传染病或肺结核时，他的住房消毒，若临时由老板付钱，他可能偶尔为了省钱，不履行这项义务。而公国当局则不允许听其自然。贫穷者免费消毒。对旅馆或寄宿舍严格执行消毒保险，不论是否发现传染病，老板每年得缴纳一定费用以备消毒，房屋必要消毒时，就毋须另外付钱。保险费按床位计算，每张床位每年仅一法郎。对老板来说，这不是太大的负担，而不遵守消毒保险制度，也没有什么节省。假若世界各国都实行类似的制度，一般民众得到的好处将很大。一辆专用车搬走寝具、窗帘、地毯、衣服等物，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消毒员用福尔马林进行消毒。

还有一件事，英国（当然美国亦如此）应当广泛地仿效，即卫生当局不把肉食供应交给私商任意处理。私人不能经营屠宰场。一座市营屠宰场已经建成，离开任何住所或交通要道都很远。它位于海洋博物馆下面一条狭隘的面临大海的岩面

的尽头，离摩纳哥城有一定距离。屠宰场受着清洁的海风涤荡，又是在偏僻的地方，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便。场内的兽医由政府给工资，他们在企业中没有股份。兽医们经常密切注意牲畜是否有病，畜肉是否合卫生标准，以及屠宰是否有残忍现象等问题。的确，防止残忍，除猎鸽之外，在全公国是严格控制的。私营牲畜场，按严厉的法律规定，249 经常进行检查，这关系到它们是否合格登记。对于牲畜环境的不卫生，或者使其遭受痛苦的情况，是不容许的。不用说，食物，特别是牛奶的控制，一天比一天严格。从外面运牛奶到公国的商人，规定每年两次，呈交兽医发给的证书，证明奶牛的健康良好。此种监督，往往导致起诉或判决不合规格。罚款与判徒刑是毫不迟疑的。瓶签上如发现谎报，也要受严厉的法律制裁。

水的供应还处于过渡状况。大部分饮水与尼斯所用的饮水同一来源，这就是维苏比河的水（近来用臭氧消毒）。但同时，将公国境内的水汇集起来供应，也未发现什么缺点。可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水的清洁程度，不能凭一时的化验，就算有了足够的保证。谁也不能担保，它不会在某时或在某

种情况下受到污染。因此有人建议，在向用户供应之前，先通过紫外线彻底消毒。

另一值得赞扬的事，是卫生档案制度（公国之外，巴黎、波尔多和其它几个法国城市也实行的）。每所房屋在卫生管理处有一档案箱（小箱或公事包）。箱内存有房屋的设计，包括卫生设备，多少房间，多少平方米面积，以及其它细节，如供水的特征，行业活动的特征等（如有行业活动的话）。每件事均以卡片投入箱里，不同性质的事件，用不同颜色的卡片表明。凡是死亡，经政府通知的疾病和消毒的执行，它们的日期和有关情况的细节，均记录在卡片上。卡片按字典顺序排列，使一所房子的卫生历史，能够立刻在档案箱里查明。因此，卫生当局每采取行动之前，对于情况有精确的了解。这种卫生档案（有时又叫做房屋的卫生"护照"）最实际、最有用，只须整理就绪，可以节省时间，减少麻烦与错误。但对房屋的检查，还需要更好、更科学的方法。下水道里面空气的情况还未进行过分析，房屋排水管是否漏气也没有好的检验的方法。一句话，人们缺乏教育，不懂得下水道或排水管的空气进入住房的危害。仅外表清洁是

250

不够的，有时还成为有害的假相。1912年举办了一件有益的事，检查了几乎全部房屋的蓄水槽。凡是一种坏现象，除非完全根绝，否则只好定期检查。当然，供水应该直接来自自来水总管，而不应该从蓄水槽取用，因为老鼠和鸟类可以掉进去，淹死在里面，同其它有机物质一起腐烂，把原来纯净的水污染。公国部分房屋已取消这一极不安全的办法，直接由总水管道取水。

公国最出色的卫生设施之一，当然要算它的模范医院。1902年落成时，亲王曾亲自参加典礼，陪伴他的有国际医学通讯协会会议的成员。后者是一批严厉、老练的评论家，但他们并无非议，而且大加赞扬。当时《柳叶刀》刊物存有文章评述。1911年5月该刊还对患者医疗的效果做了分析。结果表明，开业第一年七十八次大手术和二十次小手术中，两人死亡，其中一人属于手术事故。到1909年，医院已很有名。那年进行了二百零四次大手术，四十四次小手术，死亡仅六人。总计开业的头七年中，医院作了大手术八百六十八次，小手术二百次。这一千零六十八个病人中，二十三人由于手术死亡，三十人由于其它原因死亡。所以，

251

按七年的经历计算，直接由手术致死的总的平均死亡率不超过百分之二点一。文章发表之后，新的数据表明，1911年医院进行手术二百六十七次，三人因手术死亡，十一人由于其它原因死亡，其余二百五十三人恢复健康。这就是说，手术致死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一，总的死亡率（包括手术致死的人数）为百分之五。假若以上新数字加上医院开业以来累积的数字，总共九年中施行手术的病人，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五，由手术失败的特殊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八。

只需要把这些数字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医院所公布的统计数字作个对比，就知道那些幸运地有机会在摩纳哥进行手术的病人，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柳叶刀》刊物上写道："这些顺利的结果，不只是由于医院外科所显示的无可置疑的高超技术，而且，正如主治医生盖郎德博士所说，还由于采用罗斯——德罗格——古格里尔明勒蒂装置进行麻醉所带来的安全，医院所占的良好地势，病人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确实，医院优越的自然条件，它本身就能起治疗作用，甚至对于有些发展到严重阶段的疾病也有良好的效果。"

一块二千八百平方米的平地，从犬头山峰下的石岩挖凿了出来。这里修建了一排亭阁，面向正南，四处花木丛生，二百六十英呎下就是大海。252
结核性腹膜炎，或肢体结核病及关节炎患者，用小车推出来，在露天里呼吸含盐的空气和日光杀菌

令，舒适的程度不亚于高级旅馆。他可以得到需要的专门护理，可以选择医生。这简直是一种特殊的运气，因为旅馆的仆人是不能给病人适当照顾的。假若客人的病是传染病，其狼狈更不堪设想。他在旅馆或寄宿舍里，不但不受欢迎，而且成为一种危险。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要强迫送到大众医院。253 现在特别修建了一所非常考究的热病医院（或隔离医院），位于新医院上面的山上。医院里有普通病房和专用房间，具有一切现代化设置。例如，需要隔离的患病儿童，住在同一间病室，床位用玻璃隔开，这间病室由一位护士看护。

因此，去摩纳哥的游客不用耽心生病。无论患传染病或其它疾病，内科或外科，在模范医院可以得到一切需要的照顾与高级享受，恢复健康的机会异常良好。医院是按照最新原则，不惜代价建成的，是公国最有理由感到自豪的事业之一。游客在离开公国之前，不可不去参观，亲眼看看医院所做出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贡献。

索　引

A

B

D

E

F

G

H

I

J

K

L

R

S

T